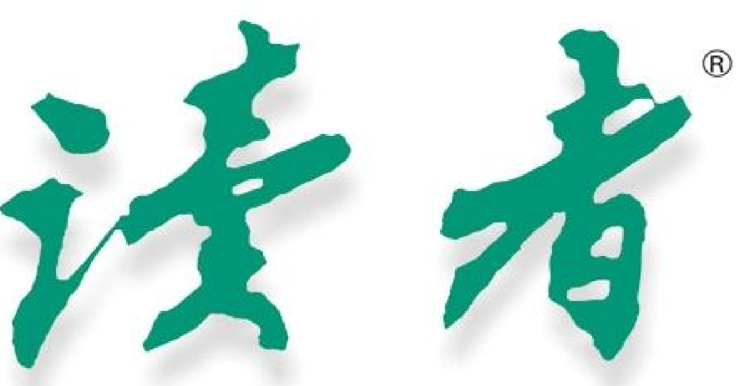




手中纸，心中爱　情书　感恩心结　失独者







主办：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总第531期
十一月下



说是爱，其实不是

◉于　丹

心理学上有一个概念，说在现代人的交往中，有一种行为叫做“非爱行为”。什么意思呢？就是以爱的名义对最亲近的人进行非爱性掠夺。这种行为往往发生在夫妻之间、恋人之间、母子之间、父女之间，也就是世界上最亲近的人之间。

夫妻之间、恋人之间经常会出现这样的场面：一个对另一个说，你看看，我就为了爱你，放弃了什么什么，我就为了这个家，才怎么怎么样，所以你必须对我如何如何。

不少母亲也经常会对孩子说：“你看看，自从生了你以后，我工作也落后了，人也变老变丑了，我一切都牺牲了，都是为了你，你为什么不好好念书呢？”

所有这些，都可以称为非爱行为，因为，它是一种以爱的名义所进行的强制性的控制，让他人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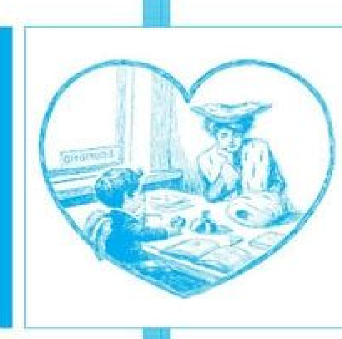
我曾经看到过一本写如何为人父母的书，作者是一个英国的心理学女博士。她在书的开头写了一段非常好的话：

“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爱都以聚合为最终目的，只有一种爱以分离为目的，那就是父母对孩子的爱。父母真正成功的爱，就是让孩子尽早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从其生命中分离出去。这种分离越早，父母就越成功。”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距离和独立是一种对人格的尊重，这种尊重即使在最亲近的人中间，也应该保持。

（**望风情**摘自《青年博览》2012年第18期）

卷首语



READERS
读者

中国标准刊号
ISSN 1005－1805
CN 62－1118/Z

主管 主办 读者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出版人 吉西平
编委会主任 彭长城

编辑出版 读者杂志社
社长 总编辑 富康年
常务副社长 副总编辑 宁 恢
副社长 副总编辑 侯润章 袁勤怀 任 伟
责任编辑 陈天竺
编辑 李 霞 张 涛 贾 真 韩维善 黎珈禾 高翔飞 刘学成
美术编辑 裴媛媛（实习）
制版 祁国宏

发行部 (0931)8773310(传真)
区域发行经理
王 燚 (0931)8773039
刘志伟 (0931)8773036
韩学斌 (0931)8773092
卢建洪 (0931)8773095
雷 洋 (0931)8773094
姚宏霞 (0931)8773054

广告部 (0931)8773029(传真)
广告总监 杜孟瑛 (0931)8773309
广告经理
李耀武 (0931)8773073
杨荣波 (0931)8773075
尹 莲 (0931)8773042
新媒体部 欧阳薇 (0931)8773170
李 进 (0931)8773170
行政助理 王 丹 (0931)8773070
稿酬 叶丽琼 (0931)8773352
邮购 白熠峰 (0931)8773350
陈志明 (0931)8773241

2012年第22期（总第531期）


首届
国家期刊奖


中国邮政
发行畅销报刊


《读者》
读者最喜爱的杂志

目 录 十月—下

·联系我们·

杂志社电话 （0931）8773352
杂志社传真 （0931）8773353
文字投稿 duzhe@duzhe.cn
美术投稿 duzhe.ms@duzhe.cn
通讯地址 甘肃省兰州市中央广场邮局《读者》信箱（730030）
社址 兰州市城关区读者大道568号

《读者》官方网站
http://www.duzhe.com
官方微博
http://t.qq.com/duzhe
http://weibo.com/duzhezazhishe

·更便捷实惠的阅读·

《读者》官方电子版
http://www.duzhe.com/periodicals/periodicals.jsp
《读者》苹果客户端
《读者》手机杂志
移动用户 发送读者到10658080或手机输入网址：http://wap.cmread.com/iread/m/73655
另支持手机杂志畅读包月订购：发送KTDZB到10658080
电信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http://wapread.189.cn/s/BFvqya
联通用户 手机输入网址：http://iread.wo.com.cn/pps/vuelBj


移动用户


电信用户


联通用户

印刷 兰州新华印刷厂
总发行 中国邮政集团公司报刊发行局
亲情订阅热线 （0931）96655
出版日期 每月1日、15日
定价 4.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
（0931）8773094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甘肃昶泰律师事务所（0931）8822550



手中纸，心中爱

◉〔美〕刘宇昆
◎范何丰 译



当我用英语说"爱"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声音，但是当我用中文说"爱"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真情



我最早的记忆是儿时的一次哭泣。那次，不管爸爸妈妈怎么哄，我就是不搭理，一个劲儿地哭。

爸爸拿我没办法，只好任由我在卧室里哭。妈妈却把我抱进厨房，将我安置在餐桌旁坐好。她从冰箱上面抽出一张彩色包装纸，想吸引我的注意："瞧瞧，这是什么？"

每年圣诞节过后，妈妈都会将各种圣诞礼盒的包装纸小心翼翼地裁剪下来，整齐地叠放在冰箱顶部。几年下来，包装纸积了厚厚一沓。她拿出其中一张，正面朝下反面朝上，平整地摊在桌上，给我叠小玩意儿。折、压、吹、卷、捏……不一会儿，这张纸就在她指尖消失了。她轻轻一吹，一个被压得扁扁平平的纸模型瞬间变得栩栩如生。

"瞧！小老虎！"她边说边将手中的纸老虎放到桌上。它个头不大，和我两个拳头加起来差不多，白色虎皮上点缀着红色糖果和绿色圣诞松。

我接过妈妈手中的小老虎，既惊又喜，用食指摸摸它的后背，小东西连蹦带跳。

"这叫折纸。"母亲用中文告诉我。

那时我对折纸一窍不通，但我知道妈妈的折纸术神奇无比。只要她轻轻一吹，这些纸玩意儿便可借助她的气息活蹦乱跳起来。这么神奇的折纸术只有她一个人会。

爸爸是从一本册子里挑中妈妈的。记得有一次，正在读高中的我向爸爸询问其中经过时，他很不情愿地说起。

那是1973年的春天，爸爸想通过婚介所找个对象。他漫不经心地翻阅着介绍册，每一页都瞟上一眼，直到他看到妈妈照片的一刹那。

"我从未见过那种照片。"爸爸说。照片里，一位女子侧身坐在藤椅上，她身着丝质的紧身绿旗袍，双眸视镜，一头秀发优雅地垂在胸前，依于肩侧，孩童般的双眼透过照片，盯着爸爸。

"自从看到她的照片，我就不想再看别人的了。"爸爸说。

册子上说，这名女子芳龄十八，爱好舞蹈，来自香港，英语流利。但这些个人信息没一个是真的。

后来，爸爸开始给妈妈写信。在那家婚介所的帮助下，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终于，他决定亲自去香港看她。

"她根本就不会说英语，我收到的信也都是婚介所以她的口吻代写的。她的英语完全停留在'你好''再见'的水平。"

究竟什么样的女人会把自己的信息像商品一样放到册子里，并期待别人把她们买走呢？那时我还是个高中生，轻蔑鄙视之情油然而生。

爸爸没有因为受骗而闯入婚介所要求退费赔偿，相反，他带妈妈去了餐厅，找来服务生给他们做翻译。

"她怯生生地看着我，眼神中透着几分害怕和期待。当服务生开始翻译我的话时，她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

爸爸回到康涅狄格，为妈妈办了入境手续。

一年后，我出生了。那一年，是虎年。

只要我想要，妈妈就会用彩色包装纸给我折各种各样的小动物——山羊、小鹿、水牛等等。在我家客厅，这些小动物随处可见，而老虎则咆哮着四处追赶它们，一旦追上，就会用爪子将其

摁倒，挤压出身体里的空气，让它们变回一张扁平的折纸。每当遇到这种情况，我就只好往小动物的体内吹口气，让它们重新活蹦乱跳。

某天，我在电视上看了一集关于鲨鱼的纪录片，便要妈妈给我做一只鲨鱼。鲨鱼做好了，见它躺在餐桌上闷闷不乐，我便将洗手池放满水，把它放进去。在水里，鲨鱼快乐地游弋着，但没过多久，它的身子变得湿软、透明，慢慢沉入池底，折叠的部分也慢慢在水中展开。待我回过神要救它时，已经来不及了，躺在我手中的只剩一张湿纸片。

后来，妈妈用防水纸为我重新做了一只鲨鱼，它快乐地游弋在金鱼缸里。



二

十岁那年，我家搬到了镇上的另一头。两个女邻居跑来串门，爸爸赶紧拿出饮料招待客人，但他还得去水电部门一趟，因为前任户主的水电费没结清。爸爸临走时连声向两位邻居道歉：“你们自便啊。我太太不大会讲英语，所以不能陪你们聊天，千万别见外啊。”

那会儿我正在餐厅里学习，妈妈在厨房里收拾东西。我听见邻居在客厅里讲话，她们没有特意压低声音。

“他看上去挺正常的，怎么会干这种事？”

“混血儿都怪怪的，像是发育不全。瞧他那张白人面孔配上一双黄种人的斜眼睛，简直就是小怪物。”

“你说他会不会英语啊？”

两人不再说话了。过了一会儿，她们来到餐厅。

“嘿，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啊？”

“杰克。”

“不像是中国名字哦。”

妈妈也来到餐厅，用笑容问候了两位客人。接着，我就在她们组成的三角包围圈中，看着她们面面相觑一言不发，直到爸爸回家。

三

马克是邻居家的孩子。一天，他拿着《星球大战》的欧比旺·肯诺比玩偶来我家玩。玩偶手中的光剑不但能发光，还能发出尖叫声。我和马克一起看着这个玩偶在咖啡桌上翻来覆去地比画了五遍。

“它能换一个动作吗？”我问。

马克被我的话激怒了，说：“你有什么玩具？拿出来给我瞧瞧！”

可我除了那些折纸外，什么玩具也没有。于是，我把那只纸老虎带出卧室。

“小老虎！”我用中文说，随后，我停下来，用英文又说了一遍。

小老虎没有轻举妄动，只是做匍匐提防的姿态，双眼怒视着马克，用鼻子嗅他的手。

马克上下打量了一番这只用圣诞礼盒包装纸做的纸老虎：“这哪是什么老虎啊？你妈用垃圾做玩具啊？”

马克用手碰了碰欧比旺的头，光剑又舞动起来，手臂上下摇摆不停。

小老虎转过身，向欧比旺扑去，将那塑料小人狠狠推下餐桌，摔了个骨头断裂、脑袋搬家。我笑了。

马克狠狠地把我推向一边，说：“这玩具很贵的！没准儿你老爸买你妈的时候都没花这么多钱！”

我愣住了，瘫倒在地。纸老虎咆哮着，径直朝着马克的脸猛扑过去。

马克哇哇大叫。倒不是因为他被老虎弄疼，而是因为眼前的景象让他既害怕又惊讶。毕竟，这只老虎是纸做的。他抢过我的纸老虎，铆足劲地蹂躏，连撕带咬，我的纸老虎瞬间就被肢解成两半。他把揉烂了的两团碎纸狠狠地扔给我：“拿去！愚蠢的破玩意儿！”

马克离开后，我一个人哭了很久。



四

两周后的星期五，我放学回家，一进门妈妈就问：“学校好吗？”我闷不吭声，不想答理她。我把自己关在洗漱间里，凝视着镜中的自己——我不像她，根本不像！

晚餐时，我问爸爸：“我是不是长得很像中国佬？”

爸爸停住了手中的筷子。虽然我从未跟他提过学校的事，但他似乎早已猜到发生了什么。他双目紧闭，摸了摸鼻梁：“不，你不像。”

妈妈不解地看了看爸爸，又看看我，问：“啥叫中国佬啊？”

“英语！说英语！”我爆发了。

她努力寻找着会说的英语词：“你怎么了？”

我啪地摔下筷子，推开面前的饭碗，看着桌上的青椒爆炒五香牛肉，用命令式的口吻说：“以后不准做中国菜！”

“孩子，很多美国家庭也吃中国菜啊。”爸爸试图帮妈妈辩解。

“问题就出在我们不是美国家庭！”我怒视着爸爸的眼睛说，“美国家庭里根本就不会有我这样的妈！”

爸爸没有回话，只是将手搭在妈妈的肩膀上说了句：“我回头给你买些做菜的书吧。”

妈妈转过头来问我：“不好吃？”

“说英语！说英语！”我急了，扯着嗓子大喊。

妈妈伸出手想摸我的额头，问：“你发烧了吗？”我用力推开她的手，说：“我很好！不要你管！我只要你给我说英语！”



“以后多和他说英语吧，”爸爸对妈妈说，“你知道迟早会有这一天的，不是吗？”

妈妈看着爸爸，用手指摸着嘴唇说：“当我用英语说‘爱’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声音，但是当我用中文说‘爱’字的时候，感受到的是真情。”说着，她用手捂住自己的胸口。

爸爸无奈地摇了摇头：“但你现在是在美国啊。”

爸爸给我买了一整套《星球大战》玩偶，我把里面的欧比旺·肯诺比赔给了马克。然后，我把那堆折纸动物一股脑儿扔进了一个废鞋盒，并用胶带把鞋盒封得严严实实，扔到阁楼上。

如果妈妈和我说中文，我就拒绝回答，久而久之，她只好和我说英语了。但是她蹩脚的口音和离谱的语法让我觉得很丢人，她出错，我就挑错，终于，她不在我面前说英语了。

如果她想要对我说什么，就会像打哑谜一样地对着我比画。她会学着电视里的美国妈妈，拥抱亲吻我，但她的动作总是那么夸张、别扭、滑稽，让我觉得丢人。知道我不喜欢她这样后，她就再没抱过我了。

妈妈开始学着做美式餐点，我则在家里玩着电游，在学校学着法语。有时候，我看见她坐在餐桌旁，望着手中的包装纸发呆。不久，就会有一个新做的小动物出现在我的床头柜上，或依偎在我身边。不过我照样会把它们压扁，然后扔进阁楼的盒子里。

上高中后，她再也没给我做过纸动物。有时回到家，望着她瘦弱的背影，听她哼着中文歌，在厨房忙前忙后，我还是难以相信她竟是我的亲生母亲。我不会走过去和她说话，我把自己关进卧室，独自追寻美国式的幸福生活。

五



医院里，母亲躺在病床上，我和爸爸分守在病榻两侧。她不到四十岁，看上去却老得多。

多少年来，她身体有病却坚持不去医院，每当被问及身体时，她总说自己没事，直到有一天她被救护车送进了医院。医生诊断，她已是癌症晚期，手术都救不了她的命。

但我的心思根本就不在母亲的病情上。那时正值校园招聘会的高峰期，我满脑子装的都是简历、成绩和面试，整天琢磨的都是怎样在招聘主管面前美化自己，让他们聘用自己。

在她失去意识之前，对我说：“我知道你还得回学校。去吧，不要担心我，我没事儿。在学校好好表现。”

父亲靠在她嘴边听她私语了些什么后，点了点头，然后离开房间。

“杰克，如果……”她咳个不停，好不容易喘上一口气，抓紧机会对我说，“如果我不行了，不要难过，这对身体不好。你要好好生活。阁楼上的那个鞋盒要留着，以后每逢清明，把它拿出来，你就会想到我。我永远都在你身边。”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妈妈会在清明那天给她死去的父母写信，告诉他们她在美国生活得怎么样。她会把信纸折成一只纸鹤，放飞到空中。但这已经是很多年前的事了。

“盒子你要存着，没事的时候打开看看。记得……”她又开始咳嗽起来。

“知道了，妈。”我不自在地抚摸着她的手。

“孩子，妈妈爱你……”她再次猛咳不止。我不禁回想起多年前的那个场景，妈妈捂着自己的胸口，用中文说着“爱”字。

“好了，妈，你歇会儿，别说话了。”

爸爸回来了，我跟他说我想早点去机场，因为我不想误点。

在我搭乘的飞机飞过内华达上空的时候，母亲离开了人世。

六



母亲的过世让父亲立马老了许多。对于他来说，房子太大了，他决定卖掉。我和女朋友苏珊赶来帮忙收拾东西。

苏珊在阁楼里发现了那个鞋盒。“这么漂亮的折纸，我还是头一次看到！”苏珊显得十分惊讶，“你妈妈真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是啊，但此时，我眼前的这些折纸动物却一动不动，毫无生气。也许在母亲去世的那一刻，它们也随她一起去了；或许远去的不是它们，而是我童年的记忆，而童年的记忆大多不真实。

母亲去世两年后，四月的第一周，苏珊被公司外派出差，家里只剩我一人。我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不停地换台，一档关于鲨鱼的纪录片突然吸引了我的注意。那一刻，我似乎感觉母亲又回到了我身边，用防水纸给我折着纸鲨鱼，而我和我的小老虎围在她旁边，出神地观看着。

刷的一声！我惊讶地抬起头，只见一团缠着胶带的包装纸滚到了地上，慢慢舒展开来。原来这是那只被我遗忘多时的小老虎啊！肯定是妈妈想办法把它粘回了原样。

我蹲下来，趴在地板上，伸出手指想摸摸它。小老虎摇着尾巴，调皮地左扑右跳。我开心地笑了，抚摸着它的后背。小老虎停止扑腾，它的身体开始肢解、舒展，最后，留下的是一张皱巴巴的包装纸，白色的纸面上点缀着密密麻麻的中国字。

我赶紧跑到电脑前，打开网页——今天正是中国的清明节。

我立马带上信跑到城里，因为那里可以遇到中国人的旅游巴士。瞅见个长得像中国人的游客，我就会跑上去问：“你会读中文吗？”

最后，一位年轻的女士同意

帮我。我们找到一条长凳坐下，她一字一句地把信念给我听。多年来，我一直逃避并驱赶的声音终于又飘回到我的耳际，但这次它没有被迅速遗忘，而是沉入心底，浸入骨髓。此后，我的内心翻江倒海，灵魂夜不能寐。

儿子：

我们好久没有说话了。每当我接近你时，你总是那么生气，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而这一心结好像变得越来越紧了。

所以，我决定给你写信。把信写好后，我会把它做成你一直都很喜欢的纸动物。

如果我去世了，那些小动物也将失去活力。但是，如果我用真心给你写这封信，我便可以在自己走后给你留下点儿关于我的东西。这样一来，每到清明节，每到死去的亲人回来看望家人的日子，我就可以在你想我的那一刻来到你身边。我给你做的那些小动物到那时会活蹦乱跳，也许你能看到这些字。

因为我希望用我全部的爱来写这些话，所以我只好用中文写下来。

多年来，我一直都没有向你说起我的过去。我出生在越南，祖籍是中国河北省四轱辘村，那里的折纸很出名。从小妈妈就教我如何用纸折小动物，并且赋予它们生命，这是我们老家村子里的一大法术。我们做纸鸟把蚱蜢赶出稻田，做纸猫吓唬老鼠。每到春节，我和小伙伴们会一起折红色的纸龙，把它们拴在爆竹杆前头，至今我都能清晰记得轰隆隆的鞭炮声把小飞龙震得在我们头顶乱舞的样子，就这样，过去的烦恼全都被炸没了。如果你在场，应该也会喜欢吧。

后来，这样的和睦场面再也没有了。周围的人越来越歧视华人，我可怜的祖母因为受不了羞辱，投井自杀了，我祖父被几个扛步枪的男子拖到了附近的林子里，再也没能回来。

十岁那年，我成了孤儿。听说我还有个叔叔在香港，于是，一天夜里，我跑了出来，爬进了一辆货车。

几天后，我到了海边，因为偷东西吃被人抓到了。我对抓我的人说我想去香港，他们都笑了，说："你真够幸运的，我们正好要送些女孩子去香港。"

我和其他女孩被藏在货船底舱，偷偷地出了境。

一些想要孩子的家庭向他们交笔介绍费后，就可以过来挑人。我们一旦被看中，就可以被"领养"。

有户姓全的人家挑了我，让我照顾他们家的两个男孩子。我每天早上四点就得起来做早餐，做完早餐后得给孩子喂饭、洗澡，还要买菜、洗衣服、打扫房间。我每天围着这两个孩子忙得团团转，他们要我干什么我就得干什么。晚上，我被关进厨房里睡觉。如果我做事稍稍慢了一点，或者做错了什么，就会挨打；如果他们家的孩子做错了事，我也会挨打；如果我偷着学英语被他们逮到，我还会挨打。

就这样，过了六年。一天早上，一个卖鱼的老太把我拉到一边，告诉我，有些美国男人喜欢娶亚洲女孩做老婆，如果我会做饭，会做家务，能好好伺候美国老公，他就会给我幸福的生活。这是我唯一的出路。就这样，我的照片连同虚假的资料出现在册子上，接着你爸爸认识了我。虽然故事情节一点儿也不浪漫，但这就是我的故事。

在美国的郊区，我是孤独的。你爸爸对我很好，很体贴，我很感激他。但没有人能真正了解我，当然我也不了解周围的事物。

接着你出生了。看着你的小脸蛋长得那么像我的爸爸妈妈还有我，我高兴极了。我没了家人，没了四轱辘村，没了我所爱的一切，但是我有你。你的脸蛋告诉我，我关于故乡的记忆是真实的，不是幻觉。

现在，我有了可以说话的人。我可以教你我的语言，还能一起做一些我小时候喜欢做的事。你第一次说中国话时，带着我和我母亲的乡音，为此我哭了一整天。第一次给你做折纸时，你被逗笑了，我顿时觉得世间没有了烦恼。

你一天天长大，现在还可以帮我和你爸爸交流，真让我有了家的感觉。我终于找到了属于我的幸福生活。我真希望我的爸爸妈妈也能在我身边，这样我就可以给他们洗衣烧饭，让他们享享清福，但是他们已经不在了。你知道对中国人来说，最痛苦的是什么吗？就是当孩子想要孝顺父母的时候，父母已经不在人世了。

儿子，我知道你不喜欢自己长着中国人的眼睛，但它们透着我对你的期望；我知道你不喜欢自己长着一头中国人的黑发，但它饱含着我对你的祈愿。你能想象你让我的生命变得多么美好吗？你能想象当你不再和我说话，也不让我和你说中文的时候，我的心有多痛吗？我很害怕，我害怕我即将再次失去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

儿子，你为什么不和妈妈说话？妈妈的心真的好痛。

信读完了。那位中国女士将信递给我，我羞愧得无法抬头看她的脸。我低着头，请她再帮我一个忙，让她教我中文的"爱"字怎么写。照着她在信下方写的"爱"字，我笨拙地模仿着，写了一遍又一遍。她轻轻地拍了拍我的肩，起身离开了。这会儿，和我在一起的只有我的母亲。

我顺着折痕，把它折回了原来的样子，用手臂把它窝在怀里。随着它的一声咆哮，我带着它踏上了回家的路……

（周文燕摘自《科幻世界·译文版》2011年第6期，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母亲的秘密

◉林海音

母亲在28岁上便做了寡妇。当母亲赶去青岛办了丧事回来后，外祖母也从天津赶来，她见了母亲第一句话便说："收拾收拾，带了孩子回天津家里去住吧。"

母亲虽然痛哭着扑向外祖母的怀里，却摇着头说："不，我们就这么过着，只当他还没有回来。"

既然决定带我和弟弟留在北平，母亲仿佛是从一阵狂风中回来，风住了，拍拍身上的尘土。我们的生活，很快在她的节哀之下，恢复了正常。

晚上的灯下，我们并没有因为失去父亲而感到寂寞或空虚。

母亲没有变，碰到弟弟顽皮时，母亲还是那么斜起头，鼓着嘴，装出生气的样子对弟弟说："要是你爸爸在，一定会打手心的。"跟她以前常说"要是你爸爸回来，一定会打手心"时一模一样。

就这样，三年过去了。

三年后的一个春天，我们家里来了一位客人，普普通通，像其他的客人一样。母亲客气地、亲切地招待着他，这是母亲一向的性格，这种性格也是受往日父亲好客所影响的。更何况这位被我们称为"韩叔"的客人，本是父亲大学时代的同学，又是母亲中学时代的学长。有了这两重关系，韩叔跟我们也确实比别的客人更熟悉些。

他是从远方回来的，得悉父亲故去的消息，特地赶来探望我们。

不久，他调职到北平，我们有了更多的交往。

一个夏夜，燥热，我被钻进蚊帐的蚊虫所袭扰，醒来了。这时我听见了什么声音，揉开睡眼，隔着纱帐向外看去，我被那暗黄灯下的两个人影吓愣住了，我屏息着。

我看见母亲在抽泣，弯过手臂来搂着母亲的，是韩叔。母亲在抑制不住的哭声中，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我有孩子，我不愿再……"

"是怕我待孩子不好吗？"是韩叔的声音。

过了一会儿，母亲停止了哭泣，她从韩叔的臂弯里躲出来："不，我想过许久了，你还是另外……"这次，母亲的话中没有哭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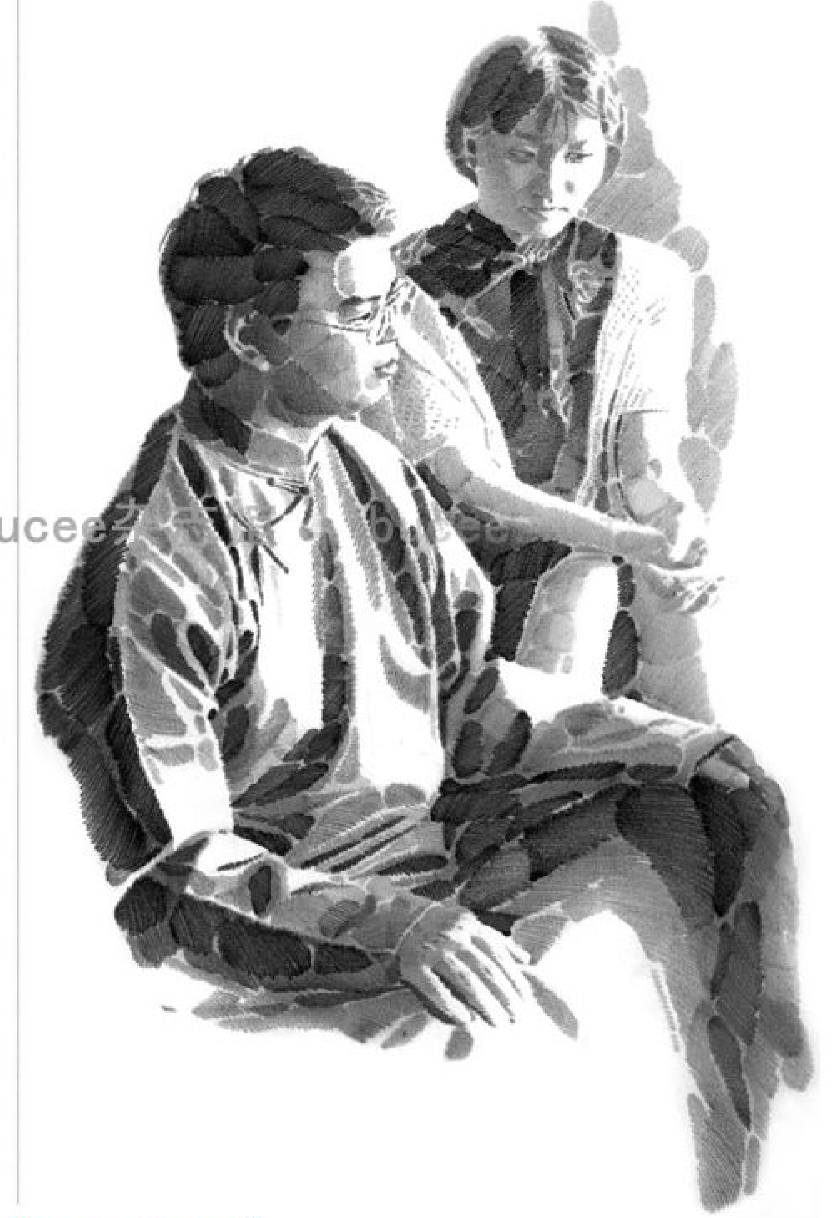
我说不出当时的心情——是恐惧？是厌恶？是忧伤？都有的。这是从来没有过的情绪，它使我久久不眠，我在孩提时代，第一次尝到失眠的痛苦。

我轻轻地转身向着墙，在恐惧、厌恶、忧伤的情绪交织下，静听母亲把韩叔送走，回来后脱衣、熄灯、上床、饮泣。最后我也在枕上留下一片潮湿，才不安地进入梦乡。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看见对面床上的母亲竟意外地迟迟未起，她脸向里对我说："小荷，妈妈头疼，你从抽屉里拿钱带弟弟去买烧饼吃吧。"

我没有回答，在昨夜的那些复杂的心情上，仿佛又加了一层莫名的愤怒。

我记得那一整天上课我都没有注意听讲，我仔细研究母亲那夜的话，先是觉得很安心，过后又被一阵恐惧包围，我怕的



是母亲有被韩叔夺去的危险。我虽知道韩叔是好人，可是仍有一种除了父亲以外，不应当有人闯进我们生活的感觉。

放学回家，我第一眼注意的是母亲的神情，她如往日一样照管我们，这使我的愤怒稍减。我虽未怒形于色，但心情却在不断地转变，忽喜、忽怒，忽忧、忽慰，如一锅滚开的水，冒着无数的水泡。

当日的心情是如此可怜可笑。

母亲和韩叔的事情，好像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这件心事常使我夜半在噩梦中惊醒。在黑暗中，我害怕地颤声喊着："妈——"听她在深睡中梦呓般地答应，才放心了。

其实，一切都是多虑的。我从母亲的行动、言语、神色中去搜寻可怕的证据，却从没有发现。就像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母亲是如此宁静。

一直到两个月以后，韩叔离开北平，他被调回上海去了。再过半年，传来一个喜讯——韩叔要结婚了。母亲把那张粉红色的喜帖拿给我看，并且问我："小荷，咱们送什么礼物给韩叔呢？"

这时，一颗久被箍紧的心一下子松弛了，愉快和许久以来不原谅母亲的歉疚，两种突发的感觉糅在一起。我跑回房里，先抹去流下的泪水，然后拉开抽屉，拿出母亲给我们储蓄的银行存折，怀着复杂的感情，送到母亲的面前。

母亲对于我的举动莫名其妙，她接过存折，用怀疑的眼光看我。我快乐地说："妈，把存折上的钱全部取出来给韩叔买礼物吧。"

"傻孩子。"母亲也大笑，她用柔软的手捏捏我的嘴巴。她不会了解她的女儿啊。

这是15年前的往事了，从那以后，我们宁静地度过了许多年。

间或我们也听到一些关于韩叔的消息，我留神母亲的情态，她安详极了。

母亲的老朋友们都羡慕她有一对好儿女，唯有我自己知道，我们能够在完整无缺的母爱中成长，是靠了母亲曾经牺牲过一些什么才得到的。

（小　林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爱情的散步》一书，李　晨图）

美丽的错误

◎殷　明译



自从搬进新居以来，我有幸结识了一些非常友好的新邻居。圣诞临近，我想我得为我认识的每一位新邻居做些什么以示友好。我坐下来，算起了人数。我叫得出名字或经常在院子里攀谈的，一共9个人，我知道他们的住址。

我打算在我的清单上再加上一个人，凑成10个整。我决定加上一位女士——我每天沿着街道开车时都会看见她步行去上班，她总是投来极富感染力的微笑并由衷地招手问候。我不知道她的名字，对她的住址也一无所知。

我送礼的主意是这样的：做些小水果篮，并在圣诞前夜将它们放到邻居家门前的走廊或台阶上，果篮上附张卡片，写上："祝圣诞快乐！诺森伯兰路5104号户主敬上。"

那位友善的女士被留在了最后，因为我仍然不太确定她住在哪里。最终我决定在每天早上遇到她的街道的一间房子前放下礼物——我有一点儿确定那是她的房子。

邻居们都十分喜欢我送出的果篮，有的在院中逢我便说，有的电话致谢，有一对夫妇甚至登门表达谢意。

这天早晨，我在上班途中往邮箱投递信件时，发现信箱里有一张小便笺，上面的地址写得很简洁：致诺森伯兰路5104号户主。

我拆开信封，掏出一张感谢卡。我打开卡片，读着上面的内容，着实惊讶万分。

卡片上写道："感谢你放在理查德·凯利门廊上的可爱的水果篮。礼物非常贴心。理查德·凯利已于1月19日去世，他生前不停地说，在他大病期间仍有人记得他，是多么温暖人心，他万分感激。"

我的心被震撼了。我从来不认识那个叫理查德·凯利的人，更未曾知晓他已病入膏肓。我意识到是自己将打算送给那位友善女士的水果篮错放到了凯利先生门前。我相信是冥冥中注定要让理查德·凯利收到那个果篮，因为上帝深知他的生命仅剩不到一个月的日子。那位友好的女士没能在这个圣诞节收到我的果篮，我感到很遗憾，但我相信如果她了解到所发生的一切，她也会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欣慰。

能够让理查德·凯利在生命最后的时光里感到振奋，我觉得十分荣幸。这更加增强了我的信念：生命中从来没有什么错误的道路，有的只是曲折道路与捷径的差别。

（晓　凡摘自《英语广场·美文》2012年9月号，小黑孩图）

情书

◎靖　塘译

当一切的往事都被刻录在过往的历史书卷中时，剩下的就是那几分面对生活的闲淡心境。或许这种人生有一点落寞，但是如能学会用落寞的心境来一次人生短暂的小憩，过往也就逐渐地被沉淀在心底了。

枫树大道上，修剪整洁的草地中间稳稳竖着的一块标牌吸引了我的目光，上面用哥特字体书写着"车库大甩卖"。大多数人都只用纸板或是指向卖场的箭头来做车库甩卖的标志。当我意识到这是枫树大道那家旧式房子的主人做的标牌时，就更加兴奋了——那栋房子高大稳固，它的典雅风格正彰显了世纪之初涌入长岛的新贵们的品位。在史密斯镇这房子也算是一道风景了。房子现在的主人是位退休的中学校长，他正准备把房子卖出去。

走进卖场后我先用眼睛快速扫了一遍，然后才开始仔细斟酌。作为一个有收集癖好的老手，我能嗅到具有价值的售卖物品。我径直走到一个小小的雕花木书架前，看到上面堆满了落满灰尘的旧书，一共20本，全都出版于1900年到1930年之间。最后我以10美元这难以置信的价格买下了书架及上面所有的旧书。

我把旧书中一本破旧的德文版《圣经》、一本卷曲污损的推理小说和一本《教你学格雷格速记》捐给了史密斯镇图书馆，剩下的书我就留着当天晚上在家里慢慢品读。其中有一本《贝蒂·克罗克烹饪》，一本奥特朋协会的有关东北地区常见鸟类的手稿，还有几本学校图书馆藏书。

在那天的特卖场我还买了一个盘底像脚爪的银质暖锅，和一些有画家署名的油画，但我最实在的发现要属这些旧书。偶尔，我能在旧书中发现一些涂鸦的注释和留言，从中得以窥见旧书原主人的某些信息。有时候，从旧书中的一些手写字中，我可以猜得出主人的几分性情——粗犷豪放的字体往往显示了主人外向冲动的个性，整洁细小的字迹则勾勒出一个干净、严谨的形象。在许多积满灰尘的地下室和车库甩卖中，我还能发现尚有价值的作家成名前的手稿和故事。某天晚上，我信手翻阅着一本学校图书馆的旧书——《现代罗曼史》，发现它的空白处布满了手写的字迹。



第22页——"亲爱的：今天午饭的时候我很想你，我父亲说我们不能再见面了，可他不能阻止我。"匀称的字迹整洁流畅，"我很想你"几个字上还圈出了一颗心。再翻几页，我发现每页上都有留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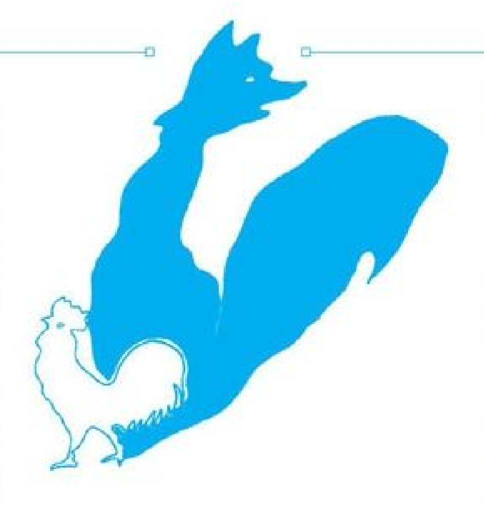
第50页——"安：昨天我在小店看到你了，你和你妈妈在一起。你站在收银处背对着我，我很想跟你打招呼，但不知是否妥当。我不希望我们的友谊使你和家里人产生矛盾。放学后我在海滩附近的崖边等你。今天你去拿书，明天再带回图书馆。我爱你！布赖恩"他的字迹粗大奔放。我肯定没能从书中解读到费·斯科特·菲茨杰拉尔德和塞尔达之间的秘密情史，但这本书却仍然让我着迷。

整本书上都有留言，他们在图书馆来回地传递此书，难怪这本书没被还回图书馆呢。我感觉自己像在读一本日记——他们是谁？这对20世纪20年代的情侣后来结婚了吗？布赖恩到底有什么让人诟病之处？这本书似乎不像是《现代罗曼史》，而更像《罗密欧和朱丽叶》。

第101页——"布赖恩：我发现了一个可以见面的地方，湖边的汤普森小屋。去年4月汤普森先生的儿子移居到加州后，小屋就空置无人了。放学后我要去小店，我们3：15在那里见吧，我爱你。"

有时候我得把书倒转过来才能看清完整的留言，因为布赖恩的字迹太大，书边空白处只能写几个字，有时候他只能写上"小屋"和时间"4点"。他们两人一定经常在汤普森家那间几年前毁于火灾的老屋里见面。布赖恩的留言很简洁，但结尾都是一样的："我爱你"。

我已经对这本书的内容失去了兴趣，却一直很有兴致地读上面的留言。这本书很厚，他们两



笔墨良心

◉史铁生

多年前，我认识一个开饭馆的小伙子，他读书无能但是赚钱有方，敢把二两炸酱面卖到一块六。因为此饭馆地处游人如潮地带，吃的人却也不少，但吃的人都骂老板没了良心。

小伙子见了我常问：“大哥，这两天又写什么呢？”我支吾过去。小伙子掏烟，我也掏烟，小伙子看也不看就把我的烟推回来，把他的烟递过来，他自信他的烟必定比我的好，他的自信从未遭受挫折。我自然要客气几句，恭喜他发财并自嘲着寒酸。不料小伙子也说我谦虚：“您真谦虚，谁不知道作家有钱呀！”

我说：“时代不同了，我们这一行比不得你们这一行了。”

小伙子问：“写一篇文章多少钱？”

“一万字三百块吧。”

“哎哟喂，可真不多。”

“你呢？”

小伙子沉默一会儿，眨巴着眼睛，可能是在心里计算。一支烟抽罢，他坦然笑道：“可您别忘了，您卖的是笔墨，咱卖的是良心。”

我听得发愣，小伙子拍拍我的肩膀：“怎么着大哥，凭您这脑袋瓜儿，您不应该不明白呀！人家管您叫作家，管咱叫什么？倒儿爷，奸商！您舍了钱买名声，我是舍了名声买钱。”

（**鹏　宇**摘自《小作家选刊》，图选自山东美术出版社《图形的启示》一书）

人的全部爱情经历都在里面。

第114页——“我问父亲可否让你来家里坐坐，希望他能对你有所了解，他却说‘有其父必有其子’。为什么父母们总觉得他们洞悉世事？你父亲有问题，但跟你没关系。别担心，布赖恩，无论他们说什么做什么，都不能阻止我对你的爱。安”

第202页——“安：我不得不退学了。我父亲在监狱，母亲负担不起生活，我得去工作。放学后见面也不太可能了，我得去做全职工作。”到这里还有大概20页就结束了，从这条留言的语气看来，似乎这段感情离结束也为期不远了。

“布赖恩，布赖恩，布赖恩……我在梦里一遍遍呼唤你的名字。已经两个多星期没见过你了，我实在受不了了，没有你的日子生又何欢？你再也见不到我写的这些留言了。你让我魂牵梦绕地想念。”在第210页和211页之间压着一封布赖恩大笔书写的信，信的背后有印上去的红色唇印和一些心形，表示安爱布赖恩，时间是1932年9月。

“亲爱的安：夏天过得飞快，你也要准备开始最后一年的学习了。我一直在布里斯托尔的海军造船厂工作，学习修理他们在船上使用的大引擎。我喜欢这份工作，老板也说我干得不错。我想念你，希望有一天你父亲能明白我是个工作勤奋的好人。安，这一年对你意义重大，我不想搅乱了你的毕业典礼、毕业舞会和派对。如果你父亲仍然不允许我们见面，我希望你可以在高中做自己愿意做的任何事情。安，现在这种时候，请原谅我，也许我们有一天还能在一起，我仍将一如既往地爱你。布赖恩”

看到这里，我不禁想：可怜的孩子，这个世界怎么这样！我怀疑我们是否已经真的有了许多的改变。书中的留言没有了，当我翻开一些粘在一起的页面时，发现一张发黄的剪报，日期是1933年11月的。

内容如下：布里斯托尔的海军造船厂发生一起不幸事故，本地男孩布赖恩·卡明斯正在工作时，引擎忽然发生爆炸，布赖恩已被证实死亡。文章提到他出事后留下了母亲和三个姐妹，却没有提到安。布赖恩在史密斯镇中学的老师也在文中赞扬了他的友善和对家庭的爱护。

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这次车库甩卖让我发现了两个年轻人的希望和幸福，却终究以如此的波折和不幸画上句号。

我暗自思量，后来安怎么样了呢？她嫁做他人妇了吗？布赖恩是否早已成了她的无痕旧梦？书的背后是图书馆用来放借出卡的小信封，上面盖着“史密斯镇校区财产，如有拾获，请交至办公室”的印章。借出卡上那同样整洁流畅的字迹我已经很熟悉了，上面的名字是安·马圭尔。

猛然间这个名字令我呼吸急促——安·马圭尔，那是我母亲的闺名。

（**行者无疆**摘自中国画报出版社《人生要经得起平淡》一书）



草原藏香

◉王宗仁

绝望的境地

从汽车抛锚在藏北草原的那一刻，直到五十多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我始终认为那个夜晚是我人生中最黑暗也最郁闷的一夜，当然也是我温馨地享受藏汉民族之间深情厚爱的一夜。

如果用伸手不见五指来形容那晚的漆黑和阴森，显然太轻描淡写了。我和助手昝义成共同的感觉是，我们掉进了深不见底的井里，成为一只随时都可能漂走或沉没的浮在水面的木桶。嵌进骨髓里的可怕孤独把我们逼到黑暗的深处，绝望的境地。或者更确切地说，我们的身体也仿佛变成了黑夜的一部分。当时我已经从驾驶室下来站在了汽车保险杠前，什么也看不见，但是我莫名其妙地感到我离天很近，所以我多想用指头在夜幕上戳个洞，让太阳光射进来。没有太阳，钻进来几颗星星也行啊！

我们要干活呀，坏了的汽车需要修理！

偏偏又是车灯坏了，无月无星无车灯，怎么修车？

那天，我们从拉萨出发赶回西宁时，已经是午后两点多钟了。原计划是次日清晨回驻地，我和助手为了驻地执行另一次运输任务，就提前出发了。生活中发生的所有事与愿违的事儿乎都是突然袭来的。我驾驶汽车行驶在藏北草原不久，车灯就莫名其妙地坏了。当时大约是深夜一点钟，周围无村无店，夜色浓重得仿佛刺刀也戳不出一点火星来。四周是黑洞洞的深渊，我们的眼睛完全失去了功能，车和人整个被夜色淹没。那条延展在汽车前后的青藏公路也随着车灯的熄灭而匆匆远去。

藏北夜晚的这一刻，变成了一部厚厚的无字书。世界仿佛不存在，也没有了时间的概念。我们要创造新的故事，因为夜色里有两个醒着的军人！

我对昝说：“拿扳手来，咱们把灯修好！”

他递过来的却是钳子。

我又说：“给我电线。”

他回应：“摸遍了工具箱都摸不到。”

黑灯瞎火。黑夜不仅使时间变得漫长，也让人的思维错乱！

我索性自己在工具箱里摸揣着我需要的一切。我想，哪怕能摸出一颗星星也好！我确实有一种本能的感觉，我的指尖能把黎明牵出来，让它突然出现在这藏北夜色浓浓的时候……

她就是在这时候出现的。

藏族姑娘卓玛

我是在闻到一股淡淡的无法忽略的幽香之后看到她的。她那温和宁静的身影虽然融在夜色里，我却能感觉出，她的眼神远远地将生命的甘露洒向我们冰冷的心田。

那是几点晃动的微光，有时又晃成了一点，不是火，也不像灯。如米粒般的微光又很倔犟，夜色始终没有吞没它。它坐在夜的皮肤上，毫不示弱地将微光展示给藏北。乍看一眼，很像饥饿时见到果子；多瞅一会儿，心就被它烘暖。那是拯救饥饿的圣火！我们对它，不，首先是它对我们饱含着激励和爱意。

我捅了捅昝：“不要惊动它，多看一会儿！”

“别出声，让它走近我们！”昝的声音很小。

我俩暂时停下手中要干的活儿，毫不夸张地说，我的每一个毛孔都怀着既惊讶又不是特别疑惑的温暖心情，眺望着不远处那一束犹如蔷薇花静静开放着的光点。向往的喜悦使我心头的倦意渐渐消失。

天在夜里，山在雾里，光在夜行人的心里。

藏北夜的精灵，魂的眼泪……

我突然有了一种愿望，索性把自己融入夜色的血管里——我深信藏北的大地会有血管，那微光就是它流动的血液——甩掉身上的压抑、寒冷和疲倦，让这纯净的微光把心儿洗净。

我做梦都没有想到的是，那束微光在快要逼近我们的一瞬间，竟然发出了声音：“金雕来了要找窝，金珠玛米（藏语：解放军）来了要歇脚。你们为什么宁愿在山里挨冻，却不进藏家的帐篷去暖暖身子？”

女孩的声音，仿佛带着草尖上的露珠和太阳暖色的柔美。绝不是隔山架岭，她分明就在我们眼前。虽然她并没有现身，声音仍然来自那一豆微光。坦率地说，这是一个我们无论如何没有预料到的结果——会有女孩来请困在山野中的我们到她的帐篷里歇脚。我一时手忙脚乱，竟然不知对她说些什么。昝毕竟是我的助手，他知道这时候自己该有事情做了，便迎上去说：“谢谢姑娘的好心好意，我们的军车坏了，需要在这里修好。麻烦你借一盏灯给我们照亮，你的帐篷我们就不便进去了！”

姑娘执意要让我们到她的帐篷去歇脚，她说：“修车可以等到天亮太阳出来的时候，这么冷的天气，荒天野地你们要挨冻的！帐篷里就是家，先暖和了你们的手脚，再暖和你们的心。还是进家吧！”

说毕她自报家门：“我叫卓玛，是阿妈让我出来请你们到帐篷里去歇脚的。她知道是金珠玛米的军车才让我出来请你们的！”

善良最能拉近人心的距离。会说话的卓玛打动了我和昝的心，我俩不约而同、不由自主地上前一步，要仔细看看这个姑娘的脸蛋。藏家人有这样的俗话：“善解人意的姑娘最漂亮，漂亮姑娘总是把自己的热心肠挂在红红的脸蛋上。”这样夜色浓浓的夜晚，我当然看不清卓玛的脸蛋了，但是我却清楚地看见她手里捧着一束正燃着的藏香。点点火星，明明灭灭，喷吐着浓浓淡淡的扑鼻香气。她的脸庞在藏香的映照下，显露着明明暗暗的被高原风雪镀得如岩石般的光，一束束编扎得紧密、细小的辫子修饰着她的脸蛋，使她显得羞涩而美丽，看着让人欲罢不能，舍之不忍。啊，好一朵藏北深山的格桑花！卓玛，你是用花擦亮了脸蛋的姑娘！如藏北的小溪，清澈见底又深藏不露！

我逮住了卓玛在谈话中透露的这样一个细节：她说是她的阿妈让她出来请我们这两个金珠玛米到帐篷里去歇脚的，这使我好生奇怪——黑沉沉的深夜，老人没有出门，她怎么会知道是金珠玛米的军车？

卓玛回答我：“阿妈是我们藏村里人人都尊敬的精明又善良的老人。她虽然双目失明，什么也看不见，瘫痪在床上快二十年了，可是她的耳朵很灵敏——不能眼观六路，却可以耳听八方。她长年坐在地铺上，手里捻着佛珠，安静地听着帐篷外公路上的各种声音——动物跑过，行人走过，汽车驶过，甚至就连风儿吹过，她都能分辨得很清楚。特别是对金珠玛米的汽车声音辨得最清，司机一摁喇叭，她就知道是亲人的汽车开过来了！”

“怎么一听喇叭的声音，就能辨别出是金珠玛米来了？”

“军车司机过藏村时，车子开得很慢，摁喇叭总是轻轻的，绝不会狠摁不放。特别是在夜晚，他们的汽车像一阵轻风吹过藏村一样，怕惊扰了牧民的睡梦！”

有时一棵草就是一片草原

我深情地看着手捧藏香站在面前的卓玛姑娘，心里涌满激动和爱怜之情。对她，更多的是对我还没有谋面的她的阿妈的感恩、钦佩。藏北草原是那样辽阔，远方仍然夜幕笼罩，星月也没有钻出云层，可是我已感到了迎面扑来的亲人的气息和温暖。有人说，有时一棵草就是一片草原，也许这棵草尖上的露珠还带着没有褪净的苦涩，但毕竟让我尝到了清凉。我当然很愿意走进帐篷里去歇脚，尤其想给热爱着金珠玛米的老阿妈行一个正规的军礼，但是军情在身的我们无暇实现这个心愿，只有待来日再回拜慈善的老人家了。

我对卓玛姑娘说：“我还是那个请求，借一盏油灯，就是你们藏家的酥油灯，给我们照明，让我们修好汽车好赶路！”

卓玛竟然那么固执，说：“酥油灯就不必借了，我再燃起一束藏香，照着你们修车。你要知道两束或者三束藏香的光亮会像酥油灯一样明亮！”

“为什么非要用藏香照亮呢？”

卓玛这样回答我：“阿妈这大半生都坚信，她认为藏家人迎接尊贵的客人，就应像进寺庙朝佛拜神一样敬重。我们请回来的藏香只有进寺庙时才用，但对于心中的活菩萨金珠玛米当然例外！”

一片温暖的祥云在藏北的寒夜里升起，我和助手麻利地借着卓玛手中藏香的微光，修理抛锚的汽车。也许我们依旧看不大清楚一些东西，但是因为我们的手指尖上长了特殊的眼睛，特别是心里亮着阿妈赠送的藏香，所以我们很快就修好了汽车。告别卓玛，我们就要上路了。我要收藏这淡淡的藏香味，就像收藏月亮的清辉和太阳的明媚。我当然也会留一些激情，去点燃那些遥远的或在身边的仍然沉浸在雾霭中的星星！

（暮　春摘自《解放日报》2012年9月4日，王小钦图）



高处的药匣

◉刘心武

他头一次把女朋友带回家，那姑娘很乖巧，到厨房去帮未来的婆婆烧菜，他和父亲坐在厅里看电视转播的球赛。忽听厨房里传出哎哟一声，女朋友不慎烫伤了手指。他母亲心疼得握住那手指头不住地吹气，又大声呼叫他父亲："快拿獾油来！"他父亲便赶忙去书房。书房有一排书柜，靠门的那架最高一格只摆了半边书，剩下的空间放着一只藤编匣子，那是他家的药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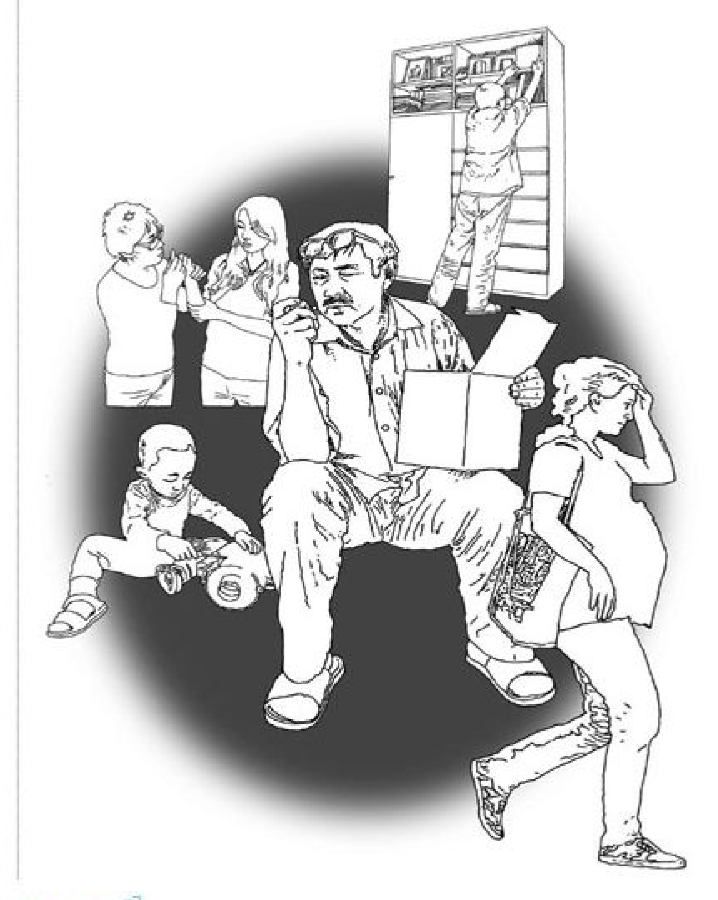
父亲身材高瘦，伸臂熟练地取下了药匣，他接过，麻利地取出獾油，送过去，母亲赶紧给未来儿媳妇的手指抹獾油。他女朋友咯咯笑着说："难得的体验啊！都说獾油治烫伤特灵，总不信，现在这么一抹，果然药到痛除，是什么原理啊？"母亲埋怨父亲："药匣子总搁那么高，多少年了，就不能改改你这个陋俗！我早说过獾油应该就放在厨房，谁会弄错了？我能拿獾油煎锅贴给你们吃吗？"

女朋友跟他独处时，询问他爸爸那"陋俗"是怎么形成的，他坦白：他小的时候，不知道怎么搞的，嘴馋得惊人，见着跟糖果、豆子差不多的东西，抓起来就往嘴里送。有次竟把母亲刚买回来的红色圆衣扣也搁嘴里了，父亲看见赶紧设法给掏了出来。从此以后，除了跟他讲道理"不是什么东西都能搁嘴里吃的"，还特别注意，不让会被误认为是糖果的东西再搁在他够得着的地方，尤其是药品。他从四岁起，就记得他家的药匣搁在书柜高处，他就是搭着椅子，伸长胳膊，也够不着。女朋友听了笑道："你小时候怎么那么弱智啊！怪不得，是你的'陋习'，才引出了你家的'陋俗'。"他点头："也许，正是因为小时候弱智，所以现在我才有那么多的创意！"

有情人终成眷属，女朋友成了妻子，她跟公婆熟了，他也跟岳父母熟了。比较起来，他的父亲，算是一个"闷人"。他坦言，上中学的时候，最怕的作文题目就是"我的父亲"。但是直到上了大学，他才渐渐懂得，父亲对他的爱尽在不言中。父亲总怕他错拿药品当零食，因而把家里的药匣一直放到高处，甚至他已经长大成人，也还习惯性地那样摆放。母亲和他身体都不错，很少用药，因此虽然取药时偶有怨言，却也始终没有将家用药匣改换地方摆放。那高处的药匣，已经成为他家伦常之爱的一个特征，住房几次重新装修，书柜也更新几次，靠门的书柜最高一格，总还摆着那只藤匣。

中学的语文教师也曾在他写作文为难时启发他："你父亲虽然寡言，总还会有几句暖你心的话语，你要仔细回想，想起来，写出来，你的作文一定不错。"他也曾努力地回想，实在想不出，只好硬编胡诌几句，老师一看就知道是假的，给他的评分怎么高得了？但是，现在他很后悔，想不出话语来，难道就想不出那默默的动作吗？他记得，父亲把那藤匣取下来，戴上老花眼镜，耐心地整理里面的药品——凡已经过期或快过期的，一律淘汰；那些说明书，买来时看过，却还要一一温习；还会在一只干净盘子里，将有的药片用小刀（那小刀先用医用酒精消过毒）剖分为两份或四份，再装进同一药品的空瓶里，并在瓶体上贴上一块橡皮膏，又在橡皮膏上写上他的小名。原来，根据说明书上的提示，儿童用药量要减半或再减半，这种做法到他十三岁以后才终止。

儿童时代，他起初是见了觉得是糖果的东西就盲目地往嘴里放；后来这毛病改掉了，却又有了另一种毛病，就是无论父母还是亲戚朋友送来的礼物，凡能拆卸的，他玩了几次以后，一定会偷偷拿到储藏室里，用改锥等工具拆开，以满足那"它怎么会动呢"的好奇心。常常是拆开了也还是不明白，而且再也装不回去。但也有时候居然弄明白是发条或小电磙子在"作怪"，而且顺利地复原，那就玩得特别开心。长大以后，母亲告诉他，每当他拿着玩具藏起来拆卸时，父亲都跟母亲说："别惊动他，只当我们不知道。"但是储藏室的那个工具





月亮不自由

◉查一路

2012年4月，一位越南人在美国用90万美元买下了怀俄明州布佛德镇。布佛德镇面积4万多平方米，被称为“美国最小镇”，多年来居民仅一人，此人叫桑蒙斯，既是居民又是“镇长”。作为即将离任的“镇长”，他打算寻找安静一隅去写一部传记。小镇虽说功能很齐全，有加油站、便利店、办公楼、住宅各一座，可毕竟花了近百万美元，舆情在讨论值不值的同时，最想问的是为什么——为什么斥巨资买下“最小镇”？

这位越南人拒绝透露姓名，人们只知道他原来住在纽约的曼哈顿，多年来他一直做一个奇怪的梦，梦见自己像一只巨大的蛋壳被卡在两栋高楼之间，由此内心产生易碎感和焦虑感。

人的焦虑，往往会外化为对事物的感受。10年前的某段时间，我想去人们趋之若鹜的大城市。在这座现代都市，我应聘成功。这里有丛林般的高楼，星空被建筑物切割得支离破碎。是夜，走在城市新区，我一抬头，忽然眼前的景象让我感到某种不适：一轮巨大的月亮被卡在两栋高楼之间，不能动弹。我替月亮感到了不自由，自己也随之心生逃离的想法——还是回到自己住惯的小城安逸。回来一比较，果然是小城安逸。

几年前的某个夏天，去郊外草地观察虫子，我发现虫子们大致都向与城市相反的方向撤离……我根据虫子奔跑的方向，去水草丰美的湖边买了一幢房子居住。果然，我有了惊喜的收获，听到了久违的蛙鸣和虫叫，闻到了花草的芬芳和泥土的气息，看见了天鹅绒般蔚蓝的天空。尤其是每个夜晚都让我感到清新——星空辽阔深邃，月亮来去自由。

对栖息地的选择，有人从自由的角度考量，有人则想从当前有毒食品和大气污染的巨大阴影之下逃脱出来。2006年开始，美国摄影家卢卡斯在美国东部的田纳西州拍摄和采访了一群回归自然的人们，这群人因为对城市环境的不信任，而重新选择在荒野中建造居所，在附近的小溪中汲水，在田野里狩猎、种植自己的食物。

但这群人仍然使用手机、笔记本电脑和无线网络，没有彻底断绝自己与主流社会的联系。他们并不想完全拒绝现代世界，而是选择了一种局部远离的生活形态。这是无奈，还是趋利避害呢？我想，任何契约的达成，无不包含妥协。

现代生活没有孤岛，没有人是孤岛，也没有人能够退守孤岛，乡村与城市、独处与群居、宁静与喧嚣，都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笛福的小说《鲁滨孙漂流记》无疑有着一相情愿的文学色彩。小说中，鲁滨孙被命运抛到了一个孤岛上，虽然心无旁骛，毕竟也是直到第四个年头，才吃上了自己种植的大麦，孤独地生存，并不轻松。然而，海风中摇曳的棕榈树，无人的海岸线，玫瑰色的天边，又无时不在提醒人们生活的另一种美好可能。

现实中，月亮不自由，世界也永远处于未建成状态。然而，对于生活的向心力，我们可以达成一定程度的妥协，但绝不应一味顺从。

（仰　慕摘自《风流一代》2012年9月上，〔英〕罗格·派威尔图）

匣里，原来还有锯条、尖锥，父亲怕他使用不当伤了手，都早就取出来藏到了别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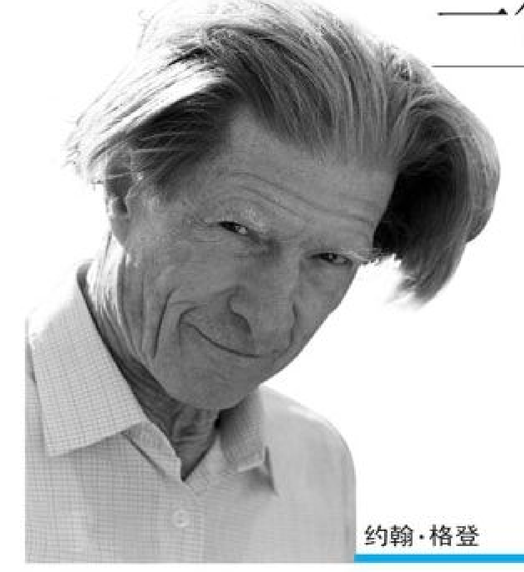
父爱无声。如今他和妻子回家看望，发现父亲明显衰老了。父亲血压不稳定，需要经常服用相关药品，母亲为了他取用方便，就把藤匣里的两种药搁在长沙发前的茶几上。那天父亲倚在沙发上养神，见他和妻子来了，和蔼地点头，嘱咐老伴：“还把这药瓶放藤匣里，需要的时候再取出来。”母亲问：“为什么？”他下巴朝儿媳妇隆起的肚子那里点点，于是母亲和小两口都明白了，第三代很快来临，要当爷爷的他，仍牢记着许多药品说明书上那句免不了的话：“请将本品放在儿童不能接触的地方。”

（碧　水摘自《幸福·悦读》2012年第9期，张　骏图）



一句话成就了诺贝尔奖得主格登

◉田 野


约翰·格登

2012年10月8日，英国发育生物学家约翰·格登与日本京都大学山中伸弥共同获得了2012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读书的时候，格登的生物学成绩却是学校最差的，他甚至曾被老师断言“笨得完全不应该学习自然科学”。可是，正是这句话激励着格登，让格登登上了自然科学的最高峰。

1933年10月2日，约翰·格登出生于英国。格登自小就对自然科学感兴趣，不过，他并不是一个聪明的孩子，甚至有些笨头笨脑，常常会因为问一些稀奇古怪的问题而惹老师讨厌。虽然他非常喜爱生物学，但他的生物学成绩很不理想，甚至受到老师的冷嘲热讽，这令格登非常苦恼。

格登的中学生涯是在英国著名的贵族中学伊顿公学度过的，他的学习成绩并不理想。学校为了提高他们这些“差生”的学习成绩，特意聘请博物馆馆长加德姆给他们补课。格登很高兴，因为加德姆在自然科学方面学识广博，由加德姆当自己的老师，他一定会学到更多的知识。

一次课间，格登伸出自己的手指，问加德姆：“老师，为什么长在手上的手指会动，而被砍掉的手指却不能动？”加德姆说：“因为长在手上的手指有神经细胞，可以接受大脑的指令，而被砍掉的手指头却不能。”格登说：“可是，受精卵不仅能动，而且能够自由生长，而被砍掉的手指头为什么不能自己生长呢？”加德姆被问得瞠目结舌，忍不住大声吼道：“你这个笨蛋，这是自然界的生长规律！规律，你懂吗？”格登伸了伸舌头，低声说：“不懂。”

加德姆不仅不觉得格登的好奇是一种天赋，反而认为格登是一个笨孩子。当然，加德姆得出这个结论主要是因为格登的成绩。虽然加德姆在格登的身上花费了很大的心血，但是，在高中毕业考试中，格登的成绩依然很不理想，他的生物学成绩竟然是全年级250名学生中最差的。当加德姆得知格登爱好自然科学的时候，惊讶地说：“如果你在大学选择自然科学专业，那将是一种浪费时间的做法，因为凭你的天赋，你完全不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任何成绩！”

加德姆的话对格登的刺激很大。他真的热爱自然科学，特别是生物学，可他的生物学成绩却是那么糟糕，就连加德姆也预言他不行。怎么办？经过一段时间的思索，他最终放弃了自己的兴趣，报考了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古典文学专业。

到牛津大学基督学院古典文学系报到后，格登就对自己的选择后悔了，因为他发现自己对文学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自然科学。他决定挑战加德姆的预言，沿着自己的兴趣走下去。于是，他向牛津大学提出申请，从古典文学专业调整到了动物学专业。

不可否认，格登的基础很差，为了通过专业考试，他往往要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牛津大学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许多同学已经发表或撰写出了一些有分量的论文，而格登却一直悄无声息。他一直在默默无闻地研究“被砍掉的手指头为什么不能再生”的问题，当然，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它关系到细胞的特化机能逆转。他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一次又一次地实验，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在格登最失意的时候，他会自觉不自觉地拿出中学那张成绩单，也就是那张最糟糕的成绩单，一遍又一遍地回想加德姆的预言：“你不可能在自然科学方面取得任何成绩！”这时候，格



关心

◉倪　匡

常有人问：怎样测度男女之间的爱情呢？或者是：男女间的爱情，是不是有一个测度的标准呢？听起来，问题好像很复杂，可能没有答案，但事实上是有答案的，而且答案还十分简单。

答案是：看一方对另一方的关心程度，就可以看出是不是真的有爱意存在，或存在的程度如何。一个人，不论男女，若关心对方甚于关心自己，那自然是爱的具体表现。

这里所说的关心，自然包括物质上的关心，但更主要的，还是精神上的关心、情绪上的关心。所以，真正相爱的一对男女，很少会吵起来——互相都关心对方甚于自己，怎么还能吵得起来？

吵起来的唯一原因，无非是各持己见。如果爱意浓，把对方的主意当做是自己的，又有何不可？

所以，动不动就发小脾气的人，不论是男是女，大都不是心中有爱意的人。或许对象有异时，一个平日刁蛮之极的人会变得柔顺服帖，那就是这个人对另一个人爱意浓的表现了。

（月月鸟摘自山东画报出版社《情话绵绵》一书）

拿破仑三世的“鞭子”

◉张军霞



古斯塔夫·库尔贝是19世纪法国写实主义画家的杰出代表，于1819年6月10日出生于法国边境小镇奥尔良的一个农场主家庭。

库尔贝天资聪颖，从小就喜欢画画。1841年，父亲送他到巴黎学法律，他却立志当画家，在皇家美术学院和贝桑松美术学院学习，还常到罗浮宫及其他美术馆去临摹一些名画。渐渐地，他的写实主义绘画技巧日益提高，得到很多同行的肯定和赞美，但由于他没有名气，画作没有办法得到更多人的认可。

有一次，库尔贝举办画展，拿破仑三世也去参观。当他看到库尔贝1853年的画作《浴女》时，感觉其相当“粗俗”，一气之下，他从随从手中拿过鞭子，狠狠抽打了这幅画。

拿破仑三世的举动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许多人都非常愤怒，感觉这样做太过分了。出乎大家意料的是，库尔贝的画作反倒引起了更多人的关注，从此大家争相购买和收藏。

（肖　进摘自《中国税务报》2012年8月31日）

登的心里就会产生一种强大的动力，他对自己说：“我能行，我要证明自己！”就这样，他一次次从失败中站起来，重新开始自己的实验。



经过几年的努力，在牛津大学攻读硕士学位的格登终于成功地让一对成熟的体细胞转换为多功能干细胞。他发表了一篇论文，首次指出细胞的特化机能可以逆转，这篇论文在生物界引起了巨大反响，因为在此之前专家们一致认为成熟的细胞发育过程是不可逆的。而按照格登的说法，砍掉的手指头在特定的条件下，是可以像受精卵那样自由生长的。

格登的这一观点一直到10年后才被学界认同，并且直接引导了世界上第一只体细胞克隆羊多利的诞生。自此，格登的学术观点彻底颠覆了人类对自身发展和细胞分化的认识，并在医学上产生了越来越大的价值。

妥协双赢

◉白岩松

中国人的逻辑习惯非黑即白。只要发现了谁的一个缺点，头一天还热情相拥呢，一转眼就"这个人怎么这样"。可是，你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啊。当我们了解人性的复杂时，理性才会慢慢建立起来。

近半年我常常讲，不要站在道德的立场上讨论道德。比如去年，中国人讨论最多的，一个是老人跌倒了没人敢扶，怕被讹，一个是小悦悦事件。大家在那儿感慨，中国人现在良心滑坡、道德沦丧，世风日下，我不同意这种说法。我觉得，当下的中国人不比一百年前更糟糕，也不会比一百年后更好。内心有好的一面也有不好的一面，人性就是这样，看周围的环境是激活了我们的好，还是激活了我们的坏。

这不是简单的道德问题，有时候还跟改革有关系。比如说，十五年前，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就打，因为结果的胜负决定谁赔偿；现在比较文明，两车一撞，车上的人下来，保险号一抄，还可能互相递根烟，走了。为什么出现这种变化？不是因为讲文明，而是因为车辆都强制上了保险。为什么老人跌倒了会没人敢扶呢？这是因为，我们现在的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没有覆盖到每一个公民的身上。如果老人跌倒以后，知道不会给孩子添麻烦，他就不会讹人了。

我二十多岁的时候，有天在日内瓦湖边，龙永图问我："小白，你知道什么叫谈判吗？"我说："不就是你们天天跟美国人拍桌子吵架吗？"他说："小白，谈判是双方妥协的艺术，任何单方面的赢都不叫谈判，那是征服，或者说是战争。"后来，龙永图奉献了"双赢"这个词。

当时我只记住了这句话，没有太深的理解。这三四年，我不断地重复这句话。年轻时从来都觉得妥协是一个糟糕的词，过了四十岁我才明白，只有能够使对方和你都做到一定的妥协，然后完成进步，社会才会不断进步。回望历史，你不觉得所有的进步都是由双方妥协促成的吗？

说小了，人生就是一场跟岁月的谈判。很多人过得拧巴，就是单方面想赢，忽略了岁月的力量。人到四十多岁头发会白，眼睛会花，你改变生活方式，向岁月妥协，岁月也会向你妥协半步。你跟你的领导之间也是一场漫长的谈判，民主不也是如此吗？

我觉得，当下的中国，需要营造一种双方都懂得妥协的氛围，共同前进。权力要懂得妥协，对自己要有所克制。我觉得公众的妥协在于，我们可不可以变得更加理性，而不是情绪化？我们可不可以在反抗的同时，也能自责和自律？我觉得，可能这是最关键的。

我们未来的十年，就是要看会不会形成一种妥协的平衡点。任何单方面的妥协都不可能实现。现在很多事件、冲突，都是因为非理性的公众和非理性的权力撞上了。

但是，这两者之间谁先谁后，是很重要的，我觉得公权力要先妥协。媒体更多的是要约束公权力，要通过对常识的捍卫和对理性的呼吁，慢慢地让这个社会的理性建立起来。

现在，好像每一个人都很苦闷，不像20世纪90年代初，人们突然沉默，不理过去了，然后一门心思玩经济挣钱。现在，中国人重新来到一个十字路口，开始迷茫：物质上差不多了，可是还不幸福。怎么办？在这个迷茫的时候，我觉得恰恰需要理性——很简单，逼迫双方妥协，从自己做起。

（**聂　勇**摘自《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第26期，〔乌克兰〕**卡赞尼夫斯基**图）







赢在不该赢的事上，比输在不该输的事上，输得更彻底。

——人生的输赢

生气1小时的杀伤力相当于熬夜加班6小时！

——日前，心理学者发微博提醒，生气是一个人对自己实施的酷刑，消极恶劣的情绪会造成心理及体力过度消耗，导致免疫力下降，促使各种疾病甚至癌症发生，盛怒有时还会使人暴亡

高中时发的短信都是：上课了，不聊了。

大学时发的短信都是：终于下课了，不聊了。

——差别

富有，就是年收入至少比妻子的姐夫多100美元。

——20世纪美国讽刺作家H.L.门肯

洗完脸或洗完澡照镜子，容易产生"我长得挺好看呀"的错觉，这时就要迅速拿出身份证来纠正错误观念。

——网友的调侃道出人们对身份证照片的普遍无奈

奥迪在美国是新奢华主义用品，在中国则是老谋深算人士的用车；宝马在美国以优秀的驾驶体验闻名，在中国则是新贵的象征；奔驰在美国是经典奢侈品，在中国则是保守人士的选择；别克在美国是给老年人开的，在中国则成了时尚品。

——某外国网站总结品牌汽车在中美两国的不同形象

婚姻在中国很大程度上是一种积累资源的方式。

——一本研究剩女的书如是说。文章还认为，在福利制度不完善的中国，年轻一代必须赡养老人，和谁结婚关系到整个家庭

如果你要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毕业5周年的聚会，你不要去，因为那时你正处在最艰难的时刻，而你的同学们，大多在大公司里平步青云。同样，10周年聚会，你也不要去。但是，20周年的同学聚会，你可以去，你会看到，那些坚持梦想的人和随波逐流的人，生命将有什么不同。

——哈佛商学院教授对毕业生讲坚持梦想

在当代中国的城市中旅行给人一种模糊的感觉，公共汽车和出租车窗外的景色难以使人联想到任何历史甚至独特之感。不论哪里看起来都如此相似，不免让人麻木。

——《外交政策》文章称

什么是工作？工作只是一种谋生的手段，而不能称其为事业。什么是事业呢？事业就是当你什么也不做，在家睡觉，依然有钱进入你的银行账户。

——工作与事业

我经常看电视节目，但就是没在电视上看过。

——一项针对今年美国大一新生的调查显示，纸质飞机票和电视都成了他们眼中的历史遗物

生得计划，死得随机。

——频频出现的"走路死"让人们难以淡定

保龄球投掷对象是10个瓶子，你如果每次砸倒9个瓶子，得90分；而你如果每次能砸倒10个瓶子，最终得240分。社会记分规则就是这样：只要你每次比别人稍微优秀一点，能再多坚持一会儿，就可能赢得更多机会。

——保龄球效应

这是爸爸献血换来的！

——马英九人生中第184次献血，累积献血量46000毫升。年轻时，他每次都把献血中心送的牛奶、饼干留给女儿，并这样告诉她

读书的好处在于：他总能发现原来他的感受早已被世上某个人明白地说清楚了。他终于明白，他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他，他只是他们中模糊的某个。

——梁冬

我们不快乐的原因之一，是不知道如何安静地待在房间里，心平气和地与自己相处。

——亦舒

当选时，在台上假哭，在台下真笑；落选时，在台上假笑，在台下真哭。

——当选和落选的区别

有人说：幸福的人都沉默。百思不得其解，问一友人，对方淡然自若地答：因为幸福从不比较，若与人相比，只会觉得自己处境悲凉。

——梁文道

（玉巍、琴棋、陶然等摘）





林怀民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睡觉

◉杨　澜

一

我前后三次采访台湾“云门舞集”现代舞团的创始人林怀民先生。第一次是在1993年，那时我所主持的《正大综艺》是第一个把台湾从北到南“走透透”、系统介绍台湾风土人情的节目。我在台北郊区长满荒草的山上采访林怀民时，他正吩咐舞者们利用排练空隙，采摘练功房旁边池塘里盛开的荷花，运送到香港，作为即将在那里上演的《九歌》的舞台布景。第二次是在2003年，还是在台北，那间铁皮屋顶的练功房依然孤独而倔犟地站立在荒草中。我正感慨舞团练功条件的简陋，他却像看着自己心爱的宝贝似的述说它的种种好处：安静，接近自然，锻炼舞者的承受力。第三次是2007年他带领舞团来北京保利剧院演出《水月》《行草》和《红楼梦》。

已经60岁的他，眼睛依然清澈明亮，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容易激动。他说自己年轻时性子很急，为了排出舞团的第一部舞剧《薪传》，对人对己都到了苛刻的程度。一次他看到两位舞者在应该排练热身的时间还蹲在外面吃面，就冲上去演讲了一番排练的重要性，说你们这样不珍惜自己，那还跳什么舞！说着手掌啪的一下敲碎了旁边的玻璃窗，顿时血流如注，但他还在继续慷慨陈词，说我们要创造自己的现代舞剧需要克服多少困难……场面骇人而悲壮。谈起这些，林怀民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曾经由于缺乏资金，舞团几近破产，他也心灰意冷地放弃过。一次坐出租车，司机无意中提到自己看过他们的舞蹈，很喜欢，要林先生加油。林怀民就因这样一句话呆住了，泪流满面，当下决定从头再来。

如今“云门舞集”已有160多个舞蹈作品，成为亚洲最具影响力的现代舞团，林怀民也因成功地将中国文化转化为能与世界沟通的身体语言而被称为20世纪最伟大的编舞家之一。如果说他早期的作品更多地表现了祖先不屈不挠的奋斗史，那么近10年的作品则更多地在追求一个“静”字。在快节奏的现代社会里，静，成为人们的向往。为了演绎中华传统文化的神韵，让“静”成为心灵与身体的一种自然状态，他让演员们放低重心，练习太极、吐纳、书法、静坐。为了体验天人合一的境界，他做过一个有趣的实验，就是让舞者们在河边被水冲刷得光溜溜的大石头上躺下来，放松身体，看谁能先睡着！“你一定要完全放松身心，让肌肉顺应石头的弧度，把石头变成一张天底下最舒服的床。”居然，舞者们做到了，他们先后安然入睡。也许是因为林怀民的这一番催眠，而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他们真的累坏了！如果你看过《行草》或《水月》，你会被那其中充满动感的静谧氛围感动，仿佛自己的呼吸也随着舞者的吐纳变得深沉、悠长，或随着他们的腾转挪移而动静相宜。

艺术家大多有流浪者的内心，无法忍受按部就班的生活，即使身体安顿了，精神还是需要漫游，永远在寻找什么。因为这样的寻找是劳筋骨、苦心智的，所以总有那么一些阶段，他们让自己和周围的人很不舒服。按作家刘震云的说法，就是“拧巴”。他们与命运的关系就像林怀民的那个实验：躺在石头上睡觉。看起来光滑的大石头实际上并不平坦，而且生硬，先是怎么躺着也不得劲儿，后来发现，你没法改变石头，也不需要改变自己，你只需要找到两者相适宜的角度。

二

有时，大时代会把人逼入生存的死角。画家黄永玉把自己称为“无愁河上的浪荡汉子”，并以此为题写自传体小说。不知是他记忆力太好还是经历的趣事太多，他写啊写，好几年才写到自己小学毕业那时候，而文稿已达30多万字。出生于湘西凤凰的黄永玉中学没有毕业就随剧团四处奔波，靠木刻赚点小钱，不料因此而成名。20世纪40年代末，他在上海参加左翼运动，为免受迫害，去了香港。可他一心想着北京，终于在1953年如愿成为中央美术学院教授，那时他


黄永玉（周咏缗摄）

还不到30岁。他天性活泼风趣，屡次在政治运动中被指“不沉重”。不沉重哪行！“运动”中他被批斗，背上被打得鲜血直流，经常被反剪着双手做“喷气式”，可是他脾气不改，甚至发展到自己在家里也练习“喷气式”，以“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精神锻炼身体的柔韧性，以更好地适应批斗。在劳动改造期间，他躲在被窝里打着手电筒为妻子张梅溪写下长诗《老婆呀，不要哭》：“中年是满足的季节啊！让我们欣慰于心灵的朴素和善良。我吻你，吻你稚弱但满是裂痕的手，吻你静穆而勇敢的心，吻你的永远的美丽。因为你，世上将流传我和孩子们幸福的故事。”

他的好朋友中也不乏这样天真而乐观的人。黄苗子、郁风夫妇在“运动”中日子也不好过。黄苗子被下放到东北去劳改，寄了一张明信片回来，说自己如何翻过山，遇到大雪，眼前一片苍茫，还要在这一片苍茫中搭窝棚。郁风看了哈哈大笑：“哈，好一派北国风光啊！”黄永玉回忆说：“她一定在背后哭。”眼看那些老友先后辞世，黄永玉称自己是晚上八九点钟的月亮，静静地看待人间的事情。他把自己的墓志铭也想好了，5个字：爱，怜悯，感恩。他爱荷花，把乡村别墅称为“万荷堂”。近90岁高龄的他依然在画大幅的作品。他说自己在牛棚里错过了人生创造力最旺盛的时期，现在不能再错过了。而他画的荷花于生动中透露着张扬与隐忍的混合气质。

三

电影《梅兰芳》中邱如白有一句台词：“谁要是毁了这份孤独，谁就毁了梅兰芳。”编剧严歌苓写的是她对梅兰芳的理解，也是自己对写作的体验。她发现孤独的奇妙之处在于，你可以用头脑构筑一个世界，可以自由地设计每个人物的命运，让每个人物说出你要说的话，这给她带来快感。老天给了她发达的创造力，也让她的大脑因过于兴奋而失眠。她的最高纪录是连续30天睡不着觉。那种经历痛苦不堪，她在煎熬中无语流泪，整天在家里穿一件宽大的睡衣，老公上班时她如此，下班回家时她还是如此。

在她脑海中时而浮现的，是自己12岁时去西藏当兵，闻到的高原草场的芳香，是19岁时在对越自卫反击战的包扎所里无法逃避的空气中鲜血的腥味。这些强烈的刺激让她感受到个体生命的可贵与脆弱，也让她从一名文艺兵成长为一名作家。她也想起30岁那年离婚，经历了情感上的一次死亡，决定抛开国内的一切只身去美国，几乎从零开始学习英文，直到可以用英文写作。还有与她相爱的美国外交官莱瑞，在严歌苓遭遇FBI（美国


严歌苓（张罗平摄）

联邦调查局）几近侮辱性的调查时，毅然用辞职捍卫自己与未婚妻的尊严，给她一份温馨平和的生活。

严歌苓的经历实在太丰富了，想象力也太丰富了，一个个女性的生命在她的笔下鲜活起来：《少女小渔》《天浴》《扶桑》《一个女人的史诗》《小姨多鹤》《第九个寡妇》《金陵十三钗》……这些女人各有各的不幸，却都有一份天真与倔犟，一如扶桑。19世纪60年代生活在旧金山的中国妓女，接受白人男子的爱，却拒绝他的拯救：“你可以爱我，但请不要来救赎我，因为这样我们永远不可能平等。”严歌苓就这样为她们营造着一个个世界，她去那儿生活，跟她们聊天，听她们苦笑，看她们生死。通过孤独而自由的写作，一个小女子终于拥有了一个大宇宙。而现实中的她，要趁着精力旺盛的几年多写一些，让酒在最佳的发酵期内成为佳酿。写作让她平静，让她与孤独找到对话的姿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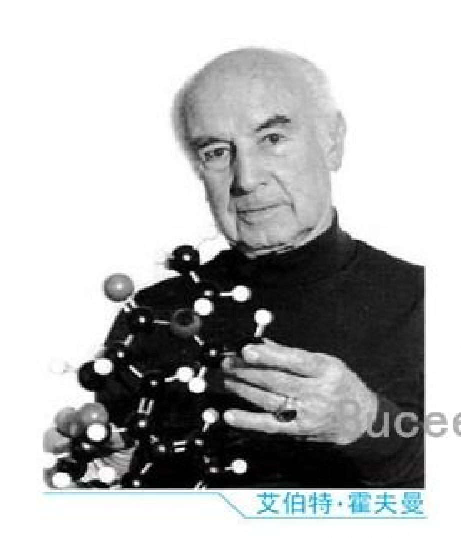
四

谁能在石头上轻松地睡觉？两种人：找到适合的石头的人或让自己适应某一块石头的人。还有一层意思是说，旁人只看到此人酣然入睡，他是否睡着了、醒来后是否腰酸背疼，就不得而知了。如是，人选石头，石头也选人。有跟石头较劲的，时间久了竟也在上面睡出了人形，即合用了；也有随遇而安的，这块石头不合用，再找下一块便是，并无唯一法门。关键是，当一个人决定离开床那熟悉的舒适，去石头上睡觉时，他就已经摆脱了某种惰性，而带来许多种可能。有一天，一块顽石上也会留下他的温度。艺术家的心灵之旅，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

（玉　萍摘自江苏人民出版社《一问一世界》一书）

一个化学家的小失误和整个人类的大失误

◉孙建勇


艾伯特·霍夫曼

20世纪50年代初的一天，一种奇怪的病症突袭法国蓬圣埃斯普里村。一夜之间，300名村民头疼剧烈，呕吐不止，并伴随出现了奇怪的幻觉。有人感到蛇咬肚子，吓得尖叫着跳河自尽；有人觉得自己就是飞机，从楼上纵身跳下；有人甚至看见心脏从脚跟处掉落，哀求医生将其复位；有人看到飞龙和怪兽吐火，将自己的脑袋熔成铅液；有一名11岁的男孩更加疯狂，他掐住老祖母的脖子不放，因为他认为祖母变成了恶魔……这种怪病出现后不久，很多人在发疯中死去。一时间，恐惧在法国蔓延。

当时，人们普遍认为这种怪病的发生是由于村民食用了被污染的面包，但事实并非如此，真正的原因是有人为了做一个不可告人的实验，在村庄里秘密喷洒了一种无色、无嗅、无味的神秘物质。那么，这究竟是一种什么物质？是谁发明的？喷洒者又是谁？

要弄清这些问题，必须从一个化学家的两次非常偶然的失误说起。

原创

化学家艾伯特·霍夫曼出生在瑞士北部的巴登，23岁即获得化学博士学位，被人们称做“神童”。他在瑞士巴塞尔市一家制药公司担任药剂师，专注于研究真菌、麦角等生物成分的致幻性，不过，在长达10年的研究中，一直没有什么突破性进展。

有一天，霍夫曼在实验室里进行一项有关麦角碱类复合物的大型研究计划时，无意中错将原本分装在两支试管中的溶液混合在一起，结果发生了神奇的反应，一种完全不同的物质被合成了出来，它无色、无嗅、无味，就像清澈的纯水。霍夫曼赶紧察看两支试管的标签，一支标注为麦角胺，另一支标注为麦角新碱，都是他从黑麦麦角中萃取的物质。感谢上帝的恩赐！兴奋之余，霍夫曼又反复做了好多次合成实验，终于得到了新物质的稳定配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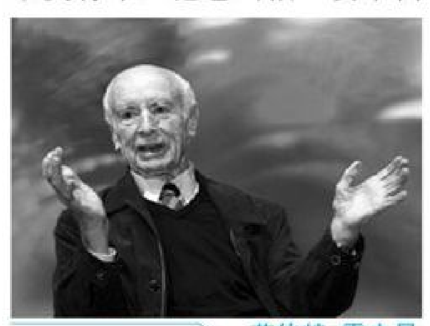
然而，这种新物质究竟有何作用？当时，霍夫曼并不清楚，如果不是另一次无意之举，那么这种新物质也许会永远默默无闻。

就在这种新物质被无意中合成出来5年之后，上帝又一次眷顾了霍夫曼。那天，霍夫曼在做实验时，不小心将一些新物质沾到了手指上，由于它无色、无嗅、无味，他当时并未在意，也就没有及时清洗。实验间隙，霍夫曼用沾染了新物质的那只手从口袋里取出一块糖，塞进嘴里嚼了起来。没想到，几分钟后，他的眼前出现了色彩斑斓的景象：周围物体变得奇形怪状，各种怪物在天空中飞舞……两个小时后，这些景象渐渐消失。这时，霍夫曼才发现新物质竟然具有超强的致幻作用。

两次无意之举，让霍夫曼认识了一种新物质，霍夫曼注定是上帝的幸运儿。然而，霍夫曼做梦也没有料到，他所发明的这种新物质日后竟会产生那么大的影响。

这种新物质被发现具有致幻作用后，很快被当做治疗精神疾病的特效药物，受到患者和医生们的热捧，它还经常被用于吗啡失效时为癌症晚期患者减轻痛苦。饱受喉癌折磨的英国作家赫胥黎，为了减轻痛苦，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就曾要求妻子为自己注射这种新物质。

然而，后来的发展使得这种新物质完全变成了洪水猛兽。为了进行一项“神经控制”秘密实验，美国中央情报局率先改变了新物质的用途，在20多年的时间里，竟然让5700名美军士兵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服用了这种新物质，并且还把成百上千的普通人当做实验的“小白鼠”，诱使他们服用这种新物质。本文开头令人恐惧的一幕，也正是中情局的秘密“杰作”。到了20世纪60年代，这种新物质完全到了被滥用的地步，市场上到处都是它的身影，无数追求自我解放的欧美青年，把它当做“快乐仙


艾伯特·霍夫曼





中国新富豪的10个迷人事实

根据对全国数百名新富豪的采访，中国的兴业银行和胡润百富日前就中国新富豪生活方式的变化发布了一份重要的报告——《2012中国高净值人群消费需求白皮书》。

白皮书中指出，中国目前有270万名高净值的个人，他们的个人资产达到95万美元及以上；6.35万名超高净值的个人，其资产达到1580万美元及以上。

据称中国富人的生活方式有10个迷人的事实，分别是：

1. 中国60%以上的资产净值较高的有钱人是收藏家，手表是他们收藏的最爱；

2. 中国的富豪们平均一年到香港购物3次；

3. 超级富豪越来越青睐游艇和喷气式飞机；

4. 富人们平均一年的送礼开销将近2.4万美元，手表是他们送礼的首选；

5. 房地产仍是最受富人欢迎的投资；

6. 资产净值较高的有钱人目前最大的开支是休闲旅游，而且预计很多人未来还要在旅游上花费更多；

7. 有85%的有钱人打算送子女出国留学；

8. 中国资产净值较高的有钱一族中有29%的人信佛，而信奉佛教的人在中国全部人口中仅占18%；

9. 虽然中国大多数资产净值较高的富人仍旧不网购，不过互联网可是他们了解消费品信息的首选来源；

10. 北京比中国其他省份拥有更多的富豪。

（樱　桃摘自《东南西北·看人物》2012年第9期，图选自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图形创意》一书）

我是一座小城

◉顾　城

我的心，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没有杂乱的市场，
没有众多的居民，
冷冷清清，
冷冷清清。
只有一片落叶，
只有一簇花丛，
还偷偷地藏着
儿时的深情……

我的梦，
是一座城，
一座最小的城。
没有森严的殿堂，
没有神圣的坟陵，
安安静静，
安安静静。
只有一团薄雾，
只有一阵微风，
还悄悄依恋着——
童年的纯真……

啊，我是一座小城，
一座最小的城，
只能住一个人，
只能住一个人，
我的梦中人，
我的心上人，
我的爱人啊——
为什么不来临？
为什么不来临？

（晴方好摘）

丹”，它甚至还成为当时美国流行文化和嬉皮士运动的一部分。

新物质的滥用终于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很多人在迷幻状态中精神崩溃了，纷纷自杀或杀人。人们开始对这种无色、无嗅、无味的物质充满恐惧，诅咒它为“疯狂的毒药”和“邪恶的发明”。1966年，美国政府不得不宣布它为非法药物。此后，它在全世界范围内遭到全面禁用。

这种被霍夫曼在无意中合成、又在无意中发现其用途的新物质，学名为麦角酸二乙基酰胺，简称LSD，是一种高效的迷幻药。作为发现者，霍夫曼尽管背负着无数骂名，然而，直到百岁生日那天，他仍然对自己无意中的发现感到骄傲。他说：“我认为LSD是人类进化史上最有必要被发现的物质之一……我合成并利用LSD是为了医学目的，人们滥用它并非我的错误。”

是的，人类总是这么不知好歹：上帝好心送来一位天使，人们却偏要将其变成魔鬼。类似的情况还有很多，比如说核能。





拾馒头的父亲

◉邓　为

一

十六岁那年，我考上了全县最好的高中。听人说，考上这所学校就等于一只脚迈进了大学。父亲欣喜不已，千叮咛万嘱咐，希望我能考上大学，将来坐办公室就不用下地种田了。

恰巧这时，我家在县城的一个亲戚要搬到省城去住，他们想让我父亲去帮忙照看一下房子，还给父亲建议说在县城养猪是条致富路子，因为县城人多，消费水平也高，肯定比农村卖的价钱好。父亲欣然答应，一来这确实是个好法子，二来在县城还可顺便照顾一下我。

等我在高中读了一个学期后，父亲在县城也垒好了猪圈，买来了猪崽。我平时在学校住宿，星期六的时候就去父亲那儿过夜，帮父亲照料一下小猪，好让父亲腾出时间回家去推饲料。

猪渐渐长得大起来，家里的饲料早已被吃了个精光，亲戚送给我们家的饲料也日趋减少。买饲料吧，又拿不出钱来，父亲整日忧心忡忡。

我愁在眉上急在心里，但也一筹莫展。有一天我去食堂打饭时，发现许多同学扔馒头、倒饭菜，我突然想到，把这些东西拾起来喂猪不是挺好吗。

我回去跟父亲一说，父亲高兴得直拍大腿，说真是个好主意，第二天他就去拾馒头、剩饭。

二

我为自己给父亲解决了一个难题而窃喜不已，却未意识到这将给我带来无尽的烦恼。父亲那黑乎乎的头巾、脏兮兮的衣服、粗糙的手立时成为许多同学取笑的对象。他们把诸如“丐帮帮主”“黑橡胶”等侮辱性的绰号都加在了父亲头上。

我是一个山村里走出来的孩子，我不怕条件艰苦，不怕跌倒疼痛，却害怕别人的歧视。好在同学们都还不知道那是我的父亲，我也尽量躲避着父亲，每到他来时，我就离得远远的。

但我内心被别人识破和歧视的恐惧却日复一日地剧增。终于有一天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甭叫人家都知道了，会嘲笑我……”

父亲脸上的喜悦一下子消失了。在漆黑的夜里，只有父亲的烟锅一闪一闪的，良久父亲才说：“我还是去吧！不和你打招呼就是了。这些日子，正是猪长膘的时候，不能断了粮的。”

我的泪禁不住落下来。对不起，父亲，我是真心爱你的，可你偏偏是在学校里拾馒头，我怕被别人看不起呀！

接下来的日子，父亲继续拾他的馒头，我默默地读书，相安无事。我常常看见父亲对着张贴成绩的布告栏发呆，好在我的成绩名列前茅，可以宽慰父亲的，我想。

三

1996年的冬天，我期末考试的成绩排在了年级前三名，而且还发表了许多文章，一下子声名鹊起。班里要开家长会，老师说：“让你父亲来一趟。”

我的心一下子就凉了，我不敢想象别人知道那拾馒头的人就是我父亲后会怎样嘲笑我。伴着漫天风雪回到家，我对父亲说：“爹，你就别去了，我对老师说你有病……”

父亲的脸色很难看，但终究没说什么。

第二天，我冒着风雪冲到了学校，坐在了教室里。家长会开始了，鼓掌声和欢笑声不断，我却一直蔫蔫呆呆，心里冰凉得厉害。父亲啊，你为何偏



护照颜色有说道



◉卷心菜

我因为想去印度旅行，生平第一次拥有了护照，其暗红色的封皮引起了我的注意。

欧洲共同体的9个成员国花了数年时间才决定了现在使用的护照封面的颜色。1976年，也就是欧共体首次提议统一护照的一年之后，英国表示对丁香紫色护照不敢恭维；然后英国外交官花了4年时间淘汰掉了褐红色，因为他们觉得褐红色太过平凡；接着否决了紫色；终于在1981年，欧共体达成共识，敲定了勃艮第酒红色为其护照颜色。

这个颜色英国人只是勉强接受，他们抱怨法国在选择勃艮第酒红色提议上的影响力，很多英国人怀念他们的海军蓝色的护照。1920年的国际联盟会议上制定了护照标准之后，英国就选择了海军蓝为其护照颜色。在1926年召开的国际联盟会议上，英国护照被誉为“最完美的”护照。

英国护照在颜色上的始终如一算是特例。美国1918年发行的第一本护照封皮是米色的，3年后被改为绿色。到了1926年，美国人又尝试了不同深浅红色的护照，之后在1941年变回为绿色。直到1976年为庆祝美国独立200周年，美国护照的颜色才变成了蓝色，以呼应美国国旗上的颜色。

欧盟统一护照颜色是为了让自己的护照更容易识别。但护照颜色不能申请专利，欧盟也就不能阻止其他国家用相同的颜色。那些希望加入欧盟的国家，很快就通过改护照为酒红色的方式表明了自己国家的立场。南美洲的安第斯共同体，也有建立与欧盟类似联盟的愿望，所以它们选择的护照颜色也是酒红色。其他两个区域组织——南方共同市场和加勒比共同体，则偏爱美国式的深蓝色。

在选择护照颜色时，每个国家都希望通过颜色反映他们的文化或宗教信仰。伊斯兰国家往往偏爱绿色，德国和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成员的护照以前也是绿色的。

据一些专家估计，较暗的颜色会更受欢迎，因为它们耐脏，并能突出纹章，而且看起来更加正式。因为同样的理由，很多国家警察的制服也是深色的。国际刑警组织是一个极少数有签发护照权力的国际组织，它新发行的旅行护照是黑色的。联合国的护照颜色，和其维和部队的头盔颜色一样，都是太平洋蓝色。

也有颜色搞笑的护照存在。在瑞典和荷兰，如果有人丢失了自己的护照，那么紧急签署的旅行护照是粉红色的。这大概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处罚措施。

（轩　轩摘自《世界博览》2012年第17期）

偏是一个农民，偏偏在我们学校拾馒头呢！

我无心听老师和家长的谈话，随意将目光投向窗外。天哪！父亲，我那拾馒头的父亲正站在教室外面一丝不苟地聆听老师和家长们的谈话，他的黑棉袄上落满了厚厚的积雪。

我的眼泪顿时哗哗地流了下来。我冲出教室，将父亲拉进来，对老师说：“这是我爹。”一下子掌声雷动……

回去的路上，父亲仍挑着他捡来的两桶馒头和饭菜。父亲说：“你其实没必要自卑，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以后，同学们再也没有取笑过父亲，而且都自觉地将剩下的饭菜倒进父亲的大铁桶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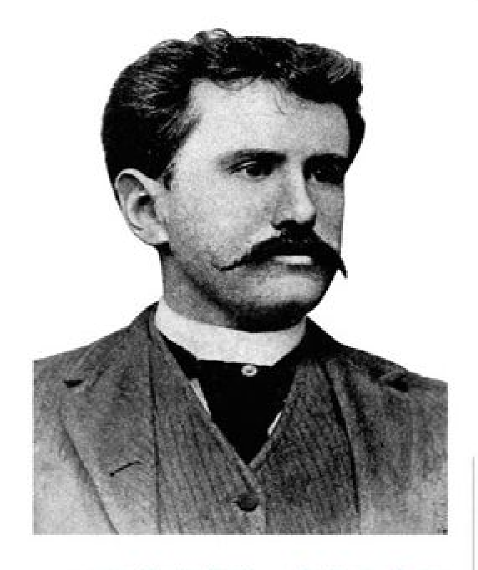
1997年的金秋，父亲送我来省城读大学。我们乡下人的打扮在绚丽缤纷的校园里显得那么扎眼，但我却心静如水，没有一丝被人嘲笑的忧虑。我明白，在这个世界上，歧视总是难免的，关键是自己要看得起自己。正如父亲说的那样：“别人的歧视都是暂时的，男子汉，只要努力，别人有的，咱们自己也会有。”

（邓长青摘，李小光图）



这时一种精神上的感慨油然而生，认为人生是由啜泣、抽噎和微笑组成的，而抽噎占了其中绝大部分。

——《欧·亨利短篇小说集》



欧·亨利：曼哈顿的囚徒小说家

◉周　斌

圣诞节的夜晚，穷街陋巷里的一套公寓，当钟表指到7点钟时，麦琪紧张地等待着丈夫的归来，她卖掉了唯一令她自豪的一头秀发，只为给丈夫的祖传金表买一条相配的表链作为圣诞礼物。但她不知道，迈着疲惫脚步回家的丈夫已经卖掉了金表，只为买下那套她做梦都想要的发梳。当麦琪为丈夫打开房门……

这是短篇小说《麦琪的礼物》的高潮段落，自从被收入中学语文课本后，其中的意外与感动，早已经成了很多人青春记忆的一部分。

对于这篇故事，许多人都能脱口而出作者的笔名——欧·亨利，他创造的"欧·亨利式结尾"令他享誉世界，但是很少人知道，支撑"欧·亨利"这个笔名的是一段充满了悲情与绝望的人生。

唱了三年小情歌

1862年，在秋风暗袭的9月，欧·亨利出生在美国中部北卡罗来纳州的格林斯伯勒，父亲是一个酗酒的医生，生活混乱没有节制，母亲在他3岁时因结核病而去世。贫穷令欧·亨利读完高中后就被迫辍学，在叔叔的药房里学习当一名药剂师。欧·亨利认为这份学徒工既伤自尊又无聊，但不得已干了5年。

1884年，22岁的欧·亨利来到得克萨斯州的首府奥斯汀，在那里他干过歌手、戏剧演员、药剂师、绘图员、记者等很多职业。最令他感到畅心快意的是他遇到一个名叫阿索尔·埃斯蒂斯的17岁姑娘。未成年的阿索尔还在上中学，但是被爱神射中了的欧·亨利管不了那么多，天天抱着吉他和曼德琳对着阿索尔唱情歌。

1887年7月1日夜晚，被欧·亨利的小情歌纠缠了整整3年后，刚刚参加完中学毕业典礼的阿索尔迫不及待地拉着欧·亨利冲向奥斯汀的一位牧师家，请他证婚。

知道女儿的疯狂行为后，阿索尔的母亲非常愤怒，她本来希望女儿钓个金龟婿，没想到女儿就这么轻易跟着一个穷小子跑了。婚后，欧·亨利与妻子阿索尔生活美满，虽然贫穷，但是妻子热情地赞美欧·亨利偶尔展露的文学才华。在妻子的鼓励下，欧·亨利的文字在结婚当年就登上了当地的一家报纸。

逃亡到洪都拉斯

婚后第二年，欧·亨利的幸运好像用完了。

他的儿子在襁褓中就夭亡了。家庭的重担令欧·亨利不得不放弃写作，去寻找一份薪水更多、更稳定的工作。1891年，他成功地在奥斯汀第一国民银行谋到了一个出纳员的职位。

欧·亨利对这份工作心不在焉，这令他屡屡遭到顾客的投诉。1894年欧·亨利被联邦银行检查员发现其负责的账目错误，不得不辞职。

回到家，不甘心的欧·亨利决定大干一场，他花了250美元雄心勃勃地买下奥斯汀一家当地周刊杂志，将它更名为"滚石"。欧·亨利的《滚石》与音乐无关，他要把它办成一份幽默杂志。欧·亨利一人身兼数职，既当编辑又当出版商，自己写文章，自己画插画。

但是这份事业欧·亨利只坚持了一年，就不得不承认自己完全失败了。他将这份杂志卖回给原来的股东，自己应聘到《休斯敦邮报》工作。他既当记者又当专栏作家，十分劳累，每周的工资却仅有15美元。

《休斯敦邮报》的工作刚刚



有了起色，欧·亨利却突然接到法庭的传票，被告知因为两年前的银行账目问题他受到盗用公款的起诉。随后，欧·亨利被暂时关押起来。

岳父慌忙将他保释出狱。在出庭受审的前一天，这个本来并不严重的诉讼却令欧·亨利崩溃了。他被自己出类拔萃的想象力吓坏了，未来丢人现眼、身陷囹圄的可怕生活场面一直折磨着他，欧·亨利逃跑了。他一直跑到了中美洲的小国洪都拉斯才停下来。在洪都拉斯，欧·亨利开始写他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白菜与国王》。

狱中狂写短篇小说

1897年2月，爱妻阿索尔在结核病的折磨下快要支撑不下去了。得知这一消息后，欧·亨利不顾一切地赶往奥斯汀。到达奥斯汀的那一刻，等待他的是意料中的拎着手铐的警察。

为了让他与爱妻见面，欧·亨利的岳父再次花钱将他保释出狱。5个月后，欧·亨利的挚爱——妻子阿索尔·埃斯蒂斯合上了眼睛，死于结核病。

1898年2月，欧·亨利被陪审团认定有罪，被法官判处5年有期徒刑，被发往俄亥俄州看管严密的联邦监狱服刑。

欧·亨利唯一的女儿搬到了匹兹堡，跟着外祖父母一起生活。为了供女儿上学，狱中的欧·亨利开始认真写作，他选择写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写作时间不长，发表的地方也很多，关键是可以很快拿到钱。早年的丰富经历，特别是在银行的工作为他提供了灵感，《一笔通知放款》《圣罗萨里奥的两位朋友》等短篇小说写的都是西部银行里的故事。欧·亨利对银行没什么好印象，在名篇《黄雀在后》中，他把金融家形容成不用亲自抢、骗，却能利用金融手段盗骗钱财的坏蛋。

1899年12月，“欧·亨利”这个笔名第一次出现在《麦克吕尔》杂志的圣诞专号上。这个笔名其实是法国优秀的药剂师艾蒂安·欧西安·亨利名字的节略。启用笔名，一来是为了向女儿隐瞒自己在服刑的真相，他骗女儿说他在外地做生意；二来冠以笔名，就很少有人知道作者是个犯人了。

此后几年，大量的优秀短篇小说以“欧·亨利”这个笔名出现在报刊上，欧·亨利开始为读者所关注。

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1901年，在服刑3年零3个月后，欧·亨利因在狱中表现良好而提前获释，他第一时间跑到匹兹堡与女儿团聚。次年，为了离杂志社和出版商更近一些，他移居纽约，成了一名职业作家。

此时的欧·亨利已经年届不惑，虽然往日温馨家庭的欢乐时光仍然历历在目，但是看多了生活的阴暗面后，欧·亨利已经成为一个悲观主义者和相信宿命的人。

对于欧·亨利来说，写作已经不像他第一次提起笔时那么令他激动，此时的写作更像是一种情感的宣泄和家庭的义务。欧·亨利日夜不停地写，而且写作速度非常快，也极少修改。欧·亨利曾说过：“一篇小说一旦开了头，我就非得一口气写到底不可，要不然就再也写不下去了。”

在纽约，欧·亨利写了上百篇短篇小说，其中包括《麦琪的礼物》《警察与赞美诗》《二十年后》和《带家具的房间》等名篇。这些短篇小说的主人公往往都是繁华都会和西部乡村里普普通通的“小人物”，就像《麦琪的礼物》当中那一对愿意为对方付出一切的爱侣那样，他们在生活的绝境中依然能心怀善意，温暖别人。欧·亨利的小说笔调幽默，善于使用双关语，有吸引人的情节和文笔，而且小说的结尾都是“出乎意料而又合乎情理”的“欧·亨利式结尾”，这让他很受读者欢迎。他名利双收，被誉为“曼哈顿的桂冠诗人”。

成功后的欧·亨利却染上了他父亲的恶习——酗酒，而且赌博，迟到的幸福被他挥霍一空。

他每天要喝将近两斤威士忌，经常一周用6天喝酒、赌博，在第七天才匆忙花一天时间写一篇短篇小说，然后交给杂志社发表。1908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城市之声》，并且创作了一部名篇《最后一片常春藤叶》。小说中，穷画家琼珊得了重病，在病房里看着窗外对面墙上的常春藤叶子不断被风吹落，她认为最后一片叶子的凋谢代表了自己的死亡，她即将失去求生存的意志。一个老画家得知后，在夜里冒着暴雨，用心灵的画笔画出了一片“永不凋落”的常春藤叶，让琼珊重拾生存的勇气，对生命充满希望，但老画家自己却因此患上肺炎，去世了。

这个故事感动了无数人。此时，长年写作的劳累与无节制的生活也使欧·亨利的身体受到严重损伤，他在写作中倒下了。1910年6月5日，他死于酗酒造成的肝硬化。

欧·亨利被安葬在北卡罗来纳州阿什维尔。他没有为女儿留下什么财产，只留下了一部长篇小说和几百篇短篇小说。他死后声誉日隆，与法国的莫泊桑、俄国的契诃夫一起被人们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巨匠”。

（梁衍军摘自《文史参考》2012年9月上）





陈设一个家

◉吴念真

一

小梁到现场的时候才发现整个事情制片组根本还没搞定，因为才一进门，屋内就传来一个老太太气急败坏的声音："你给我出去哦！不然我要泼尿哦！"而他才开口说："欧巴桑，我是电视台……"里头就已经飞出来一个玻璃罐子，并且在他脚前碎裂，一阵恶臭也随之飘了过来。

他仓皇地逃到屋外打手机，没想到电话接通之后制片也是一阵破口大骂："你活该！我不是跟美术指导说过，去之前先找里长吗？蠢！"

还好这个位于山区的村落不大，走着路看到远处有人在菜园除草，彼此隔空吼叫两三句之后，小梁就已经找到里长了。

里长带着他再度走向那个地方时，小梁才仔细地观察四周的风景。他发现举目所及大部分都是杂草丛生的田地，零落的房舍不是被弃置、失修，就是大门深锁，完全符合剧本里头所描述的：一个人口外移严重、只剩少数老人独居或相依为命的萧条小村落。

里长跟小梁说，他跟制片建议用老太太的家当场景的主要理由是："你们付一点租金，让老太太口袋里有点钱，必要时可以用……也是功德！"

他说老太太的命运很坎坷：先生早年是矿工，五十多岁的时候肺开始不好，六十岁不到就过世了；儿子是货车司机，很孝顺，没想到几年前却出车祸死了。

媳妇领了保险金带着孙子要离开时，村里的人都骂，老太太反而替媳妇说话，说这样对孙子才好——"去都市把书读高一点，才不会像祖父和爸爸一样，用命换饭吃！"

过去的几年，老太太辗转于各个建筑工地，靠帮人家煮三餐过日子；几年前身体不好之后才回来，靠领政府的低保过日子。

二

因为有里长陪同，小梁总算进到那间异味扑鼻的屋子里，见到那个几乎活在杂物堆里的老太太。

她七十多岁，苍白、瘦弱，一头灰白夹杂的乱发，双腿好像都已经没力气了，只能靠着助步的铁架在有限的范围里活动。或许正因为这样，她才把所有生活必要的用品和她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全部集中堆在她房间内外，包括瓦斯炉、碗筷锅盆，以及一个幼儿使用的、天鹅造型的便器。

不过，看到小梁时，她倒是和善地笑着跟他道歉，说村子里很少听见年轻人的声音，之前有几个年轻人来到她家里，结果——"好像都是吃药的，不是来偷就是来抢，连铁门都整个给我拔去了！"

里长问她："你是用什么'武器'丢这个少年的？"

"一罐没吃完的酱菜啦，早上要吃的时候才知道都长霉了。"她有点自责地说，"我哦，会被雷公打！"

那天傍晚小梁回到制作组时，制片走过来，还没问他场景的状况，倒先说："你掉到厕所里啦？怎么一身尿骚味？"可也没等小梁回话，制片就又被叫走了，因为要演独居残障老人的女演员好像在发飙。小梁听见她在办公室的那头大声说："这种造型不是在糟蹋人吗？拜托哦，你们这样乱搞，我的形象到底还要不要了？"

也许被"形象"这两个字提醒了，小梁忽然觉得那演员从里到外一点也不像她所要扮演的角色。别的不说，光那张脸就一点也不写实——老太太的脸有生命真实的痕迹，像古迹；而女演员的那张脸任谁





报复

◎李冬梅 编译

一个男人坐在家里，一副得意洋洋的样子，因为今天是他女儿十八岁生日，这是他最后一次向他前妻支付女儿的生活费了。他兴奋地给女儿打了一个电话，女儿很快如约而至。他把已经签好的支票递给女儿，说："孩子，你把这张支票转交给你妈妈，告诉她，这是她能从我这里拿到的最后一张该死的支票了，以后她别想再从我这儿得到一分钱了。而且我请你帮个忙——好好观察一下你妈妈听到这句话时的表情，然后回来告诉我。"

女儿拿着支票走了。这个男人边等着女儿回来汇报消息，边幻想着前妻听到女儿转达的话时义愤填膺、伤心欲绝的表情。

一会儿，女儿回来了。这个男人迫不及待地问："你妈妈说什么了？"

女儿说："我妈妈听完我说的话后一阵大笑，然后说，她一直等待着这一天的到来呢。她现在终于可以告诉你了，其实我真正的父亲根本就不是你！"

（孤山夜雨摘自《讽刺与幽默》2012年9月7日）

都看得出是当年曾经花钱拉过皮的，而今却"加速折旧"，逐渐崩垮，像被弃置的人工造景。

三

几天后，小梁带着布景师傅到现场估价的时候，老太太已经被转移到隔壁村子的一家民宿暂住，而钥匙还在她身上。

民宿的人似乎体贴地帮她梳洗过，加上人在清爽、明亮的房间里，所以比起几天前，老太太简直判若两人，此刻的她就如同我们在现实或记忆里所惯见的那个形象鲜明的阿嬷。



她把钥匙交给小梁后，忽然拉起他的手说："你都没在吃啊？手上都没肉！"然后便是一长串的唠叨，说以前工地的年轻人也一样，"顾玩不顾吃"。接着她说屋子里哪边有一瓮她做的咸菜，"可以拿出来跟三层肉一起煮，要吃的时候热一下就好"。她还说："橱柜第二层有一罐豆腐乳，很好吃哦，早餐可以配稀饭，如果不嫌麻烦的话，可以搅碎，买一些鸡翅一起卤，知不知道？"

离开民宿之后，小梁忽然把车子停在路旁大哭起来，布景师傅问了好久，小梁才说他只是想到了他彰化永靖的阿嬷。

小梁说每次回永靖，阿嬷同样也是搬出一堆瓶瓶瓮瓮，非得把车的后备箱塞满了才罢休，她同样也会仔细地交代爸妈，哪一瓶哪一罐是她精心特制的，什么东西煮什么东西好吃……

"可是，"阿梁突然提高声调说，"你知道吗？我爸妈根本不吃那些东西！嫌那些东西不健康，趁年终大扫除，全部扔进垃圾车！这还不要紧，阿嬷打电话来问好不好吃的时候，他们竟然还会骗她说：'好好吃哦！连朋友跟我们要都舍不得给呢！'我觉得……我们好贱！你不觉得吗？"

小梁讲完之后，车子里一片沉默。

四

那出戏进行得波波折折，最大的问题就是那个女演员，除了意见多、姿态高之外，她也许太在意自己的"形象"了，所以每次化装都让剧组停摆、枯候好几个小时，最后制片不得不痛下决心换人，而且还在众人面前非常沉痛地说："演艺界最难伺候的就是这种老是活在过去风光岁月中的过气演员！"

不过，开拍延宕反而让小梁暗中庆幸，因为依原先的规划，必须在一星期内结束的改景和陈设作业，他竟然花了十几天才完工。

开拍前夕，当制片和美术指导到现场验收的时候，几乎所有人被吓了一大跳。

他们发现整个场景根本不只是修改、陈设而已，而是被近乎永久性地重建和装潢过。

原本漏水的屋顶被换上了全新的水泥瓦，然后再配合拍摄需要做旧。屋里的样子的确是照图施工的，但看得出用的全是真材实料。更夸张的是连根本拍不到的厨房、卫生间也全部被翻新了，甚至还装上专供行动不便的人使用的钢架。

当美术指导看到墙边一个不锈钢的矮架时，忍不住问："这干吗用？"小梁回答说："阿嬷做了很多好吃的咸菜、豆腐乳什么的，以后就有地方放了。"

最后制片说话了："你怎么高兴、怎么搞我没意见，但是，预算就是预算，你别想找我多报一毛钱。"

据说小梁是这样回答的，他说："我知道，帮阿嬷陈设一个家的钱，我自己负责。"

（张建中摘自译林出版社《这些人，那些事》一书，何保全、于泉滢图）

失独者

◉李佳蔚

57岁的笛妈，说自己4年前就“死”了。

2008年5月，她唯一的孩子——女儿笛尔，在公派美国读博期间遭遇车祸，不幸去世，生命永远停在了25岁。

笛妈和丈夫随女儿一起“死”了：“埋葬了女儿，也埋葬了自己。”

他们成了失独者。

失独者，一般是指失去独生子女的中老年父母。他们的年龄大多在50岁以上，几乎失去生育能力，人到中年，遭遇白发人送黑发人的人间悲剧。

据专家推算，1975年到2010年出生的2.18亿独生子女中，有超过1000万会在25岁之前死亡。这意味着有2000万名父母，在中老年时期失去唯一的子嗣，成为老无所依的失独老人。

笛妈和丈夫的命运，是这2000万失独者命运的缩影。

“永远在一起”

没有女儿的消息，足足有3天了。

自从女儿去美国读博，每一天，不管多晚，母女俩都要聊上几句。听到女儿的声音，笛妈觉得安心。

2008年5月初，女儿的第一个学期刚结束，改好的论文传回了国内，就相约和几个同学去大峡谷玩，放松一下。

第二天，女儿没打电话来。笛妈给女儿老师打电话，老师宽慰她：“别想那么多，兴许年轻人玩高兴了，忘了呢。”

“心慌。”笛妈不知道干什么好。

她记起在首都机场告别时，女儿抱着她，说：“妈妈，别担心，以后家里有我呢。”

压住打转儿的泪珠儿，笛妈抱着女儿，说：“妈等你！”

想起这些，笛妈的心，稍稍安稳了些。

电话终于等来了。美国警方的电话，直接打到了家里。笛妈不敢接电话，丈夫也不敢接。丈夫的表妹接了电话——笛尔遭遇车祸，去世了，需父母来处理后事。

笛妈感觉一下子掉到了十八层地狱：“完了。”

丈夫身体不好，笛妈一个人去了美国。

大约两周后，笛妈从美国回到了沈阳的家，她“抱回”了女儿一盒骨灰。

北京八达岭陵园，笛妈要把女儿埋在这里。

“八达岭，寓意四通八达，不管从哪个方向回家，都方便，她会喜欢的。”笛妈抽泣起来。

这是一块没有照片的墓碑。

黑色大理石泛着冷光，从左到右，并排刻着丈夫、女儿和笛妈3个人的名字，右上角有一行小字：“永远在一起。”

“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是笛妈和丈夫唯一的人生寄托。

笛妈和丈夫都经历了文化大革命，学历是小学四年级，他们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

1983年，他们的女儿出生。

在此3年前，国家以公开信的形式，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独生子女时代的序幕由此拉开。

生完女儿10个月后，笛妈必须向工厂交一份已经在体内装上节育环的医院证明，否则就不能上班。一旦被发现怀孕，会有人陪着去医院，强制堕胎。

在计划生育政策实施最严格的时候，一旦违规即被开除公职，而那个时候，几乎所有企业都是国家的。

生第二个孩子，在当时的笛妈看来几乎不可能。准生证、出生证明、户口……违规的话，什么证也办不下来，“没有证就不许你生”。

“就是偷偷摸摸生了，这么长时间不工作，你去哪里了？不

给你发工资，不给你涨工资，你怎么活？”笛妈自问自答，“不能活！”

笛妈从年轻时，就一直尽量理解国家。她还记得，当时有专家说计划生育是一个两难的选择：“两害相权取其轻。”

“不计划生育，对国家有害，对民族有害；计划生育，对一部分家庭有害。”笛妈抬起的双手，像一个天秤的两端，上下浮动，“它是有风险的，一个0.54%的风险，说不定就落在谁的身上，这个概率是存在的。”

笛妈的双手陡然垂下，说：“我就是概率中的一个。”

女儿上高中之前，笛妈和丈夫都在本溪工作，为了让女儿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他们把女儿放到沈阳，让爷爷奶奶照顾。这样一来，他们只能两个星期见一次女儿。

2001年，女儿考入了大连理工大学数学专业。

“本科4年就只是入门，根本不能算学数学，妈，我要读博士。”

笛妈的声调提高了一些：“这才是我女儿！”

小学、初中、高中，每一次升学考试，女儿都是想考哪所学校就能考上哪所，可是笛妈的脸上几乎不会流露出任何的兴奋：“压着，哪怕是孩子考上大连理工，怕孩子骄傲。”

她想等女儿博士毕业归来，把这么多年攒着的表扬一下倒出来。

她再也没有机会了。

“没了脊梁骨”

笛妈和丈夫的生活完全被摧毁了。

笛妈不敢跟邻居说话。下楼前，先悄悄打开房门，竖起耳朵仔细听楼道里有没有人，没动静时，飞一样跑到楼下，买完菜，再赶紧跑回来，像做贼一样。

大街上，遇到一个年轻时同一工厂的工友，对方热情地和她拉家常。聊到孩子，笛妈一下子就蒙了，胡乱嘟囔了几句，甩开工友，掉头就走。

“没了孩子，就没了脊梁骨，”笛妈惧怕接触原来生活里的一切人，“我现在看人不敢看别人的脸，只看别人下半截。”

她换了家里的电话号码，换了手机号码，几乎切断了与之前所有认识人的联系。

她觉得自己已经“死”了，跟孩子一起死了，没有了灵魂——“现在是行尸走肉。生活是孤立无援的，心态是苟且偷生的。”

2010年，笛妈和丈夫以一种决绝的姿态与过去告别——卖掉房子，搬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去。

她感觉别人看自己的眼光不一样，究竟哪里不一样，笛妈说不出。

有时，她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心态“不健康”，可她确信这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保护”。曾经，上海一个失独者的团体相约一起吃年夜饭，去酒店订桌时，老板知道了他们的情况后，拒绝了这群抱团取暖的人，因为他觉得这样“触霉头、断子绝孙的人，影响生意”。

断——子——绝——孙！这几个字，像刀子一样扎进笛妈的心里，血流出来，生疼，她却无法喊出一字一句。

“死了算了。”笛妈不止一次地想要死。

坐在屋子里，看着熟悉的家具，她想起女儿；到女儿睡过的床上躺一会儿，她又想起女儿。偶尔看电视，不小心碰上一个娱乐节目，她在心里骂自己：你怎么能看娱乐节目呢？怎么能看招笑的节目呢？你应该去死！

“眼泪一水缸都装不下”

“我差点死了。”电话里，丈夫哭出声来。

笛妈去美国处理女儿后事时，接到了丈夫从沈阳家里打来的电话。

一天，独自在家的丈夫突然就晕过去了，不知什么时候醒了，全身都是汗。他挪到沙发上，躺下，又昏过去了。醒过来时，丈夫发觉浑身上下水拉拉的，想去卫生间擦洗一下，再次昏倒了。丈夫这次昏过去的时间更长，再醒来时，已经不知道过去了多长时间。

笛妈一下子觉得特别恐惧：“无助，一个是老无所依，精神上的，还有一个是生活上的——人得活啊。”

以前丈夫很少做家务，现在，笛妈有意地让丈夫买菜、做饭、洗衣服。她得为那一天做好准备，防着那一天冷不丁地到来。

自从女儿去世，笛妈的头发有3/4已经变白了，丈夫的头发已经全白了。

每次说到这儿，丈夫就梗起头来：“你死了，一分钟之内，我也死！”

她觉得自己比丈夫坚强，有责任照顾好丈夫。丈夫曾经对她说：“这几年，我们俩的眼泪能用缸装了，一水缸都装不下。”

她听说过，有些失独家庭，女人丧失了生育能力，丈夫不想无后，就撇下妻子，组建了新的家庭。

“我们永远在一起。”笛妈说。

自女儿走后，过年时，笛妈和丈夫从不吃饺子，炒个大头菜或者大白菜就过去了。

第一个春节，笛妈在美国处理女儿的后事，丈夫一个人在沈阳，两人忘了还有过年这回事儿。第二个春节，临近年关，鞭炮声渐渐多起来，笛妈听着鞭炮声，“像炸自己的心一样”，看着别人家欢天喜地，“真的要疯了”。

她和丈夫仿佛是被鞭炮惊着了的动物，需要一个地方躲起来。

“我们恨这些年啊、节啊，怎么现在节越来越多了？”

没有希望的愿望

经别人介绍，笛妈知道了有这样一个QQ群，群里都是和自己遭遇一样的家长。死亡，是这个群里并不避讳的话题。

“不怕死。”一个75岁的失独者，怕的是死得不痛快，“生病需要人伺候，没人啊！我祈求和儿子得一样的病，一下就没了。”40岁的儿子在他70岁那年因为心脏病猝然离世。

笛妈则想把自己饿死在床上。

“失独家庭的问题，就像身上长的瘤子，越掩盖，越腐烂。你要给它治疗，开刀手术，”笛妈担心自杀对国家形象影响不好，“它落下一个疤，但是它不会侵害到你的健康肌体。”

在《计划生育法》第四章第二十七条里，写着：“独生子女发生意外伤残、死亡，其父母不再生育和收养子女的，地方人民政府应当给予必要的帮助。”这条法律，自2002年9月1日起正式施行。

笛妈几乎脱口而出第二十七条的具体内容。“‘帮助’不是责任和义务，可以帮也可以不帮，帮你是人情，不帮你是道理。”

她又提高了声调：“政府不帮我们，谁帮我们?”

包括笛妈在内的失独者，最怕的是老无所养。

笛妈每个月有2000多元的养老金，丈夫还没退休，两人的钱加起来，能够维持两个人在那个辽北小城的基本生活。

不过，笛妈说，失去了一个孩子，就等于失去了一群孩子，他们的养老成本要比普通人高。“女儿在，她就会有工作单位的同事，有同学，以后她还会找对象，结婚，她给我们带来的人脉资源，会给我们带来帮助。”笛妈说，“看个病，只有钱不认识人也不行啊!”

在失独者QQ群里，有家长说，全国的独生子女家庭都在走钢丝，就看谁掉下来，我们就是从钢丝上掉下来的人。

此话一出，活跃的群聊顿时静下来。

他们通过网络商议，希望得到来自国家的帮助。

最近一次寻求帮助是在2012年6月5日，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从各省市联合来京，向国家计生委申请补偿。

“希望国家为我们建一个统一的养老院，我们拿出工资和退休金的80%作为经费，剩下20%零花。”

“国家要把‘常回家看看’列入法律，可是对于失独老人来说，‘谁回家看看’是政府的责任，我们不能被当做空气一样。”

“作为公民，我们对国家问心无愧，做到了国家要求做的一切，我们建议建廉租房，也是替政府着想，住在一起我们可以互相帮助，不给政府添麻烦。”

“最主要的，我们希望相关部门出台相应的制度和法规，明确管理失独群体的机构，让我们知道出了问题该去找谁——我们没了孩子，不能让我们再成为没有妈妈的孩子……”

在跟计生委领导座谈时，一个年纪最大的失独父亲说：“我71岁时就来找你们谈过这个问题，你们没有解决；现在我又来谈，我不想3年后这个事情还是没解决，到那时候我可能就是一张相片了……”

一些人显然等不到那天了。哈尔滨一对失独夫妻，妻子住在医院普通病房，丈夫住在传染病医院；重庆一名失独母亲的生命已进入了倒计时，生病的老公自顾不暇……

“要是女儿在，该有多好啊!”每次听到这些消息，笛妈总忍不住这样想。

她很少梦到女儿，4年多时间里，“梦到过三四次”。

一次是2010年5月22日，第二天，她就要和全国各地的失独者代表去国家计生委。梦里，女儿还是高中时的模样，参加体操比赛拿了冠军。女儿一手举着奖牌，一手握拳，冲她喊：“妈妈，加油!”

她一下子就醒了，黑暗里，瞪着眼睛，泪淌下来。

2012年7月10日这天傍晚，北京的天下起了瓢泼大雨，砸在地上，激起一阵水烟儿。赶去和失独朋友聚会的笛妈，撑一把白底蓝花的伞，一个人立在马路边上。

一辆、两辆、3辆、4辆……一个多小时里，20多辆出租车呼啸而过，笛妈的手，抬起，又落下。雨水几乎打湿了她的整条裤子。她一手举着雨伞，半蹲着，挽起裤腿，一阵雨随着风直接浇到了她的半边身子上。

她不放弃这次聚会，继续在雨里等车：“只有和他们在一起，我才会感到快乐。”

一辆出租车再次呼啸而过。“我们这些年，就像在大雨里，车不停，雨不停，没太阳，”笛妈的话，盖过了雨声，“裸露又无助。”

（大浪淘沙摘自《中国周刊》2012年第9期，文中笛妈、笛尔为化名，本刊有删节，李晓林图）

关于《老娘的地头力》一文插图的说明并致歉

《读者》杂志社美编约我为2012年第17期杂志《老娘的地头力》（文作者：王育琨）一文创作插图，我上“百度”搜索“王育琨母亲照片”，选中了一张右下角有“weibo.com/wangyukun”（王育琨微博网址）的母亲形象的照片。这张照片没有标注作者，由此，我认为这是文作者王育琨提供的他母亲的照片。参照此照片我创作了钢笔画插图。

《读者》第17期杂志出版后，杂志社的美编给我打电话，我才知道此照片系徐金芳女士所摄。在此，向徐金芳女士致歉。

杜凤宝



每个人的局限性

◉东方小四

民国时期有许多著名的“笔墨官司”，鲁迅和林语堂、胡适等人的笔仗打得热闹，至今仍留余韵。此外还有一宗不太有名的“官司”，在傅雷与张爱玲之间。说是傅雷对张爱玲大兴攻讦，极力反对那种文坛上唧唧歪歪的旖旎之风；而张爱玲也毫不客气，在一定的场合对傅雷进行回击。依稀中也记得，张爱玲确实在自己的文字里间接而有力地说过傅雷“不懂行”。有天临睡前，我无意中拿出一本《傅雷作品》，其中正好有占了14页的长文《论张爱玲的小说》。怀着看热闹的心情，直接翻到了这一篇。谁



傅 雷

知道，我体悟到的不是热闹，而是感动。

令人吃惊的是，原来傅雷对张爱玲及其作品《金锁记》评价非常高。他说：“作家们在填补文艺作品的缺陷时，《金锁记》是一个最圆满肯定的答复，结构、节奏、色彩，在这件作品里不用说有了最幸运的成就……新旧文字的糅合、新旧意境的交错，在本篇里正是恰到好处。（《金锁记》）至少也该被列为我们文坛最美的收获之一。”

曾读过傅雷的各类文字，此文是我见过的他对单个作者评价最高的一篇文艺评论。他用了差不多7页的篇幅来剖析《金锁记》，并夸赞张爱玲这位当时很年轻的女作家。此后的7页内容，则对她的《倾城之恋》《连环套》进行了评点，同时也就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写作技巧进行了探讨。其中，对《连环套》的批评是比较严厉的，让人不由自主就想起《傅雷家书》里傅雷对于傅聪语重心长的教导。臧否之间，可见傅雷对于张爱玲的点评皆为肺腑之言，令人感动。即便在批评里，也有诚挚的赞赏与爱护。

斯人已逝，空余惆怅。张爱玲终究没有听进去傅雷的逆耳之言，心灵的窗户终究没有多开几扇。她的天才与她这个人一样，囿于一隅，因此人生的道路也越走越窄。她出走美国后，曾写过几部英文小说，天才的闪光依然令人惊叹，但题材基本没有大改变，此种才华在异域没有什么市场。及至在纽约终老，她的神奇之笔已日趋平淡，连不多的随笔和散文，也大多是平凡之作。而她本人晚年除了孤寂，还在与某种看不见的小昆虫搏斗，为此不断地搬家。如今已经有心理学者认为，这更多的是一种心理疾患，她其实是在与自己搏斗。

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局限性，青春正好、风头正健、机遇很美时，很难去面对那些直接指出我们缺点让我们难堪的人。即便内心深处知道他（她）说的也



许是对的，却也抹不下面子，只是一味逃避。最终，这个缺陷如一个返回的黄蜂，在拐角处狠狠地蜇你一下，而你再也不是过去的你了。傅雷曾经提出如父如兄才会说出的忠告，但那些在高度评价后的话语让一个正值盛景的年轻人多么厌烦啊，聪慧如张爱玲者，也会蹈此人生困境。

我们每个人身边，或是人生的机缘里，都可能遇见一两个“傅雷”。学识广博、内心慈悲、言语锋利的他，那么希望你在学业、事业及个人的修为方面少走弯路，可以“人尽其才”，但他们的表达再温厚婉转，亦令人难以接受。真相总是带刺的，我们每个人都要面对自身不完满、内心深处的弱点、看清别人总是比看清自己容易等诸多“盲点”，这也正是我们的局限性。因此，如果“傅雷”出现了，不要一味反击，不如“反求诸己”：是不是他说的正好是我们羞于承认的？要知道，不是每一个有才华、有见识的人都愿意来评价你，都愿意如父亲一般给你最真挚的扶持。珍惜他对你说过的不那么好听的话，或许这正是为你的人生打开的另一扇窗。

（林冬冬摘自《广州日报》2012年8月1日，丰子恺图）



举 报

有个广告微博发这样的垃圾信息给我："亲，新浪用户提醒您，您有一条私信来自微博活动，提示您本人获得二等奖！请登录……"

我立即举报了它，举报理由我填写的是："连行骗广告都不给我一等奖，我很受伤！"

换了台

出租车收音机里在讲一条爱心人士救助猫的新闻，记者采访了其中一位阿姨，阿姨说她领养了60只猫，家里放不下，希望有其他爱猫人士来领养一些回去，放在开水里烫一下，再放些盐，上火蒸15分钟，一碗香喷喷……听到这里我呆了，后来才意识到是司机换了台。

父亲的职业

新学期开始，儿子问老爸："'父亲的职业'一栏怎么填？写'股民'吗？"

老爸说："就写'多家上市公司股东'。"

老妈的鼓励

某天晚上想买零食吃，老妈问我："你不减肥了？"

我说："反正我有男朋友，有人要了。"

然后我妈看了我好久，说了句特励志的话："不想换了？"

最宝贵的东西

一美女在网上发帖："谁送我最新的iPhone5，我愿意用最宝贵的东西交换。"

某人见帖大喜，通宵排队买下一部iPhone5送去。

美女接过新手机，转手交给他一部iPhone4："这就是我最宝贵的东西。"

口 袋

约翰平时很怕老婆。一次老婆回娘家，约翰想出去转转，他找出那件很少穿的名贵礼服，对镜打扮好了。他摸了摸口袋，希望发现些零钱坐车，却发现有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打扮这么整齐，想去哪儿啊？"

填空题

语文考试，有道填空题：

扁鹊见蔡桓公，立有间。扁鹊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桓侯曰："寡人无疾。"扁鹊曰："_____"

有位学生填："走两步，没病走两步。"

打 车

某天去商场购物后，我提着大包小包准备回家，可是怎么都拦不到的士，我很奇怪。见前面有一位交警，我过去问："哪里可以打到车？"

交警淡定地说："离我远点儿就可以打到。"

《孙子兵法》

一对小夫妻新婚不久，妻子向丈夫埋怨："爸妈太着急了！你妈昨天又提生孩子的事，说她想早点抱孙子。"丈夫说："妈在这事上是急了点，但爸从来都不多说什么呀。"妻子撇着嘴说："爸嘴里是没说什么，但他整天抱着本《孙子兵法》在我面前晃。"

年薪制

甲："你那里待遇怎么样？"

乙："我们都是年薪制。"

甲："那你们待遇不错啊。"

乙："你是有所不知啊，每次我们要工资，老板都说等资金到了，年底一起发。"

教授与农民

教授与农民在火车上对坐。教授说："我出一题，你若不知给我5元，你出一题，我若不知给你500元，如何？"农民同意。

教授说："月亮距地球多远？"农民无言，给教授5元。

然后农民说："上山3条腿下山4条腿，是啥动物？"教授百思不得其解，于是给农民500元。农民接过钱准备睡觉，教授追问："是啥动物？"农民递给教授5元钱，接着睡觉。

最大感悟

记者问某落马官员："你政治生涯的最大感悟是什么？"答："装。"某国学大师听后大乐："中华文明博大精深，上下几千年，官场只需3位导师就高度概括了——老子、庄子、孙子，连起来读，就是老装孙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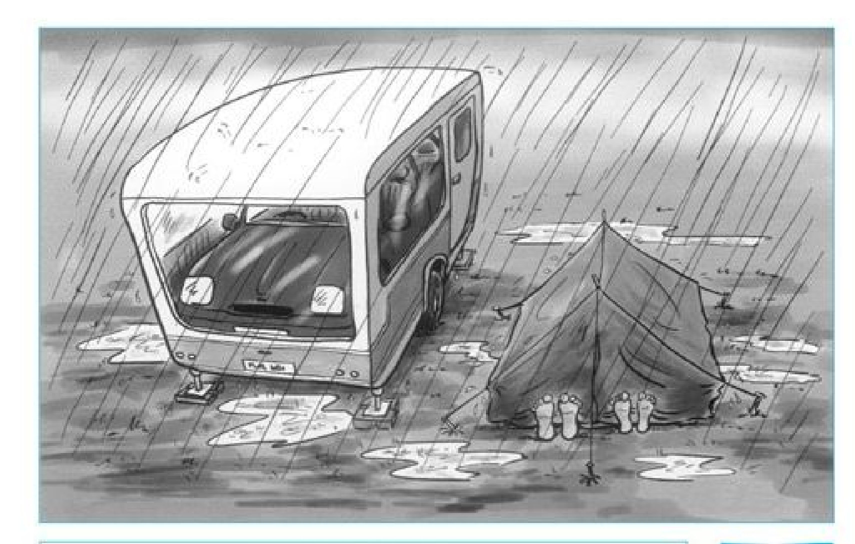
签了合同

有个人在银行门口摆摊卖煮玉米，生意非常不错，时间不长，便攒下了一笔钱。

有个熟人听到消息后，就找他想借一笔钱去做生意。

卖玉米的人对借钱的人说："非常抱歉，我在这里摆摊的时候，就已经和这家银行签了合同，我们不搞竞争，就是说银行不卖煮玉米，我呢也不提供贷款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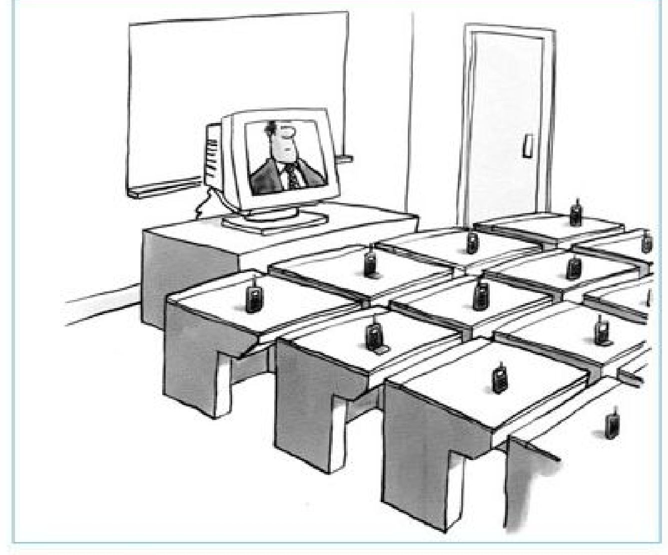
（齐齐格、郭巍、樱桃等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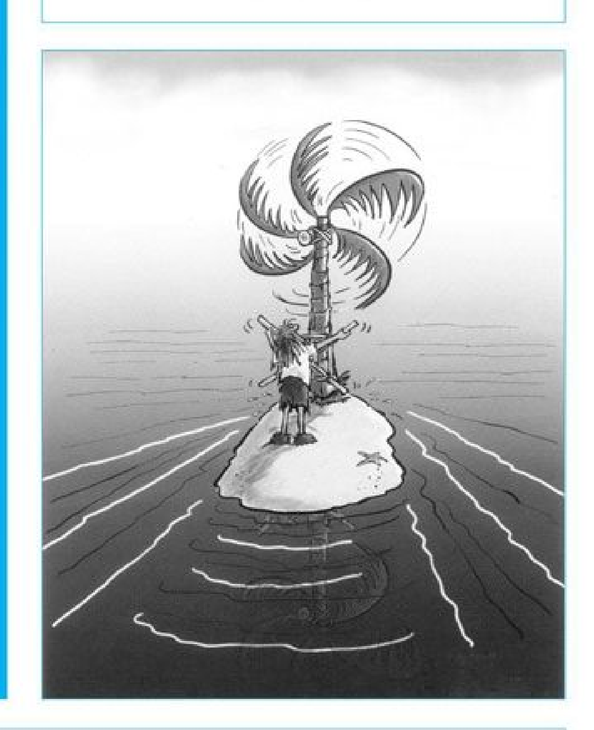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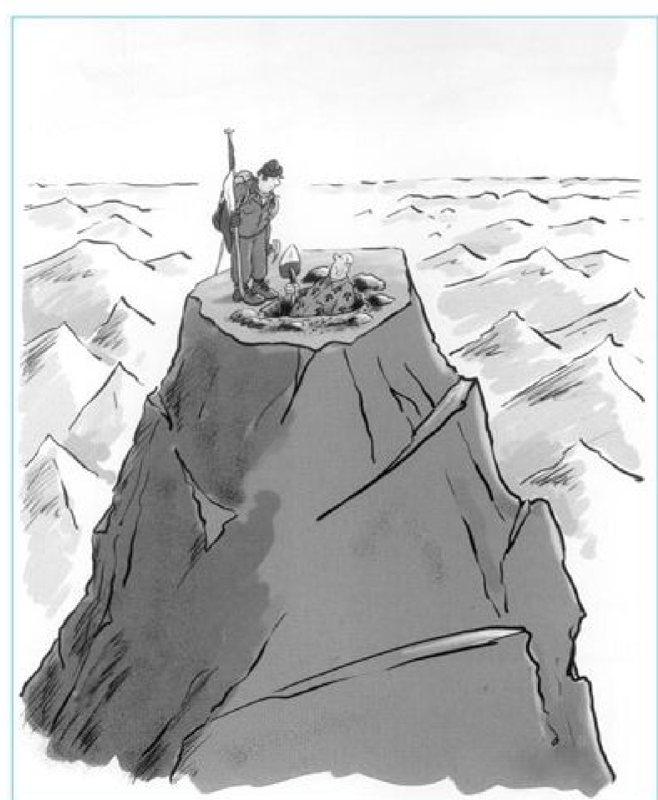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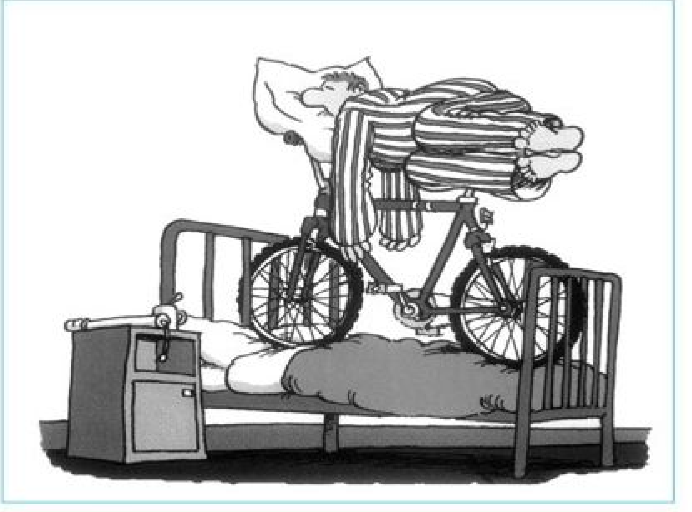
虚拟人间

◉〔英〕罗格·派威尔










聂华苓与保罗

三世情话

◉朱桂华

拒听情话的耳朵与旋风式的甜嘴

1963年，台湾，春天的傍晚。

三十八岁的聂华苓走进美国新闻处大院，她一身素装，眉宇间夹着哀怨与愁闷。过去的几十年，她一直是孤苓一朵，生于武汉，流离于重庆，又漂泊到台湾。大院里正举行一场鸡尾酒会，举杯交谈的多是诗人、作家。现场十分喧闹，身材娇小的聂华苓被热浪裹挟着飘落在椅上，任斑驳的灯光将秀气的脸庞勾勒出几分苍凉。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越过人群，将深邃的目光投到她脸上。他叫保罗·安格尔，美国著名现代派诗人，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负责人。该工作坊主持美国第一个以写作获学位的项目，为此，他正在世界范围内搜罗和邀请有才华的青年作家免费赴爱荷华学习和创作，台湾是其中一站。

来台湾之前，他读过她的作品，还试着翻译那些意象稠密的文字。他想过去跟她说话，但是几次被人打断。酒会接近尾声时，聂华苓被人拉到了保罗跟前，他便急切地说："你就是《翡翠猫》的作者？为什么不跟我说话？"她毕业于金陵大学外文系，英语流畅，回答冷而尖锐："你是主人，你也没跟我说话。"他以关切回报冰冷："你应该到爱荷华去！"她故意冷若冰霜："我不可能去！"

那时候，聂华苓的处境非常糟糕，与她相依为命的母亲刚刚病殁，丈夫六年不曾回家，她独自抚养两个未成年的女儿。当时最让她苦恼的是，她参与编辑的《自由中国》，因为刊登了触犯当局的内容而被查封，她整天被特务监控。她太需要抽离这险恶的环境，然而她丢不下女儿，当局也不会允许她出境。

冰冷的语言，最能制造距离。然而，保罗微笑着说："我要说服你去！"次日，他约她单独吃饭，送她回家。他谈她的作品，对她的《翡翠猫》《葛藤》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你跟我想象中的一样，头脑性感，身子聪明！"

这话像箭一样，穿透她的头脑和身子，留下被命中的痛楚与畅快。她就是这样的，为文字痴狂，在文字里性感。小说《葛藤》写的就是知识分子婚外恋的悲剧。但在现实中，她认为人与生俱来要被命运的葛藤缠绕，她要寻找正确解开束缚的方法。

他送她到楼下，再也不掩饰对她的一见钟情，说："你不能回家，我们应该继续走，继续谈心！"他力邀她去爱荷华："我一天都不能忍受见不到你，你先跟我去日本，之后到新加坡、菲律宾，然后我们一起回美国！"虽然心动，但聂华苓还是清醒的："我是母亲，还有丈夫，你是父亲，还有妻子，怎么可以放肆地说这些？"保罗回答："是你让我意识到生命不完整，我觉得自己也能填补你的不完整，我们应该大胆地相爱！"

他情真意切，可她是一个有着强烈中国性格的女人——隐忍，因此火辣辣的情话让她不太受用。尽管1964年出于对文学梦想的追逐，以及摆脱险恶形势的需要，她接受保罗的帮助，成功登上飞往美国的飞机，1965年，她跟分居七年的丈夫离婚，但她与保罗的关系，仍然发乎情，止乎礼。

造化弄人，保罗偏是一个有着强烈美国性格的男人——不虚伪，敢说也敢做，她愈理性他爱得愈烈。保罗的妻子玛丽患有精神病，跟保罗结婚时，玛丽隐瞒了精神病史，这使得保罗整整三十年生活在不和谐的婚姻中。为给爱争取希望，他顶着法律和舆论的压力，开始了艰苦的离婚战。

于万千变化中说不变的情话

聂华苓获得在爱荷华大学执教的工作。1965年，她创造性地提出"国际写作计划"，该计划单纯地给青年作家创造良好的写作环境，没有学位束缚。被纳入计划的人，可以前往爱荷华生活四个月至两年。这需要强大的资金支持，也面临琐碎的管理事务，这给她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和挑战。

对此，保罗一直乐观地给予支持。他会在滂沱的雨夜去接聂华苓下班，告诉她他们的未来，告诉她酝酿中的国际写作计划会迎来金灿灿的太阳。面对面，年近六旬的保罗，声音和眼神中满是对她的依恋和寻觅。

1966年，保罗前往欧洲列国搜集优秀的短篇小说，他每天说不同的语言，谈不同的话题，住不同的旅馆，劳累困顿，却坚



持每天给她写信。在巴黎，他说："我在飞机上只睡了两个小时，非常疲倦，看到你的信，立刻来了劲……这座城市十分迷人，到处都有可爱的小景，可没有你，一切都显得萧瑟冷清！"在圣路易，他说："古老的屋子美极了，圣母院就在那儿……每当我看到美好的事物却不能跟你分享时，就更想你，比如看到圣母院夜里飘荡的灯，在墙上、窗上擦出柔和的幻影，就分外地想你。我想回来在山上建一座活动的小屋，你可以来看我，我们一起吃晚餐！"在布列塔尼，他说："每天回到房中，非常想你，每次想你，都感到贴肤的温暖，好像跟你在一起……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旅行、不同的人，我可以独自应付，但在这么美、这么蛮荒的岛上，多么希望你能和我分享此刻，再见你仿佛永生永世那么渺茫，最快活的日子，将是我启程回家的那一天！"他看到路边早开的桃花，会摘下一两朵，寄给她；看到巴黎大街上时髦的衣服和帽子，也会毫不犹豫地买下来，寄给她。他嘱咐聂华苓接待他来自世界各地的作家朋友，也嘱咐这些朋友，给他心上的女人带去快乐："我保证让她给你喝最好的酒，但拜托你多逗她笑，她的笑声很好听。"

保罗于1941年接管爱荷华大学作家工作坊，即使在战乱的年代里，他也不断地在世界各地寻找有文学才华的年轻人。二十余年来，从作家坊走出多位普利策奖获得者、国家诗人、文学院士。1965年，因为贡献卓越，他被约翰逊总统任命为第一届国家文学艺术委员会委员以及华盛顿肯尼迪中心顾问。

聂华苓后来才知道，20世纪60年代初，当她在台北一边发表文字，一边遭遇政治和家庭的双重困境时，远在爱荷华的保罗就开始关注她了。他闻出了她的才华，寻踪来到台北，本只打算帮助她，却在见面那一刻真挚地爱上了她。在保罗的家里，有他写给她满怀敬意的诗——《致聂华苓》："你教我从水中取木，你把一切神奇的爱的真相指点给我……在长江与黄河之间，你把中国的心指给了我。"

原来，他爱她被长江和黄河浇灌过的灵魂，爱她的内敛与丰润，爱她身上强烈的中国性格。他是在意识到她巨大的吸引力时才意识到自我的残缺的，他因为年少的轻率付出三十年的光阴，因为与她相见恨晚，才更懂得矢志追求她。保罗是一条激情宽阔的河流，她逆流而上，去了解他坎坷而充满温情的成长经历，仿佛自己经历了一场精神旅行，她感觉真正地被滋润了。

她穿上他寄回来的新衣，给他回信："苓，是一种菌类植物，只寻松寄生。从大陆到台湾到美国，我以为自己活了三世，前世飘零，二世危迫，三世，终于找到命里的那棵松！"

1971年，保罗离婚后，她送给他一把用丝绒布包裹的家门钥匙，意寓他们真正打开了情感上的禁锢，可以自由交往。

鹿园回响三世的情话

结婚时，她四十六岁，他六十三岁。他们在爱荷华河边的山坡上筑起了自己的家，那是一栋木质结构的赭红色楼房，楼房周边是苍翠的森林，保罗在森林里喂养了许多只鹿。孩子们已经成人，鹿园成了他们两人的伊甸园。


聂华苓与保罗

他们的一天常常这样开始：聂华苓赖在床上胡思乱想，保罗端进来暖暖的咖啡，说他正在构思一首长诗，问她要不要听听。她听完后说："好极了！写！写！"保罗的眼里倏然就闪出泪花，说："别人不懂的，你懂！你和我是这般默契。"

漫长的白日时光里，也不沉闷。他们各有各的书房，一个在楼上，一个在楼下，但都对着爱荷华河。河边，保罗为聂华苓种上了杨柳树，为的是让她能在爱荷华看到中国的江南。他在楼上打字，突然停下来，喊道："华苓！"听到她答复后，打字机又响起来了。有时他不喊，而是走下楼，将手搭到她肩上，说："我只想知道，你在这儿。"

保罗在上班，聂华苓打电话过去。保罗用中国话说："喂！"她问："你怎么知道是我？"他回答："你的铃声里透着温柔！"保罗肚子疼，医生问他有没有过痉挛史，他回答："有过，就是在遇到华苓的那一刻！"保罗和聂华苓参加朋友聚会，他不断伸长脖子找她，他对朋友说："我的脖子上有一颗定时炸弹，见不到华苓就会爆炸！"他和她坐在靠河的长窗前聊天，聂华苓说："快看，一只红鸟飞上了橡树！看那边，那只鹿走出树林的姿态像娴雅高贵的公主！"保罗不看鹿也不看鸟，看她的侧脸，说："我真喜欢我们的生活。"

他带给她的爱，像孩子一样热烈纯真，没有丝毫的暮年气息。而聂华苓依然是中国的聂华苓，她坚持用汉语写作。保罗说情话时，她会微笑和脸红。她不那么主动示爱，却把他的日常生活





安排得妥妥帖帖。她给保罗留言："以前我认为相爱很难，对人有刻骨的感情更难，如今我深深地知道，真正的爱情，就是两份孤独，相护，相抚，喜相逢。"

1990年的除夕夜，鹿园冰雕玉琢，红楼里一炉红火。保罗为聂华苓斟了酒，说："华苓，祝我们俩健康快活！我要再重复一遍——和你一起的生活，真是好，没有多少人有我这样的生活。我还要重复一遍——你的脑子很性感，身子很聪明！"六十六岁的聂华苓笑得像一朵怒放的花——她老了，他还是把她当宝，这种日子，可真过不够！

遗憾的是，这是两人相处的最后一个除夕。1991年3月22日，他们启程前往欧洲，打算去见作者，去领波兰政府颁给他们的文学奖，去接受捷克总统哈维尔的接见。在芝加哥机场，保罗突然发现拿在手里的爱尔兰鸭嘴帽不见了，那是聂华苓送给他的圣诞礼物。他十分焦急，来来回回地找，直骂自己笨蛋！他找到了，立刻转悲为喜，心情还没平复下来，他说："我去买份《新闻周刊》。"他转身走向转角的小店，却再也没走回来。聂华苓找到他时，他躺倒在书报摊前的地上，没了知觉。

聂华苓失去了保罗，起初还没觉得天塌地陷，她以为自己做好了失去他的准备。然而，当她独自回到爱荷华，在山脚下想起无数次跟保罗回家，保罗远远地望着红楼说"我真喜欢我们的家"时，巨大的痛楚开始袭来。她走进家门，看到他养的鹿上前来迎接，种的茑萝在风里摇曳；她走进屋子里，看到他亲手为她做的黄色书桌，上面放着他的诗集《中国印象》，其中有一首是《想到我会死在中国》，他动情地写道："在那迷茫和苦恼的时刻，我想，中国啊，您把美丽的妻子给了我，我在暮年，只好把可怜的骨头给你！"在《中国》这首诗中，他这样欢天喜地地描写1980年的中国："现在生命飞过中国像一只鹤，现在生命像雨水向中国洒落，现在生命像金黄的麦穗在中国生长，现在生命洋溢在中国城市的街道上，现在生命向中国滔滔流去，又响又急，现在生命就是中国，死亡都成为过去。"

爱一个女人，并将对她的爱扩大到爱她的国家和民族，这是一种怎样深沉的情感啊！她跟他相处一世，他的爱照亮了她的三世，也照亮了她身后魂牵梦绕的故土。

他晚年一直致力于国际写作计划，继1979年邀请萧乾访美后，1980年是艾青，1981年是丁玲，1982年是王蒙，1983年后是王安忆、茹志鹃、陈白尘，汪曾祺、余光中、冯骥才、北岛、苏童、刘恒、李锐、迟子建等中国当代著名作家，都从该计划里获益良多。

12年后，聂华苓走出悲痛，写就传记《三生三世》，隔着时空回忆保罗。2012年5月，聂华苓被南京大学评为"十大杰出校友"之一，入选理由是：她是国际写作计划创始人，是"世界文学组织的建筑师"，是"世界文学组织之母"。聂华苓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脆弱和不完整，我幸运地遇到保罗，得以成全！"

符 号

◉王 蒙

老王的妻子说要做香酥鸡，她查了许多烹调书，做了许多准备，搞得天翻地覆，最后，做出了所谓的香酥鸡。

老王吃了一口，几乎要吐出来，腥、臭、苦、辣、恶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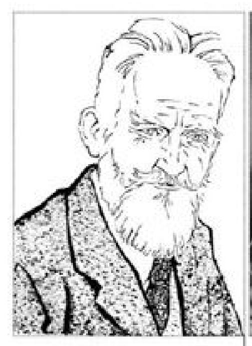
老王不好意思说不好，他知道妻子的性格，愈是这个时候愈不可以讲任何批评的意见。但他又实在是觉得难以忍受，便含泪大叫道："我的上帝！真是太好吃了呀！"（他实际上想说："真是太恶劣了呀！"）"香甜脆美，举世无双！"（实为："五毒七邪，猪狗不食！"）"啊啊，你是烹调大师，你是食文化的代表，你是心灵手巧的巨匠！"（实为："你是天字第一号的笨嫂，你是白痴，你是不可救药的傻瓜！"）



老王发泄得很痛快，妻子也听得很受用。老王想，轻轻地把符号颠倒一下，世间的多少争执都可以消除了啊！

（冬 儿摘自安徽教育出版社《老王：幽》一书，图选自山东美术出版社《从图形到标志》一书）





萧伯纳



希特勒



戈尔巴乔夫



尼克松



甘　地

名人们的非常道

◉余世存

萧伯纳曾说，他的论敌有时仅仅因为他是素食主义者便感到自卑。萧伯纳把吃肉称做“咀嚼动物的尸体”，把打猎叫做“残杀的兴奋”。有一回他因脚踝扭伤躺在床上，医生要他吃肉，他回答说：“宁可去死，也不愿让肚子成为动物的坟墓。”

希特勒年轻时常常挨饿。曾经有连续5天的时间，他都靠牛奶、面包和黄油度日。有时候，他一生气便高声怒喊：“真是牛马不如的生活！”希特勒一星期要去戏院或歌剧院几次，所需费用都是靠省吃俭用得来的。

叶利钦贪杯，他的工作人员只得给他喝兑水的伏特加酒。如果他问起为什么酒的味道特别淡，工作人员就会回答说：“是啊，这酒是柔和了点。”有一次，叶利钦冲进厨房，说要进行检查，结果找到两瓶原装的伏特加酒。叶利钦气得要命，当场倒了满满一杯，一仰脖子，全部下肚。过后，他下令解雇了厨房里所有的工作人员，原因是：他不喜欢别人骗他。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颁布禁酒令，从此伏特加酒从宴会桌上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清一色的矿泉水，俄罗斯人戏称他为“矿泉水书记”。当时一个笑话广为流传——厂长和女秘书偷情，突然有人敲门，厂长慌忙穿上裤子，女秘书阻止说：“别急着穿衣服，不然人家还以为我们关着门在喝酒呢。”

尼克松引用过莎士比亚的话：“有人生来伟大，有人变得伟大，有人的伟大是强加的。”他认为，丘吉尔的一生给人们提供了上述三种类型。丘吉尔不像那些为权力而谋求权力，或是为了拥有权力以便自行其是的领袖人物，他谋求权力是因为他真正意识到自己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运用它，他相信自己是他那个时代唯一有能力、有资格和有勇气去处理某些重大危机的人。尼克松说：“他是对的。”

巴顿将军平日里治军严明，有人说他粗俗得像个密苏里州“赶骡汉”，巴顿的回答是：“不粗俗不野蛮就没法指挥军队！”“战争就是杀人的活儿，斯斯文文的人玩不起！”“美国兵缺乏狂热，只有一遍又一遍地骂他们是狗娘养的才能激发他们的斗志。”巴顿的凶悍勇猛使他得到了一个享誉世界的绰号——血胆将军，就连他5岁的小孙子在晚祷时也说：“愿上帝保佑这个血胆老头。”

1922年8月2日，电话的发明者贝尔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口述他研究的成果，让妻子记录下来。由于他的语速很快，他的妻子无法跟上，便请求他说慢一点，不要着急，但他马上反驳说：“必须要快，我们已经完成的工作实在太少，而要做的事情还有很多很多。”他的遗体被安葬在布列塔尼角岛的一座山的山顶上，他的墓穴直接凿造在山顶的岩石里。在他下葬的那一天，全北美大陆的电话都停止使用一分钟以示哀悼。

1948年1月30日，甘地在信徒们的陪同下，参加一次祈祷会。当他步入会场时，早已隐藏在人群中的纳图拉姆走到甘地面前，一面弯腰向甘地问好，一面迅速地掏出手枪，抵住甘地枯瘦赤裸的胸膛连放三枪，殷红的鲜血染红了他洁白的缠身土布。甘地捂着伤口，发出最后的声音：“请宽恕这个可怜的人。”

（郭　巍摘自《哲理》）

当怀才不遇者遭遇暴发户

◉梁晓声

我有一个中学同学，前几年抓住了某种人生机遇，当上了一家中外合资公司的董事长。后来公司奇迹般地发展壮大，于是他本人也成了一个令别人羡煞的人物——居室富丽堂皇，豪华轿车代步，三天两头出国，不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非五星级宾馆不住。他几乎在一切人面前颐指气使，常常是一副不可一世的样子。

我还有一个中学同学，是个自以为怀才不遇的人，每每嗟叹错过了某些人生机遇，满肚子的愤世不平。当然，他顶瞧不起的，是我那当上了董事长的同学，又瞧不起又羡煞。其实他很有心攀附对方，可对方似曾暗示他——攀附也是白攀附，绝不会因此而给他什么好处，于是他心里只剩下了瞧不起，又瞧不起又嫉恨。

实事求是地说，当了董事长的那位同学，的确有许多“暴发者”的劣迹。而又瞧不起他又嫉恨他的那位同学，渐渐地便将收集他的种种劣迹当成了自己的一件很重要、很主要、很正经的事。收集自然是为了宣扬，宣扬自然是为了搞臭对方。虽然人微言轻，势单力薄，并不能达到搞臭之目的，但讽之谤之，总是一种宣泄，总有一种快感，他的内心多少获得些许暂时的平衡，仿佛连世界在这一时刻都暂时变得公正了些。

几年来，一方在不断地发达，一方在不断地攻讦。一方根本不把另一方的存在当成一回事儿，另一方却把对方的存在当成了自己存在的意义，总盼着某一天看到对方彻底垮台……其实那位当了董事长的同学总有一天是要垮台的，这是许许多多的人早已预见到了的。

果不其然，当董事长的那一位东窗事发，一变而为“严打”对象，仓皇地逃亡国外了。其家人亲眷、三朋四友，不是成了“阶下囚”，便是成了“网中人”。他那个偌大的公司，当然也就垮得更彻底了。

此后我又见到了那个“怀才不遇”的同学。

我问他：“今后，你心情该舒畅些了吧？”

他却郁郁地说：“有什么可舒畅的？”

我说：“被你言中，×××和他的公司终于彻底垮了，你的心情还有什么不舒畅的？”

他苦笑一下，说：“高兴是高兴了几天，可是……”

他嗫嗫嚅嚅，分明有许多难言的隐衷。

我问：“可是什么啊？讲出来，别闷在心里嘛！”

他吞吞吐吐片刻，说出的一句话是：“可是我还是我啊！眼瞅着快往五十奔了，才混到一个副科级，这世道太黑暗了！”

我望着他，竟不知怎样安慰他。

他任的是一个闲职，没什么权力，自然也没什么责任，却有的是时间，无所谓上班，经常在单位四方八面地打电话，怂恿熟悉的人“撮一顿”。只要有人埋单，不管在多远的地方，不管是在什么犄角旮旯的饭馆，不管相聚的是些什么人，也不管刮风还是下雨，他蹬辆破自行车，总是要赶去的，而且每次必醉。以前，吃喝的同时，还可以骂骂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







醉了还可以骂骂这社会。而那个当董事长的同学逃亡国外以后，在国内连一个可供他骂骂出气的具体人物也没有了。倘偏要继续骂，听者觉得无聊，自己也觉得索然无味。醉了骂这社会呢，又似乎骂不出多少道理了。倘说先前社会不公，皆因将一个他压根儿瞧不起的小子抬举成了什么董事长的话，社会不是已然彻底收回对那个小子的宠爱，很令他解恨地惩罚了那个小子吗？倘要求社会也让他当上一位什么董事长才显得更公正的话，他又没多少“硬性”理由可摆，说不出口。于是呢，诅咒失去了具体目标，嫉恨失去了具体目标。仇视也失去了具体目标。须知原先的他，几乎是将诅咒、嫉恨、收集一个人的劣迹并广为传播当成自己生活中重要的、主要的意义的。现在他似乎反倒觉得自己的生活丧失了意义，缺少了目的性，活得更无聊、更空虚、更失意了。话说得少了，酒却喝得更多了，于是更常醉醺醺的了，人也更无精打采、更自卑、更颓废了……

同学们认为他这样子长期下去是不行的，都劝他应该想想自己还能做什么，还能做好什么，还能怎样向社会证实自己的个人价值。可他，其实大事做不来，小事又不愿做。于是呢，也便没有什么大的机遇向他招手微笑，小的机遇又被他一次次眼睁睁地看着从自己身旁溜走……

后来听说他病了，去医院检查了几次，没查出什么了不得的病，但又确实是在病着。经常见到他的同学跟我说，他现在是一副活不了多久的老病号的恹恹苟活的样子……

再后来我回哈尔滨市，众同学聚首，自然又见着了他。让我意想不到的是，他的状态并不像某些同学说的那样糟。相反，他气色挺不错，情绪也很好，整个人的精神极为亢奋，酒量更见长了。

“就那个王八蛋，他也配当局长？他哪点儿比我强？你们说他哪点儿比我强？啊？他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我当副科长时，他不过是我手底下一催巴儿！”

我悄悄问身旁的同学：“他这又骂谁呢？”

答曰：“咱们当年的同学中，有一个当上了局长……”

我暗想，原来他又找到了某种活着的意义。进而想，也许他比我们大家都活得长，因为那么一种活着的意义，今天实在是太容易找到了。即使一度丧失，那也不过是暂时的，导致的空虚也就不会太长久。

“有一天我在一家大饭店里碰见了他，衣冠楚楚、人五人六的，见我爱搭理不搭理的，身后还跟着一位女秘书！我今天把话撂这儿，过不了多久，他准一个筋斗从局长的交椅上栽下来，成为×××第二……”

他说得很激昂，很慷慨，颈上和额上的青筋凸起，唾沫四溅……

（**牙　男**摘自光明日报出版社《郁闷的中国人》一书，**黎　青**图）



新　词

人际泡沫

人际泡沫，指那些似乎拥有广泛的社交关系，但谈到真正的朋友，交际圈里却寥寥无几。

你的办公室抽屉里装满了名片，那些名片的主人对你来说可能完全是陌生人。在你的即时通讯录里有很多联系人，也许有很多从没主动聊过天，也许你已经忘记了他们的名字。也许你的手机电话簿里有很多朋友，但在失落时却找不到一个可以倾诉的人。

宠物型儿童

宠物型儿童，是指孩子在儿童时期家长就对其有求必应，使得孩子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这样的孩子在进入青春期之后容易缺乏责任心，对周围的事情比较漠视，没有劳动和创造的能力，找不到生活目标和成就感，精神上难以得到满足。这样的孩子成人之后，成为“啃老族”的可能性也较大。

热情恐惧症

热情服务于消费者来说本应是一件好事，但他们的热情却让人心生警惕，下意识与之保持距离。一些大城市早在几年前就提出了“无干扰服务”，要求促销员或导购员在服务时与顾客保持一定距离，当顾客需要时才出现。

速度毒瘾

速度毒瘾，是指飙车族追求的一种速度刺激，并形成一定的癖好，如毒瘾一般难以戒除。速度毒瘾“患者”之所以如此沉迷于这种快感，是因为在生死之间，他们可以体验一种死亡的恐惧，当人战胜这种恐惧时，心理会得到一种极大的满足。另外，车辆经改装后发出的声音，包括速度，会给驾驶者及周围的人带来很大的刺激。在相互刺激当中，飙车族会得到一种病态的心理满足。

（**弓　月**摘，图选自山东美术出版社《图形的启示》一书）



河湾没了

◉冯骥才



河湾是死了，画家更不会再来。画家与作家不同，作家的心灵常常会被一个死者触动，而打动画家的，大多是那些美的、自然的、活生生和运动着的生命……

一

我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回事——比如树，我不喜欢修整过、剪得整整齐齐的，我爱看那一任自然、随意弯转的树干，枝枝蔓蔓、自由伸展的枝条，疏疏密密、郁郁葱葱的叶子。就拿我的脑袋说吧，我向来不愿意去理发店又吹又烫，搞得像个崭新的、紧绷绷的、又黑又亮的皮鞋头。再比如，我去颐和园，每次总是一进园门就斜穿过谐趣园，到那很少人工痕迹的、野木横斜间软软的黄土小径上闲逛。至于那油漆彩绘、镂雕精工的长廊，我只去过一次就觉得足够了。我这种偏好和性情常常受到朋友们的讪笑、挖苦，乃至抨击。我从不反驳，因为我于此中几乎没什么道理可讲，但心中的喜恶却依然分明又执著。

二



有群外宾转天要来游某公园，这公园以林木甚丰而著称。但其时正值晚秋，枝叶多落，积地盈尺。公园有甲和乙两个负责人。甲负责人要全体园工突击打扫落叶，可是这么大的一个公园，如何打扫得干净？

乙负责人原是多年的老园工，颇通园林艺术。他以为"满地黄叶满地金"，正是一番好景色。脚踏落叶，观赏园景，别有情趣。这话一说，大家无不赞成。其实赞成者中间大多是不愿费力清扫落叶的。

翌日，游客群至。脚踩着厚厚的、有弹性的、如同金毯般的一地落叶，有种异样的舒服；而且落叶一经踩踏，在足掌下沙沙有声，别有一种愉快的感觉。宾客来到公园的湖畔，临湖有几张石桌，四边围着一些圆桶形的石凳，上边也薄薄盖了一层落叶。乙负责人上前用衣袖将落叶拂去，吩咐人摆上小菜、啤酒、甜点。宾客或坐或立，一边小吃小饮，一边观看金黄灿烂的秋色。四下的落叶在日晒中犹散着一股清馨，直沁心脾。渐渐地，客人们都默默无声，心驰神往于这般景色中，尽享着大自然所赐予的美。

甲负责人甚喜，暗想，不费丝毫力气，反落得双倍功效，但他并未深究此中的缘故。

我听了这件事，便认定那位园工出身的乙负责人不单是位内行而称职的领导，而且还可以做一名诗人。

三



我家住在河湾街十九号，我家门前有个小小的河湾。

它真美、真静、真迷人。它与平原上随处可见的河湾并无异处，不过一湾清亮亮的水日日缓缓流动，倒映着天、云彩、飞鸟、风筝，以及两岸垂柳的影子……它总是淡淡的、默默的、静静的，只有在初春河上的冰片碎裂时，夏日水涨流急时，或狂风掀起波浪拍打泥岸时，它才发出一些声响。这是它的个性吧！可能由于我喜欢这样一种性格的人，才分外爱恋这河湾。谁知道呢？

它离我家门口不过五六十步。它伴随过我的幼年、少年和青年，



直到后来。我曾经和小伙伴们在这爬满青草、开着野花的堤坡上玩耍，在河湾里洗澡，或蹲在河边，眼瞧着一些顶着草笠的渔人，一抖手中的竹竿，把一条半尺多长闪光的银鱼从水下甩到岸上来。

我见过一个画画的来到这儿，他一到这儿就仿佛被磁石吸住了似的，从此天天来。先是在河对岸画，后来又到这边来。我对这个浅黑脸儿、不爱说话、衣服沾满颜料的人产生了好感，大概是因为他对“我们的河湾”有了好感之故。

我说“我们的河湾”，这只是一种习惯，因为河湾街上的人家对外人都这样说，好像这河湾天经地义属于我们这些日夜守在它身旁的人。大人们严禁我们往河里撒尿，因为他们天天要在这河湾里浣衣、洗菜、淘米和打水。

再说那个画画的。我站在他身边，好奇地看着他把许多种颜色搅在一起后，涂在一块紧绷在木框子上的粗布上。他不理我，只是一忽儿抬起头看看河湾，一忽儿又注目他的画，还不住地摇头叹息。看来，把我们的河湾搬到他的画布上并非一件容易的事。

我忍不住说：“你画得不好！”

他扭过半边浅黑色、瘦削的脸，目光依然盯着画布：“怎么不好？”

我一时说不出道理，却把自己的感受直截了当地说了出来：“我们这河湾是活的，都被你画死了！”

谁知我的话好似什么东西击中了他的要害。他瞠目瞅了我半天，那眼神于迷惘中略带惊讶。我当时才十多岁，哪懂得自己随意的几句话恰中了艺术的秘要。他茫然地怔了一会儿，忽然用一把带木柄的三角形薄铁片，把画布上的油色刮去，然后啪地关上画箱，骑车走了。此后他没有再来。

我以为自己的话得罪了他，心中充满悔意。可是当我的目光一停在河湾的景色间，这悔意就像被一阵风吹得光光的。瞧吧！我们的河湾便是可以指责那位不成功的画家最充分的理由与依据。它本身才是一幅真正美丽的画呢！

四

一天清早，我的孩子叫着：“爸爸，你瞧，多好看的河湾呀！”

我隔窗望去，不禁吃了一惊。那河湾里出现了一种绛紫的颜色，在两岸碧绿的苇草中间显得十分刺目。多少年来，这河湾一直像幅淡雅的水彩画，从来没有过这样浓艳的颜色。

我跑到河边一看，原来不知从哪儿流来一股紫色溶液。我向上游望去，那边有几座红砖高楼，高高的大烟囱，灰白色的水泥围墙。哦，那是去年刚建起的一座染料厂。

自此之后，紫色的液体日日夜夜涌进河湾，河湾的容颜变化巨大。无论阴晴雨雾，河湾再变幻不出任何动人的情态，它总是一副刺目的、冷冰冰的紫色的面孔，在蓝天碧野间，不协调地炫耀着自己浓烈的色泽。当这溶液流入河湾时，岸边便泛起一堆堆泡沫。它仿佛是一种流动的、无形的恶魔，使河边茂密的芦苇发黑、萎缩、枯死。水面上再没有鱼儿游动的水纹，渔人也消失了。

河湾街上的人家再没人到河边打水或洗衣。人们也不再爱惜它了，常常有人把垃圾倒入河中。

这时，我忽然想到二十年前来到这儿画画的那个又瘦又黑的人。如果当时河湾是这副样子，他肯定会对我那两句批评他的话反唇相讥：“这河湾的一切不都是死了的吗？”

河湾是死了，画家更不会再来。画家与作家不同，作家的心灵常常会被一个死者触动，而打动画家的，大多是那些美的、自然的、活生生和运动着的生命……

五

为了这河湾，河湾街上的人家同染料厂交涉起来，争吵、辩论、打官司，事情愈闹愈大。

没过许久，听说染料厂与附近一个生产队签了合同。生产队把河湾彼岸的几十亩地，包括这河湾在内，一起卖给染料厂，修建一座仓库，条件是染料厂招收这个生产队一百名农民当工人，还把染料筒喷漆的外加工业务给了这个生产队。

这样一来，事情就解决得飞快。跟着来了一伙人，看样子，有工人，也有生产队的庄稼汉。他们赶着马车，带着铁锹、镐头、大锯，还开来一辆旧式的推土机，干得很带劲。先把河湾周围的老树齐根锯去，装上马车运走；再将河水抽干，把河床作为天然的沟槽，埋下染料厂排泄废水的水泥管道，河堤也被削去……这样，一条小河便从地面上消失了，随后是一座大型仓库修建起来。原先那条小河流经之地，被筑成一条宽宽的土公路，它离我家门前，还是那五六十步。

一天，一个路人问我：“哪儿是河湾街？”

“就这儿。”我说。

那人四下一看，不解地一扬眉毛：“哪来的河湾？也没有河呀！”

我看了看对面仓库长长而单调的围墙、堆成小山似的漆黑的颜料筒、尘土飞扬的公路，不禁怅然说了一声：“河湾没了！”

（**雁　翎**摘自《品报》2012年7月20日，图选自漓江出版社《钢笔风景画技法》一书，**周君言**图）



没有爱，世界会冻僵

◉王开岭

中国是个苦难型国家，让人生气的事太多，所以鲁迅的号召力和影响力，远大于胡适。就我个人而言，对鲁迅是热爱，对胡适是钦敬。当“胡适”太多时，我喜欢提鲁迅；当“鲁迅”太盛时，我愿意谈胡适。当然，真正的他们这个时代都没有，只有学徒和随从。

一个大变革时代，最需要这样几种人：改革派、保守派、理想家、实业家。其比例和组合，决定着一个时代的精神格局和走势。自古以来，中国人往往不是太实就是太虚——要么只顾坐而论道，缥缈得走了形；要么只顾低头觅食，极端物质化。我们缺少真正的理想主义实践。文人往往思想力很强，而行动力太弱。有次我去江苏海门，离那儿不远的南通，百年前出过一位名人，叫张謇，清末状元、立宪派、工商业巨子、教育家、慈善家、地方公共事务领袖。这是个让我激赏的人物，在当地媒体采访时我说，他是“穷人的榜样、富人的榜样、文人的榜样、理想主义者的榜样”。谈现代中国的社会乌托邦，绕不过他。

从国民精神上讲，现在到了太实的时期，很物质、很物理、很生理的“实”。尤其在当下，收益分配不合理，贫富悬殊，道德失陷，公信力降低，人的生存成本和压力空前巨大。像《蜗居》中刻画的那样，一套住房就让你人生透支，一辈子没别的心思了。人人都焦虑，都有饥饿感，注意力被牢牢绑架在“物质”大风车上。不仅百姓，连精英知识分子也把心智全浇灌在硬话题上，诸如经济战略、制度设计、权力问责、数据分析、技术和学术建设，精神家园这类软话题似乎大家都顾不上。虽然我有务虚的习惯，但不研究这么宏大的问题，我只说感受，甚至直觉。



我个人以为，中国人的精神家园最缺的几样元素是：爱的意志、法的精神、现代理性、宗教心灵、生命美学、形而上哲学、不利己的自然观。法的精神，尤其宪政精神和法律实践，我觉得是当务之急，应成为上下共识和改革的基础。宗教心灵，未必是信徒式的，我更倾向于那种有“宗教感”、有宗教意绪的心灵状态。但宗教力量也有缺点，它主要通过让人敬畏（“惧”）来劝导善良，所以我希望有一种更广泛和主动的爱的意志，通过愉悦的“爱”来让人上升，就像史怀哲医生的那种爱，它超越狭隘伦理和世俗神学，是从里向外散发的一种气息、一种温度、一种没有外力逼视的内心秩序，从而让灵魂更舒适，也更容易秉持和传导。

一切还不能照搬西方的，尤其在心灵方面，要建立适合东方人精神体质的生命哲学，东方的形而上，单靠几本圣贤书不行，搬西方著作也不行。而且，我们最大的麻烦还不是学说，而是日常所秉持的精神，是听从内心召唤的那种执行力，是基因和细胞意义的随身携带、终生服役。这些问题我一般不多想，想多了就有“天色已晚”的感觉，我们缺的太多了。之前的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大会期间，我每天去办公室拿起新闻串联单都看到好几条

你所记得的一切

◎洪 敏编译



当你的孩子是个婴儿时，你所记得的，是对自己创造出的堪称完美奇迹的作品，感到一种不可思议的敬畏。你记得自己用大量的时间去传授你所有的智慧和知识。你认为你的孩子会接受你所有的忠告而少犯错误，会比孩提时代的你聪明许多。你多希望孩子快快长大。

孩子2岁时，你所记得的，是从来都无法独自使用卫生间和不看一部与动物无关的电影。你记得蜷缩在卧室衣柜里跟朋友通电话的那些个下午，深信你的孩子将是第一个身着套头衫出席常春藤名校毕业典礼的大学生。你总担心巧克力糖在衣兜里融化，毁了体面的衣服。你多希望孩子更独立些。

孩子5岁时，你所记得的，是他上学第一天，你终于可以独自占有整个房子了。你记得参加家长教师协会，在离开会议室去洗手间时，你当选为会长。你记得被问及“圣诞老人是真的吗”时，你回答：“是的。”因为孩子还需要你的肯定回答，尽管不久他就能自己判断了。你记得在沙发垫子下翻腾一通要找出些零钱，这样牙齿仙女就会带走孩子掉的第一颗牙。你多希望孩子的牙都换成了恒牙。

孩子7岁时，你所记得的，是合伙用车的时间安排。你学会了在两分钟内化完妆，照着汽车后视镜涂口红，因为你能给自己找出的时间就只有汽车停在红灯前的那一会儿。你想过把车子漆成黄色，并在车库大门旁的草坪上立一块“出租车”的标志牌。你记得有几次下车后，人们盯着你，因为你不断用脚踩油门加速，制造噪音。你多希望孩子有一天能学会开车。

孩子10岁时，你所记得的，是怎么组织学校的募捐者。你为买油漆兜售包装纸，为购置新家具兜售T恤衫，为在学校操场上种植遮阳树而劝人订阅各种杂志。你记得你在车库里存放了上百盒糖果等待出售，以便为学校的乐队购置新制服，可是那些糖果竟在一个暖和得过头的春天的下午全都融化在一起了。你多希望孩子长大，不再演奏什么乐器了。

孩子12岁时，你所记得的，是孩子在体育场打棒球练习赛时，你坐在看台上希望他所在的队很快3击不中出局，因为家里还有更重要的事等着你去做。教练不明白你到底有多忙，你多希望棒球赛季能尽快结束。

孩子16岁时，你所记得的，是吵闹的音乐和以富有节奏的尖声唱出的难以听懂的歌词。你多希望孩子快点长大成人，带着音响离开家。

孩子18岁时，你所记得的，是他们出生的那一天，拥有世间所有的时光。

当你在静静的房子里走来走去时，你纳闷他们去哪里了——你多希望孩子别这么快就长大了。

（**袁彦峰**摘自《讽刺与幽默》2012年8月24日，图选自黑龙江美术出版社《图形创意》一书）

相关新闻，坦白说，心情极糟糕。那么多政府扯皮、争吵、推卸责任、拉帮结伙，大搞厚黑政治，殊不知天快塌了，这就是人类的极端利己主义——每个人都在乘坐的船上凿洞，这可是唯一的船啊！每个人都声称爱自己的孩子，可有谁打算给后代留下一点可怜的资源呢？莫非每个人都指望自己的孩子打败别人的孩子，从而占有那最后的一滴水、一点空气、一寸立足之地吗？

一个“爱”字，鼓吹容易，秉持难。尤其在社会矛盾激化、公平和正义羸弱之时，你一味地讲“爱”，连自己都觉得脸红。但你看当下的精神空气，除了腐烂、虚无和颓败像灰尘飘来飘去，还充满戾气和刀具的影子。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权力基础是靠暴力革命打下的，政治江山是这样，意识形态也是这样，那么，民间土壤和空气中，就不可避免地残留这种农药，染上这种菌群。所以，在条件成熟时，消解斗争哲学的任务非常必要，要去仇恨化，去敌视性，因为中国人缺乏微笑，缺乏信任，缺少谅解。因此，我希望中国的文学、艺术、媒介，多重视一下爱，多一点温暖和光，尤其多一点“无条件的爱”。这不是粉饰太平，因为我们要活下去，没有爱，世界就是冰冷的，人会被冻僵。

过多的奢谈意义不大，若选择起步点，那就从“法”和“爱”开始吧。中国民间正出现越来越多的公益团队和爱心组织，这是最让我欣慰的一个迹象。它们是这个时代的维生素。

（**小 冬**摘自书海出版社《古典之殇》一书，**喻 梁**图）





感恩心结

◉凸　凹

扁儿有一个奇特的家庭。

扁儿的父亲是村里唯一的地主，有一座小小的四合院、两个长工，种四十亩瘦瘦的山地堰田。山地只能种玉米和谷子，所以，即便是地主，年关里也吃不上白面，只是比别人多吃几个月的小米干饭，多吃几顿粉条炖肉而已。

所以，没人想造他的反，他便没有什么看家护院的丁。有吃不完的玉米，就多养了几头牲口。一般的庄户人，农忙时，交几个洋钱，就可以拉一头去使。这家地主唯一的霸道处是：使牲口的工钱，不能用劳力顶，不能用粮食折，必须是现钱。

于是，地主平常也趁几个洋钱，是自然的。

然而地主死得很惨。

那年伪军包围了村子，说村里窝着八路。山口支着一挺歪把子机枪。围了十来天，村里人感到很憋闷，都说，死倒不怕，闷得慌可受不了。地主也闷极了，顺梯子爬到房檐去，想透透风，但一梭子子弹打过来了，地主就跌到院井里。前胸只指甲盖般的一个小眼，后背却有碗大的一个洞，塞了一包袂皮的棉花也没止住血，死了。

伪军的中队长带人冲进了院井，一看是地主被打死了，咧一咧嘴，竟说：“死就死了，不过就是一个小地主。”扔下几块大洋，走了。

但村里的许多人都默默地流眼泪，到底是死了一个故乡人。

土改的时候，斗地主；地主死了，还有地主婆。

地主婆是个小脚女人，工作队问了一些什么，她什么也听不懂，就一直沉默着。工作队中的一个青年就用皮鞭抽她。一个叫李水的长工看不过这种情景：“别打了，别打了，你们觉得她反动是不？送给我吧，我不觉得她反动，我正愁没个老婆哩。”

长工李水便一分不花地捡了个老婆。

扁儿是地主留下的，幼时，一切都坐享其成，扁儿娘嫁李水时，他已十六七了，但仍什么也干不成，人长得极柔弱，像一根泛黄的豆芽菜。李水就让他在家里闲着，没事翻几本发黄的书看。

村里便有不少人为李水鸣不平：“李水，以前你给地主当长工，如今你又给地主婆、地主崽子当长工，你怎么就不想着闹翻身呢？爱那个长工的命咋着！”“是哩。”李水不急不恼，憨憨地乐着。

那两年大旱，村里缺粮者众。李水家中，更是时时揭不开锅。他去山上挖野菜，看到一块背阴地里长了几畦芫菁。对挨饿的人来讲，这可是最时鲜的食物啊。他眼前晃着老婆蜡黄的脸和儿子已经开始萎缩的身子骨。

他屏了气息，拔了人家一棵芫菁。那芫菁长得好大好白啊。

未等他把芫菁藏到背篓里去，主人的声音已传过来：“李水，你恁老实的人，怎也兴偷呢？”

李水的汗就流得满头满脸满脖子。“完了，我这一世的好名声！”情急之下，李水掰下芫菁的缨子，在嘴里饕餮大嚼。主人怔了：伏天的芫菁，缨子是不能吃的，苦、辣、麻、涩、梗。“李水，你活一大把年纪了，连芫菁怎个吃法都忘了！”李水涎着脸说：“没忘哩，你老哥的芫菁咋种的，连缨子都好吃得要死啊！”那人心里一阵酸，心想这老实的李水真是给饿坏了，就拔了半篓芫菁，让李水背回去。

李水跪在地上：“来世，咱给你当长工吧。”

那人哭笑不得，扶他起来，说：“回去吧，下辈子，让地主家给你当长工。”



哪国人更年轻

◉黄一涵

美 国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人的年龄属于比较年轻的。虽然其经济在衰退，但凭借2.1的生育率和国际移民的不断涌入，未来的美国将长期维持在中年阶段，同时保持一流的国际竞争力。但与之相伴的，是美国中产阶级消费水平将下滑。

中 国

中国人还不算太老，青壮年劳动力和新兴市场吸引着世界的生产活动和资本，消费能力也居世界首位。与此同时，中国未来将面临未富先老的问题，到2030年，中国人口的中间年龄将增长至42.5岁，这意味着人口红利丧失，养老负担加重。

印 度

印度人非常年轻，当前中间年龄仅25.1岁，这意味着其将延续中国的人口红利优势。尽管到2030年印度人口的中间年龄将增长近10岁，但35岁的印度人将拥有最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不过，若无法缓解自然资源、基础设施、公共交通等方面的压力，未来的人口红利势必大打折扣。

日 本

日本是全世界最老态龙钟的国家，未来将更加衰老。到2030年，其中间年龄将达到50岁以上，全国老龄人口占总人口一半以上，退休家庭数量将超过处于最佳储蓄年龄的家庭数量，由此会造成储蓄匮乏，财富积累减缓甚至负增长。

俄罗斯

低出生率加上过度死亡率，使俄罗斯人的中间年龄在2030年将达到43.3岁。人口危机成为制约俄罗斯发展的最大因素。俄罗斯政府将不得不花近1/4的GDP用于解决人口问题，这将对财政收支平衡构成巨大压力。

墨西哥

现在是墨西哥非常年轻的时候，中间年龄仅26.6岁。但在未来半个世纪内，墨西哥将经历人口年龄的大幅转折，达到发达国家老龄化水平。墨西哥必须维持4.8%的GDP年增长率来提供足够的工作，否则紧随其后的老龄化将急速加剧社会贫困。

（云 菲摘自《环球企业家》2012年第17期，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黑白画理》一书）

扁儿躺在李水的辛劳里看闲书。要命的是看了两遍《红楼梦》，虽识字不多，却懵懵懂懂地记住了宝玉和花袭人那些“太虚幻境”的东西，本来柔弱的身子，便糟得一塌糊涂：走路时，双腿打战；看人时，眼白扑翻；且口涎整日滴垂，一声接一声地朝李水要女人。扁儿这样的身相和出身，老长工哪里去给他找女人呢？

扁儿便痴了，整日里坐在村口，见着大姑娘小媳妇便喊：“摸手，我要摸手！”李水要挽痴儿回去，儿子便躺在地上撒泼：“摸手，摸手！我就摸一回哩！”摸一回，好说，可有哪个干净女人让你摸呢？李水陪傻儿子痴痴坐着，目光朝整个山村企望着。一个奇丑的、拖着两行鼻涕、养了两个傻儿子、名字叫毛毛的妇人走过来。李水眼中一亮，上前说：“他毛婶儿，求你了，让孩子摸一摸手吧。”“咋不去摸地主婆的手呢？”毛婶眼白一翻，一扭一扭地朝前走了——那是一个受了极大委屈、激愤不已的身影。

天黑下去了，扁儿仍僵伏在地上，喊着要摸女人的手。李水圪蹴在暮色里，他能怎么样呢。绝望中，一个叫秀的女子悄然走过来，说：“扁儿哥，摸摸咱的手，就回吧。”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即便是钢硬的汉子，也想都不敢想去摸她白皙、柔嫩的手呢。奇怪的是，扁儿从此就不再痴癫了，安安静静地吃，安安静静地喝，他不知道再向李水要什么了。

李水临死前说，下辈子他仍是长工的命：一是为了那个美丽的秀，二是为了给过他半篓芜菁的人。

李水是我的乡亲，我很想对冥冥中他那个疲累的灵魂做一番劝喻，让他卸下包袱，告诉他：活着是一种状态，是一个过程，死了谁也不欠谁。但这些浮飘的词他肯定听不懂，即便懂了，他也是不会依的，山里人的人性使然。

（紫陌红尘摘自《燕赵都市报》2012年9月14日，高荣生图）

倒过来的鸟瞰

◉〔美〕刘荒田

越是老下去，读书越难以进入沉酣之境。究其原因，曾经沧海，阅世深，神经麻木了，一如老兵油子看到战场上的尸体，是一；难以找到震撼心灵的奇书，是二。木心先生的《即兴判断》一直置于案头，我每天都读一点。好在它冠名为“即兴”，也就是“随便写”的意思，我以“随便读”来回应，似无不敬。读到对“仰视”的解释——“倒过来的鸟瞰”，我如同遭到电击似的，浑身一悚。

以世俗的眼光来看，一个人，社会地位低下，经济上困顿，二者交相压迫，使得精神上不知不觉地也“矮人家半截”。本来，默默无闻和穷苦是自己的事，除非讨乞或申请救济或上门口坐镇石狮子的人家打秋风，但被视为或自视为“卑”且“贱”的人，面对名利场的五光十色，多数会自觉或不自觉地采取仰角。而名利场，以热为标志，对权势的攀附、对金钱的崇拜、对名声的趋奉，这些都是明规则或潜规则。人既屈膝或折腰，往上看去，成功者的身影，无不巍峨，无不辉煌，无不威严。

于是成了问题。难道卑微的老百姓只能仰视？难道我们的人格和精神，也命定地被工资支票上不可观的数字，财产记录上不大亮丽的项目规限着，只有匍匐的份儿？从前是“先见罗衣后见人”，现在是“看你的车就知道你是什么人”。这类逻辑并非全无根据，原因在于：上好的衣服确实能提供良好的自我感觉，使你和世俗周旋时充满自信，而“自信”，往往是豪迈和美丽的引擎。

不过，我想撇开世俗的眼光，“罗衣”不要，履历表不要，名片不要，只要一个赤裸裸的“精神”。光凭它的高度，你便有资格傲视宫殿的牌匾、丹墀上的龙椅，在黄金和珍馐之前转过挺直的颈项。这状态，就是“倒过来的鸟瞰”。

这是饶有意味的位置，“下”还是“下”。“文革”以后，饱经文斗武斗世面的知青面对农村的土皇帝时，摆得出“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就因为他已在最底层，怎么撸，也不可能再往下掉，除了送进监狱。我们可仿照这一风格，摆出下者的骄傲之态，依然是从“下”看上去，然而是飞鸟的视角。精神上居高临下，从天下大势、舆论走向、历史进程，到主流之旁的逆流、潮流之外的支流、弱势群体冷峻的抗议、独行者孤愤的吟哦，他无不了然于胸。他从底层来，没有背景，没有失去的忧虑，没有投鼠忌器的板滞，爱看就看，爱说就说，一无所有是伪装，贵气才是深藏不露的本质。

这样的鸟瞰，有一点高高在上者、不上不下者难以企及的优势，那就是实在。俯视不是故作清高，而是自然而然；这大气不是凌空蹈虚，而是和地气相通。他知道菜市上的大白菜哪个季节、哪个时间是什么价钱，知道地沟油制造和供应的链条，知道协警和城管的苦恼和实惠，也知道住在高架桥底下的流浪汉心里想什么。他从草根出发，了解社会各阶层各利益团体的纠结，洞悉化解之道。这才是真正的经世致用。

当然，我们不能把仰视一概抹杀。对高山、对景行、对圣贤、对经典、对伟大的人的事功和言论，都应怀谦恭的态度。我是说，即使非仰视不可，也必须是独立思考和对照的结果，而不是因了哗众和随大流。如果拥有了不说假话的权利，那么，这仰视必须是真心诚意地佩服和感动的结果。

（齐齐格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8月29日，刘春杰图）







意·林

对手的画像

◉安 谅

倘若你连你的对手都能容纳，你还会有什么对手？

对手是你镜子中的另一个自己，他总会在某个时候给予你提醒。

如果老不见雨下，难免会忘了备伞；如果感觉不到对手存在，也无法展现你的能耐。

学习对手——倘若他称得上是你的对手，他就有值得你高看的一面。

如果他是你光明正大的对手，你就应该给予他尊重；如果他采取了小动作，甚或有不敢示人的阴谋诡计，那他早就不是你的对手了，你就得像对待小人一样，给予他足够的轻蔑和防范。

对于与自己磕磕碰碰的人，也给予莞尔一笑，因为这种概率对茫茫宇宙来说，几近于零，那也是你此生的奇迹了。

（**飞花似梦**摘自《新民晚报》2012年9月11日）

一只桶

◉〔俄〕克雷洛夫

◎吴 岩译

有一个人问他的朋友，能不能借他的桶使用一两天。帮助邻居，谁也不应推托。如果是要借钱呢，那是另外一回事，这样的请求会遭到拒绝，朋友们也不应该开口。可是借一只桶，谁会舍不得呢？

使用过了，桶还回来了，跟以前一样可以盛水。只是有一点不好：借东西的人随意使用木桶，他用木桶盛老酒放了两天。如今一切东西，凡装到这个木桶里的，不论是啤酒呀、柠檬水呀，甚至是食物，都发出老酒的味道。不止一年，主人尽力补救，蒸它、晾它，或在大桶里搁点儿这个、放点儿那个——他用了上百种办法，可是老酒的味道依旧存在。无可奈何，只好把木桶丢弃了。

坏事情一学就会，早年沾染的恶习，从此以后就会在所有的行为和举止中显露出来，不论是说话还是行为的毛病，三岁至老，六十不改。

（**樱 桃**摘自《文苑·经典美文》2012年第9期）

灵魂之杯

◉周国平

灵魂是一只杯子。如果你用它来盛天上的净水，你就是一个圣徒；如果你用它来盛大地的佳酿，你就是一个诗人；如果你两者都不肯舍弃，一心要用它们在你的杯子里调制出一种更完美的琼浆，你就是一个哲学家。

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灵魂之杯，它的容量很可能是确定的。在不同的人之间，容量会有差异，有时差异还非常大。容量极大者必定极为稀少，那便是大圣徒、大诗人、大哲学家，上帝创造他们仿佛是为了展示灵魂可能达到的伟大程度。

不过，我们无须去探究自己灵魂之杯的容量究竟有多大。在一切情形下，它都不会超载，因为每个人所分配到的容量恰好是他必须付出毕生努力才能够装满的。事实上，大多数杯子只装了很少的水或酒，还有许多杯子直到最后仍是空着的。

（**冬 儿**摘自新星出版社《何来何往》一书）

感恩的层次

◉王鼎钧

忽然发现，感恩是有层次的。试以买到一本好书为例：

有人感谢书店，不感谢出版者；

有人感谢出版者，不感谢作者；

有人感谢作者，不感谢文字；

有人感谢文字，不感谢历代用字者；

有人感谢历代用字者，不感谢造字者；

有人感谢造字者，不感谢天地自然；

有人感谢天地自然，不感谢书店、出版者、作者、用字者和造字者。

回想起来，我是由感谢书店开始，随着年龄、阅历的增长和信仰宗教的影响，一步一步到感谢天地自然，并且对书店、作者、出版者、用字者和造字者恋恋不舍。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组织、来展示我生命的成长，也可以成为一本书。

（**菲 儿**摘自《新华文摘》2012年第17期，〔阿根廷〕**莫迪洛**图）

鹌鹑

◉〔美〕罗尔夫·伊格夫
◎商小民 译

鹌鹑来了，正值初春乍暖、丁香花含苞待放的时节，也正是他们新婚后第一个温暖、无霜、只有露水的早晨。阳光照在床上，她比往常起得都早。她发现了后院里的鹌鹑，立即唤醒了他。他起身望去，只见八只小鸟正在房东的庭院里扒土嬉逐。

他告诉她这些是加利福尼亚鹌鹑。母鹌鹑就像那些高贵有钱的寡妇，体态丰腴，浑身上下一片灰褐色，它们由三只胖墩墩的公鹌鹑陪伴。公鹌鹑看上去仿佛穿了件灰背心，脖子上有一圈领结似的黑毛。每只鹌鹑的前额都有一根黑色羽毛一上一下地跳动。它们在庭院里漫步闲逛，俨然像一个观光团，不时停下来在地上啄啄，漫无目的，谁也不管谁，却谁也离不开谁。

夫妇俩一边穿衣服，一边低声谈论院里的小鸟，看它们在草坪上啄食。等他冲好咖啡，热好卷饼，他们便一起在厨房里的餐桌上吃早点。在那里，他们可以直接看到院子里的鹌鹑。他打开窗子，清晨的潮湿空气和苹果花香扑面而来。阳光透过窗子照进来，卷饼里夹有葡萄干，甜滋滋的，他俩不必言传便可意会。

那天晚上，在下班回家的路上，他去一家饲料店买了些轧碎的玉米。他对她说这些鹌鹑在这里只要有东西吃，得到很好的照料，就不会飞走。他把玉米撒在厨房的窗子旁边。傍晚时分，鹌鹑回来了，它们来到窗子近处啄玉米，在房东庭院里打滚洗泥土澡。她问他这些鸟会不会把房东种的东西吃掉，他说，这些鸟只要有碎玉米吃，就不会啄坏院子里的东西。



自从鹌鹑来了以后，他们把闹钟往前拨了。起初，是为了能有更多的时间来喝咖啡，吃卷饼，好好欣赏一下这群小鸟。等到丁香花、郁金香纷纷盛开的时候，他们把闹钟拨得更早了。这样，起床前可以尽情地抚爱一番，事后妻子去洗澡，丈夫准备早点，并为鹌鹑添些碎玉米。

观赏鹌鹑最好的时间是太阳刚刚升起，街上还未开始喧嚣，房东的卷毛狗放出之前。房东就住在隔壁，一道篱笆把两家院子隔开。每当房东放出卷毛狗，卷毛狗就着了魔似的一心想捉住这些鹌鹑，猛撞篱笆，发疯似的狂吠；鹌鹑则拍拍翅膀飞起来，落到苹果树的低枝上，等待卷毛狗平息，以便再飞回撒着碎玉米的地方去。

不久，他可以把玉米撒在窗台上了，鹌鹑就同他们共进早餐。只要他们静静地吃，没有任何猝然的举动，鹌鹑就会拍打着翅膀，跳到咖啡壶和盛卷饼的篮子附近，一颗颗啄食窗台上的玉米。鸟嘴笃笃笃地叩打窗台，眼睛闪闪发亮。他拉开帘子，试探看它们是否会进来。

公鹌鹑胆子大，有几次竟走到桌子上，安然地理理羽毛，抖抖身子。好几个星期，她把甜卷饼碎屑放在手指上喂它们。公鹌鹑只是呆呆地看着，倒是一只母鹌鹑用眼睛睨视碎屑，终于朝诱饵跳过来，一口啄走了碎屑。鸟嘴触到了她的手指，她放声大笑，鹌鹑轰的一声全从窗台上飞走了。一星期以后，鹌鹑又开始到窗台上来



了，而每一次都是那只母鹌鹑啄走一片碎屑。

每天傍晚他们都坐在草坪的椅子上看鹌鹑啄食。早放的玫瑰开始露瓣，房东家种的东西开始抽芽，他们看到一对鹌鹑交尾了。调情是在房东家的院子里进行的，他们没有看见，只看见一只浑身灰褐色、脖子上一圈黑羽毛的公鹌鹑用喙扭住母鹌鹑的脖子，骑到母的身上，双翅拍打着它，而母鹌鹑在土里挣扎。

房东屋里传来了房东老婆的抱怨声："汤姆，它们又在院子里了，汤姆！"房东从里屋冲出来，挥舞双臂，嘘嘘作声。他脖子上皱纹累累，苍老不堪，一头稀疏的白发。

鹌鹑鼓翅飞了起来。

房东老婆拉开纱门，把头伸出门外，尖声叫道："汤姆，你得想法子收拾收拾这群该死的鸟了。冬天我们还得靠这园子菜呢！你要想吃，就得想个办法！"

纱门砰的一声关上，她弓着背走了，后面紧跟着那条卷毛狗。她双腿向外拐，穿着普通农妇的灰色衣服，围裙上污迹斑斑。她的声音活像卷毛狗的狂吠。

"你这该死的，汤姆，你到底管不管这群鸟！"

房客和他的妻子坐在草坪的椅子上，一边看一边寻思：他们该做些什么呢？也许应该告诉房东这些鸟不会伤害那些幼苗。但又想那样她就会借口生气，和他们大闹一场，朝他们吼叫。他们想最好还是等一等，等她怒气平息了再说。

第二天，房东说他很喜欢这些鸟，而且幼苗已长大，不再会有什么危险了。他说他一直很喜欢鹌鹑，甚至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就认为鹌鹑漂亮、好吃，就是他老婆有点那个，不过她最多一两天就会消气的。那个园子一直是他老婆的一块心病，因为他们的整个冬天全靠它。

罂粟花开了，甜嫩的豌豆开始结实了，三窝小鹌鹑出世了。第一批小鹌鹑是在早餐时来的，由母鹌鹑领头，蹒跚地朝碎玉米走去。公鹌鹑忙碌地在两边和后面跑来跑去维持队形。他们数了数，三家共有十只小鹌鹑。他们起得更早了，为了把早餐时间拖延得更长些，多闻闻院子后面的干芥草味。

每天晚上五点半，一只母鹌鹑总是准时带领小鹌鹑沿庭院前面的小路散步。一天晚上，房东和他老婆坐在前门厅里，他们不相信那只母鹌鹑真的会像房客说的那样按时出现。当那只母鹌鹑大模大样地走了过来，后面跟着一长串小鹌鹑时，他们都笑了。房东和他老婆一边喝啤酒，一边告诉他们旱灾时这里如何萧条，他们如何不得不省吃俭用。老太婆说她还保留着那些事事节俭的习惯，她还说她对这个院子关心得有点过分。房客夫妇俩都觉得房东老婆还是蛮讲理的。

秋天来了，房东夫妇俩把苹果做成苹果酱和苹果罐头，又收进了他们的南瓜、胡萝卜、西红柿和甜菜。房东老婆用苹果罐头同别人换樱桃罐头。房东把院子检修了一遍，房客帮他筑起防风篱笆，翻了院子的地，打扫车库。房客买了一大袋的碎玉米，用红杉木做了个食槽放在窗台上，即便关上窗子，十八只鹌鹑也有足够的地盘了。

入冬时这群鹌鹑已经长得很像样了。他告诉她有了这些碎玉米，鹌鹑就不愁如何过冬了，它们会待在离食物不远的地方。小鹌鹑长大了，一只只长得结结实实的，新长的羽毛油光闪亮。原来的那八只更是滚圆滚圆的，被夏季的玉米喂肥了。他说这些鹌鹑一定会顺利地度过冬天的。

树叶转黄，又下霜了，他们关上了厨房的窗户。她虽不能再喂母鹌鹑饼屑，夫妻俩却可以自在地谈话，不必再担心会惊走鹌鹑了。他们谈到夏天时鹌鹑如何早早地惊醒他们。他对她说他希望这辈子天天都能像这个夏天一样。

晨霜满地，寒气逼人。他们虽然早就醒了，却迟迟不愿起身。他们互相偎依，既惦念鹌鹑，又留恋身边的温暖。

下第一场冬雪的那个早晨，鹌鹑不见了。他把食槽里的雪扫干净，换下潮湿的玉米。晚上，鹌鹑没有回来。第二天早晨，玉米还是老样子。他对她说，鹌鹑也许到城外的山里去过冬了，那里有更好的御寒条件，而且打猎季节已过，不会有什么危险的。他说，到了春天鹌鹑还会回来，又和去年一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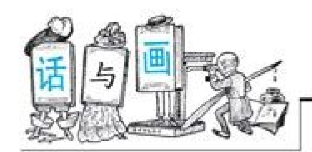
整个冬天，房客和他的妻子都睡到很晚才起床。这是个干燥、凄凉、寒冷的冬天，人们在谈论夏天会有干旱。房东把旧油桶都装满了水，以备旱时浇院子用。

房客还是经常去更换玉米，撒一些在冰冻的地上。但是鹌鹑仍然没有出现，玉米全被麻雀等鸟儿吃光了。他妻子说她相信春天鹌鹑会回来的，一切都会照旧。

大地解冻了，到处是泥土的气味。房客见房东在打扫车库，就去帮忙。他看见那只塑料袋里装满了灰色和褐色的羽毛，有尾毛，有颈毛，有的还沾着干皮。他还看见汽车房里出现了从未见过的麻袋和大夹笼。他问房东是怎样把这些鸟一网打尽的，房东说这是他老婆的主意，他们是在第一场冬季风雪一到，这些鸟蜷缩在一起的时候干的。他说这些鸟的味道美极了。

房客对妻子只字未提那只麻袋和夹笼的事，但她似乎已明白了一切。不久，他不再去放碎玉米了，等到那大袋子玉米开始发霉，就把它扔进了垃圾箱。

（玉　巍摘自浙江人民出版社《最新美国短篇小说选》一书，李　晨图）





娱乐至死

◉文/〔美〕尼尔·波兹曼

◎图/〔澳大利亚〕斯图尔特·麦克米兰



乔治·奥威尔
《一九八四》作者

V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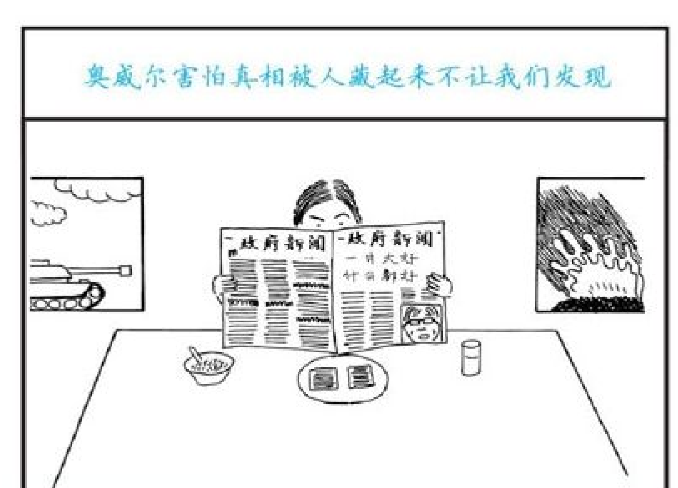
阿道司·赫胥黎
《美丽新世界》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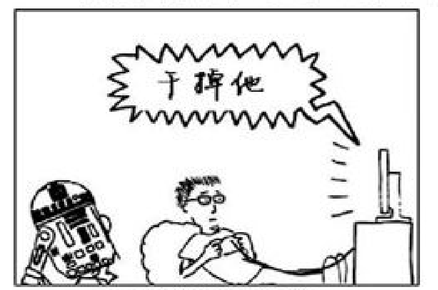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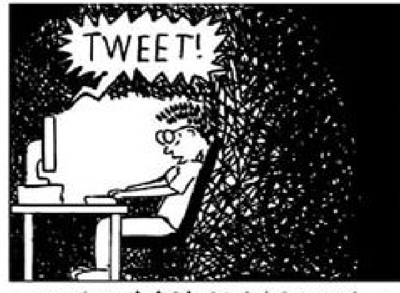






赫胥黎害怕我们的社会变成一个琐屑社会，人们沉迷于感官刺激、放纵、娱乐和游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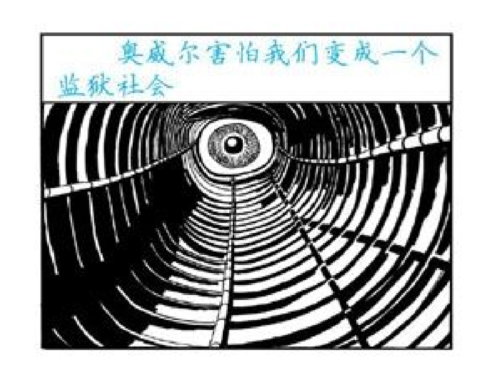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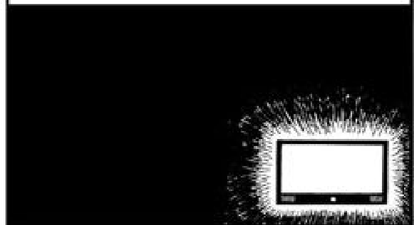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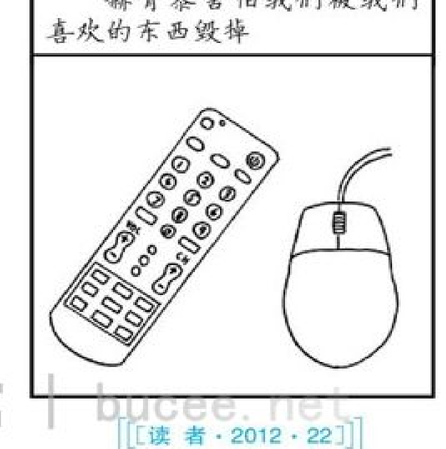




赫胥黎在《重返美丽新世界》中说，对暴政保持警觉的自由主义者们和理性主义者们，却“没有考虑到人们对于娱乐和消遣的几乎无尽的欲望”









星不怕黑暗，云不怕天阴

◉刘爱成 刘 畅

一句承诺，信守一生

1927年，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原名李国深。母亲告诉他，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半边脸是白色的。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几乎不敢抚养他。过了一段时日，他才逐渐恢复正常。他从小家里贫穷，母亲多病，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介乎农商之间。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他上有一兄一姐，下有一个弟弟。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跟着外祖母学会念《般若心经》，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三世因果经》。“我一生别无长处，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感，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无暇对我施以言教，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当时物质匮乏，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他就将一日所思记在心里。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父母不但给了他健康的身体，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他说：“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对于因果、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母亲，您的衣服破了。”母亲回答：“不是破，是布不够。”无论环境多么恶劣，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

1994年4月，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依偎在母亲的床前，听从她的教诲。“我告诉母亲，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但来到南京，我是您的听众。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她说：‘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好一句智慧之言。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我对母亲说：‘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母亲回答：‘儿子啊，你可以活到200岁！’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


1953年，星云大师在台湾宜兰

自出娘胎，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但正是饥饿，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他对童年时的两件事记忆深刻：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他早晨去捡狗屎，下午去拾牛粪，回来做成肥料卖钱，贴补家用；二是他喜爱小动物，常常蹲下来给需要“过河”的蚂蚁搭桥，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

1937年，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此后两年杳无音信，生死未卜，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路上，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知客师随口问道：“你是否愿意做和尚？”他凭直觉答了句“愿意”。“不到半个小时，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听说你要出家，就拜我做师父好吗？’我信口说出‘好’。一句承诺，我就信守了一生。”

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

1939年春天，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出家时，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今觉”，意为今天觉悟。后来，他偶然在《王云五大辞典》中看到了“星云图”，上面的解释是：“宇宙未形成之前，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又大、又古老、又无际。”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浩大又无边的境界，也希望能在黑暗中给人光明，于是他把法号改为“星云”。

星云大师剃度时，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独自跪在佛堂里，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增长了自己的信心。所以出家70多年来，一个甲子多的岁月，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

当时，栖霞寺里以粥代饭，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或一碟素菜，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师父的难为，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


星云大师用来写作的破旧缝纫机



苦，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

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全班约有50个学生，他是最年幼的。“那时候我爱看小说，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老师认为，不用功阅读经纶、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是没有出息的。东西方的小说、历史传记，我读得津津有味。”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苦工）。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20岁时，他离开焦山佛学院，结束学习生涯。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然而时局动荡，内战开始，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因此，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

和警察捉迷藏

1949年初到台湾时的情形，星云大师用“人地生疏”“走投无路”8个字来形容。

说来也巧，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生活才算安稳下来。闲暇时他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写下了一本《无声息的歌唱》。他还主编《人生》杂志，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后来，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玉琳国师》《释迦牟尼佛传》。“当时佛教不发达，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送给来寺里的青年；我甚至经常忍受饥饿，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到各处讲经说法，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传教用的幻灯机、录音机、扩音器，就是我那时购买的。”

1953年春天，星云大师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期，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开办文艺社、歌咏队、补习班、读书会，吸引了许多青年来学佛。

这段“弘法时期”也并非一帆风顺。一次，台北师范学院（今台湾师范大学）邀请星云大师去开讲座。“海报已张贴出去，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但被告知，学校下令取消了讲座。”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星云大师想尽办法，他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的大学讲演。“虽然他是一名僧侣，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台湾的大学没有办法拒绝。”

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一次，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下来，下来！”警察要求他“立刻解散，停止讲演”。“我说，不行呀，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你要我停止讲演，那你自己宣布，你去叫大家解散。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只有低头垂首，不再讲话。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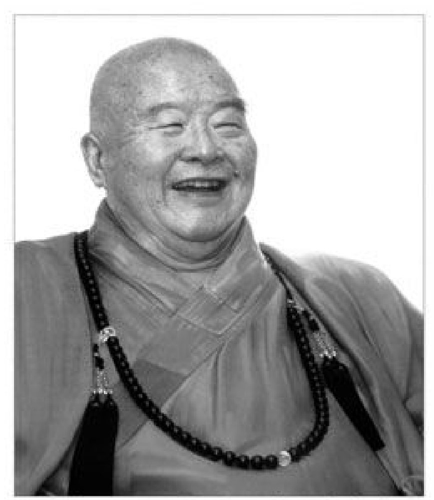
他说，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为了躲避应酬，他开始考虑“定居”高雄。

主管18年就让位

在高雄，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1967年5月16日，佛光山开山建设，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他最初是想设立佛教学院，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后因发展需要，除了安顿僧侣外，还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

从40岁到50岁，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设立普门高中、西来大学、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以教育培养人才”。1977年，佛光山成立“大藏经编修委员会”，重新编印了《佛光大藏经》，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其翻译成白话文，出版了《中国佛教经典宝藏》。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1986年，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他宣布退位。“我的退位是希望对‘世代交替’的传承做个示范。那年我59岁，正是身强体壮的时候，外界一时不明所以。其实我在佛门里，自懂事以来，就决心不担任住持，也不做行政事务僧，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


2012年，星云大师在佛光山接受采访

晚年最放不下的事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无官一身轻”。的确，他不用管事，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在佛光山，人们争相向我们讲述星云大师的感人事迹——

“有一次来了十几万信众，住不下，大师知道了，把房间让给了客人，说自己晚上有事。其实他一个人躲在佛学院的阳台上，坐了一个晚上。”

“前些年，一位修行的女学生感叹，自己连口红都没有擦过，丝袜也没有穿过。师父不经意间听到了，竟然在出国弘法时

好弓一年成

◉王国华

北宋大军平定江南，南唐覆亡。天下既安，刀枪散于民间，易引发混乱，于是赵匡胤下令将兵器全部收集起来，藏在扬州专门设立的兵器库里。北宋末年，方腊起事，当局派童贯征讨。武器不够用，大家想起多年前的这座兵器库，便开库取用。大门一开，凉气扑面，将士们将立在墙边的弓箭拿在手里，弓箭挺直刚硬，试了试，跟新的一样。童贯大喜，惊呼良弓。从闭馆到开库，前后147年，而弓箭不腐，胶漆不脱，让人感叹。

几年之后，金兵南侵，东南各战区的将帅们起兵勤王。江都大帅翁彦国命令扬州等地官民赶造所谓“神臂弓”，期限为一个月。结果，所造之弓皆不可用。有专家说，大宋建立之初，一张弓非得一年时间才能制造完成，不抢工期，尤其不搞所谓的献礼工程，所以质量好。马永卿在其著作《嫩真子》中说，他研究了《考工记》一书，知道造弓确实需要至少一年时间。因为制弓需干、角、筋、胶、丝、漆六种材料，“六材既聚，巧者和之”，“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各种材料的取用不能违背天时，要因时而造，冬天“析（剖）干”，春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在寒冷的天气里奠定弓体，春天打磨弓弦，经过一道道工序，到了秋天再合为一体。古代造物，都是代代相传的手艺，尊重自然规律，造出来的东西自然有尊严。

（张金平摘自《羊城晚报》2012年9月13日，图选自辽宁美术出版社《中国历代人物造型艺术》一书）

给她带回了国外的丝袜、口红等物品，好圆她一点心愿。海关的人看了还笑话师父，说出家人怎么买这些东西。”

“大师从不用名贵的东西，几年前他视力就不好，我们想给他换一块大些的手表。有人给他买了浪琴表，师父不懂就带上了。一位不知情的信徒说漏了嘴，师父一问，知道是名牌，立刻摘下来，没几天就送给了别人。”

“师父很爱护青年和儿童，师父说来我们育幼院的小朋友是我们的小王子，不能让他们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要让他们像在家里一样受宠。”

“有一次办夏令营，来了好多学生，突然水管坏了，停水，师父守着工人修理。到了下班时间，工人不肯再修，回家了，师父还在水管旁守着，他说恨不得自己的血液能变成水流入水管。”

“师父重视宗教融和交流，比如天主教徒曾来这儿演《佛陀传》。前些年暴雨冲垮原住民房子时，师父不但敞开山门让他们进来，24小时打开空调，给他们吃住，而且不管哪一派的教徒，都给他们提供祷告的地方。”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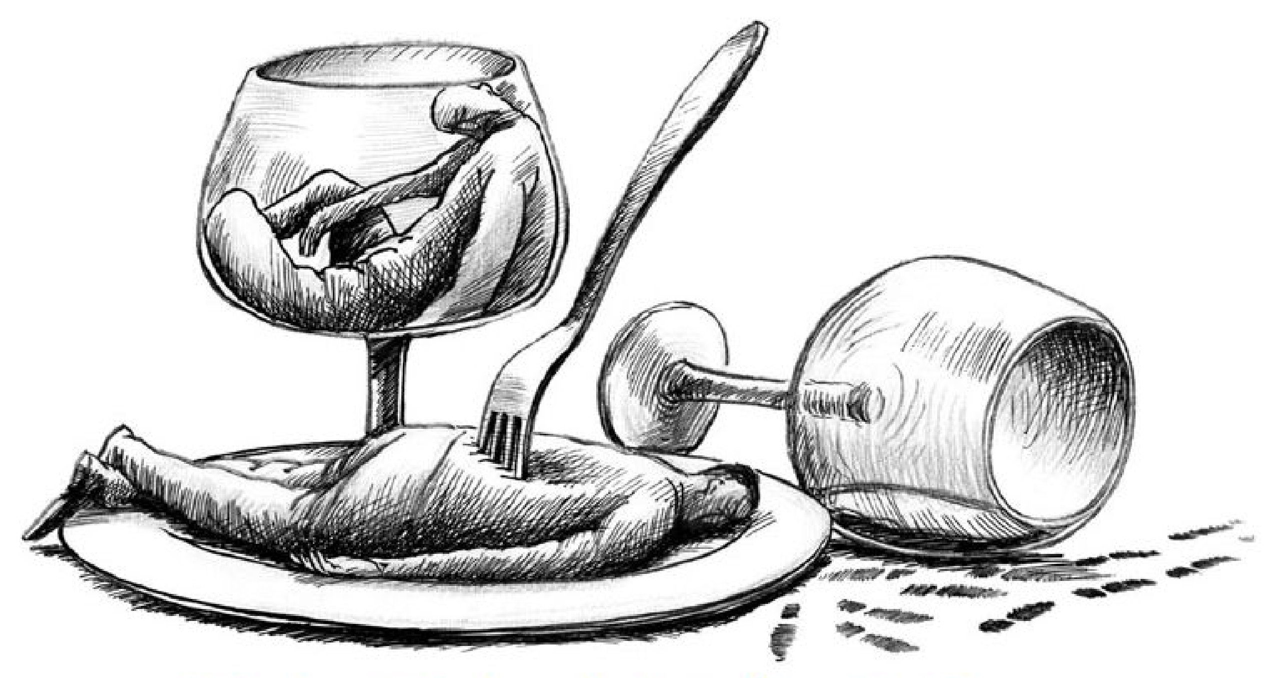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走上了“国际化”道路时，星云大师又想到了“回归”。“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推动本土化的佛教，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而中国佛教的“本土”，毫无疑问在大陆。慈容法师说：“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他之所以这样关心，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体力已经不够了，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



星云大师参加高雄天主教真福山福园区奠基仪式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星云大师感慨地说：“真像是夜晚的星星，光芒虽然弱小，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又像天上的白云，尽管飘浮不定，但是在无限的时空中，一颗颗星星，一片片白云，所结合起来的‘星云’，却能够超越时空，亘古长存。”

（琴　棋摘自《环球人物》2012年第24期）



酒肉朋友为何靠不住

◉岑　嵘

我少年时正值周润发成为影坛万人迷，那时《英雄本色》中的“小马哥”是如此深入人心，以至于成为我们争相模仿的对象。那种单纯为了义气而为朋友两肋插刀的情节，令我们每个少年都热血沸腾。不过我们很快发现，友情和义气是如此靠不住，不要说出生入死，常常为了一个女孩就彼此反目。

布鲁图是恺撒最好的朋友，然而布鲁图却和其他罗马人一样嫉妒恺撒，于是密谋杀死他。在元老院里，他们围住恺撒并拔出了匕首，恺撒拼死抵抗。不过当恺撒突然看到布鲁图时，他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也在内吗，我的孩子？”随后，便停止了抵抗，任由攻击者把自己刺死。

朋友到底是什么？从蒙田到培根、爱默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莎翁的《雅典的泰门》中，泰门对那些他无私帮助过的，但在自己需要帮助时不肯伸出援手的酒肉朋友们大暴粗口：“愿你们老而不死，永远受人憎恶，你们这些微笑的、柔和的、可厌的寄生虫，彬彬有礼的破坏者，驯良的豺狼，温顺的熊，命运的弄人，酒食征逐的朋友，趋炎附势的青蝇，脱帽屈膝的奴才，水汽一样轻浮的小丑！让一切人畜的恶症侵蚀你们的全身！”

为何有些友谊如此脆弱？这在经济学家眼里丝毫不奇怪。美国经济学家迈克尔·舍默就为我们讲述了经济学上的“银行家悖论”：假如你是个银行家，有一笔可供借贷的款项，如果你把钱借给信用记录差的人，你冒的风险就很大，他们可能还不了钱，甚至搞得你破产。这样就形成一个矛盾局面：把钱借给最需要借钱的人，往往信用风险都很大，因此这些人得不到贷款；而最不需要借钱的人，信用记录最好，因此反而能得到贷款。

如果把这个悖论应用到人类的关系上，酒肉朋友的出现就不难解释了：人的资源有限，我们不可能帮助所有人，所以即使友情在，我们也要有个信贷风险评估，希望能获得相应的回报。这时就出现了“银行家悖论”：越是需要帮助的穷人就越难获得帮助。所以那些有钱有势的高官富人，身边总是围满了“朋友”。不过那些酒肉朋友都只会在他不需要帮忙的时候，装出愿意效劳的姿态，一旦高官富人倒运破产真正需要帮忙时，他们是指望不上的，这就好比银行家不会给破产的企业继续贷款。

那么经济学又如何解释那些真正的友谊呢？进化心理学家托比和考默斯说：“如果你对某个人极为可贵，那么你在困难时期的存活，就对该人有着极大的利益。这样一来，由于他们关心你的生存，使得他们对你而言极为可贵。他们对你有利害关系，意味着你对他们也有利害关系。”正是这种初始利益的强化，才奠定了我们友谊的基础，让我们离不开那些真正的朋友，所以这个世界上，还有荆轲和高渐离，俞伯牙和钟子期。

（北　野摘自《深圳商报》2012年9月13日，邝　飚图）



共享好时光

◉铁 凝

我记事以来的第一个女性朋友，是保姆奶奶的一位邻居，我叫她大荣姨。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又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给我讲些啰唆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意是念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和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时，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真是的，三岁时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话自己。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看望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很多女孩子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的时期。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身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了。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上那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上那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够哥们儿"。我说："先给我编吧。"

"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了，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囔囔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用那小网兜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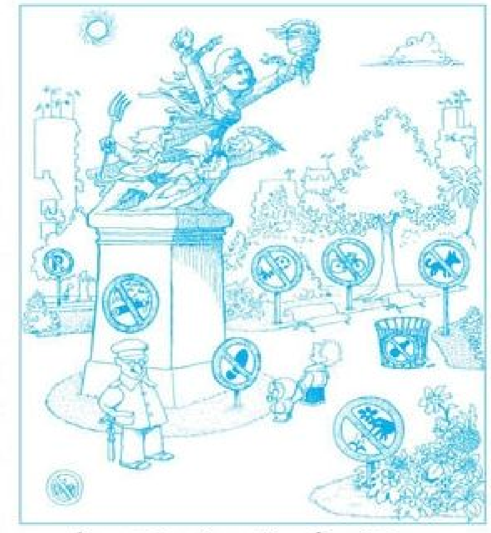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六十四开《毛主席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撅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矫情"。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我把那个小网兜保

荷　兰

列车上不允许大声打电话，每节车厢的连接处都为旅客准备了打电话的隔离室。列车上还分为安静车厢和可打电话车厢，但即使在可打电话的车厢，旅客也是小心翼翼的，生怕对周围的旅客造成干扰。安静车厢则绝不允许打电话，如违反规定，将被罚款55欧元。通常，荷兰人一上列车就会将手机设置成振动或静音，以免遭人白眼。

公共汽车上有明显的严禁使用手机的标志，旁边写着一条提示语：“为了保证您的安全，请您不要影响或干扰驾驶员的注意力。”如不遵守，可能被罚80欧元到120欧元不等。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司机是绝不允许直接使用手机的，如果想打电话，就必须佩戴耳机。如不佩戴耳机，将被高速公路上的照相检查设备拍照，驶出高速时会被重罚，甚至可能被吊销驾照。



各国公共空间禁忌

◎冯秀民　整理

新加坡

在新加坡，乱丢乱吐罚款200新加坡元。如果是重犯还要重罚，比如罚12个小时的监禁，还要穿着印有“我是垃圾筒”字样的红背心到街上去扫地。

事项	罚款额
路上乱丢垃圾	1000新元
随地吐痰	最高1000新元
电梯内抽烟	500新元
上厕所未冲水	1000新元
坐在地铁站的矮墙上	500新元
驾车闯红灯	180新元

德　国

近来德国的交通规则有了新规定：司机骂脏话，或做侮辱性手势，一律重罚。

骂人话	罚款额
傻母牛	300欧元
老母猪	2500欧元
你这个蠢猪！	500欧元
你个傻女人没有更好的事做了吗？	500欧元
你要干什么你这个鸟人！	500欧元
用“你”而不用“您”称呼警察	600欧元
你的脑袋被太阳晒傻了吧！	600欧元
你这个木头脑袋！	750欧元

（紫陌红尘摘自《新民周刊》2012年第35期，〔阿根廷〕季　诺图）

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虽然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局势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行为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吗？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乡斯凯恩附近，经营着一个小农场。正是夕阳普照的时刻，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易德波的小姑子首先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发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缓缓下来，向她的小姑子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况且易德波又带来了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时站住了。然后她们都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草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好。

那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使我相信这对姑嫂是一对朋友。拉开距离的从容交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的夸张呼喊更真实吗？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才会静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做客时，给你摆出糖果的若是朋友，那么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便是至交了。只有白开水清淡的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吧。

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和那一对北欧的姑嫂，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实在是人生一种美妙的时光。

（王　丽摘自江苏文艺出版社《一千张糖纸》一书，戴晓明图）

身体的12条情绪秘密

◉ Anastasia Stephens
◎葛玲薇 译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假如被迫顶着压力工作，身体的过敏症状会在接下来的两天中加重一倍；而这时如果能大哭一场，压力造成的荷尔蒙则会随着眼泪立刻被排出体外。那么，人的喜怒哀乐究竟是如何影响身体健康的呢？

假如你对另一半直抒爱意

告诉爱人你有多爱他，这能有效降低你的胆固醇指数。如果每周花20分钟写一些跟爱人有关的东西，你的胆固醇指数便会在5周内有所下降。

假如你与人发生激烈的争执

如果你的身体已有所不适，但还和爱人吵上30分钟，那么身体要比原来再多花1天才能完全恢复。而如果你的脾气火爆，很容易和人起争执，那么你的自我修复能力很可能只是其他人的1/2。

假如你压力过大

短暂的压力可连续数周提高免疫力并催生抗癌分子，但如果长时间压力过大，则可能让你记忆力衰退，思维不严密，免疫力下降，生殖能力也会受到影响。同时，压力还会激化过敏反应。

假如你把事情闷在心里

女性如果在和丈夫发生冲突后忍气吞声，那么她们罹患心脏病、中风和癌症的概率就要高出其他人一倍。可如果一生气就放任自己大喊大叫，哪怕只是几分钟的爆发，也会让血压和心跳急速上升，使得心脏病发作的可能性提高19%。不过即使你找到一种稍微温和的方式表达你的愤怒，比如不耐烦或者发牢骚，与愤怒相伴的压力和情绪低落同样于健康无益。

假如你正在恋爱中

爱情可以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促进神经生长因子的分泌。神经生长因子是一种类似于荷尔蒙的物质，能够帮助神经系统再生，并通过促进脑细胞发育而提高记忆力。同时，由于恋爱中的人们时刻享受着被爱的满足感，所以身心状态都变得比较稳定。

假如你情绪低落

抑郁、悲观和消极会对身体产生多种伤害。血清素和多巴胺是大脑里两种跟快乐有关的神经递质，心情好时，它们的含量就高一些。除此之外，血清素的另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帮助降低痛感，所以，45%的抑郁症患者同时会伴有各种生理上的疼痛。

假如你忍不住笑出声来

每当人体多分泌27%能够令人心情振奋的β-内啡肽，帮助睡眠和细胞修复的人体生长激素含量会随之提高87%，而这一切，只需看一部搞笑电影就能做到。哪怕只是想笑而没笑出声来，也能够抑制与情绪低落相关的皮质醇和肾上腺素的分泌。人在大笑的同时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心脏病发病率也因此降低。

假如你失声痛哭

眼泪中含有大量与压力有关的激素和神经递质。由此可以认为，眼泪是身体在压力下清除有害化学物质的途径，忍着不哭也会让身体无法自然排毒，最终将导致免疫力、记忆力和消化能力下降。

假如你感到嫉妒

嫉妒是人类情绪中最激烈也最痛苦的一种，偏偏也是最难控制的。女性常常因为感情上可能遭到的背叛而产生嫉妒之情，男性的嫉妒则往往来自对自己性能力的质疑。嫉妒混合了恐惧、压力和愤怒，它会激发人体的“紧急应急机制”。所以，当一个人妒火攻心的时候，血压、脉搏、肾上腺素和免疫系统都会受到威胁。

假如争吵过后你久久不能释怀

除了发怒的当下会导致血压升高，在怒火攻心之后的一个星





安南的干净

◉〔美〕考尔·比斯
◎谢素军 编译

十年秘书长生涯，他曾奋力将巨石推上山巅，也一度在重压之下抑郁失语。他就是科菲·安南。

或许很多人都记忆犹新，那一刻，这位有着贵族血统的黑人激扬地说，自己可以踏出联合国的大门，但联合国却离不开自己的心灵之窗。回望安南十年路，功过是非无须多言，我只想说，即使出身有别，奋斗的路上却有言不尽的相同。

美国《纽约时报》曾用大篇幅连载安南的故事。安南是个不那么出色的小伙子，至少毕业的时候是那样的。进入联合国，他只能从最低职位做起，而且，他常推诿一些工作，更不愿意过多接触直属上司。"他简直不适合待在那里，因为不会与人打交道的人最终只有一条路——离开。"

可是，安南向所有人证明，他成功了，而秘诀正是别人言之凿凿的缺点。"是的，我不愿意太接近上司，更不愿意去完成上司要我去完成的某些事，因为一不小心，你会发现，其实那些事不适合你去做，或者说，你不应该知道，否则，很可能被人认为是热心过度。"

难道不是吗？帕丽小姐作为安南的同事，后来在采访中证实了这一点。她因为主动过去帮别人复印材料，却看到"离婚协议"四个字，着实让双方尴尬。其实，帕丽小姐遭遇的尚算轻度事件，据她讲述，有一位同事因为去帮隔壁部门的领导调试电脑，点击之下，竟然发现十余张"激情"网页，这是中毒，还是人家的爱好？无论你怎么解释都没有用，因为窥见秘密，便是"怀璧其罪"。

安南的成功秘诀便在于"科学地懒惰"。有一次，一位中国外交官要给各国大使发送一些文件，而联合国的电脑系统并不为他人所熟悉，所以，通常工作人员会直接帮对方完成任务，因为这样更方便快捷。但安南没有，他硬是通过电话遥控就在不远处的中国外交官，哪怕耗费了一个多小时才完成任务，他也不愿意移步去看看。

远离别人的秘密，安南自始至终坚持这一做人原则，所以经过多年的努力，他从世界卫生组织的预算干事一步一步做到部门分部负责人、主任、助理秘书长的部门领导人，然后是副秘书长，最后成为秘书长。

从最下层直至最上层，他比大多数人更了解这一组织，而且他差不多了解它的每一个细节。所以，有人表示怀疑，他难道从来不知道别人的秘密吗？当然不，有些秘密他必须知道，只不过自始至终没有人知道他知道罢了。

那些关于制裁伊拉克，关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资助，还有中国的人权问题等，安南必须过目相关文件，但当这一切变成争议，变成国际问题时，他却从不发表任何意见。他曾在日记里写道："一个事实，如果我通过别人整理的观点去认知它，那么，我便失去了对这一事件的评判权，因为我的思想已经不再独立。既然如此，便有悖独立的原则，所以，我什么都不知道。"

保守秘密，即便自己已经离开，再无瓜葛。他也很少提及那些他所看到的、听到的事件，这便是他远离别人秘密的更高的层次——让世界和自己变得简单而干净。

（**水观音**摘自《意林》2012年第16期）

期里，只要争吵的情景回到脑海中，人体压力指数就会再次回升。也就是说，假如你最近刚跟人起过争执，最好尽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要再纠结其中。

假如你在和别人拥抱

催产素是人与人之间亲密关系的起源，恋人们之所以会渴望拥抱、亲吻，正是由于催产素在起作用。而当人体内催产素含量上升时，会随之释放出大量DHEA（脱氢表雄酮）激素。DHEA不仅能够延缓衰老、缓解压力，还能促进细胞重生。

假如你细数生活中的幸福点滴

爱、感恩、满足感都会刺激催产素的生成。当心情开朗或有强烈归属感时，心脏会分泌催产素，在它的作用下，神经系统渐渐放松，压力也得到舒缓。同时，体内组织的供氧量大幅增加，复原速度进一步提高。此外，人在感恩时脑电活动与心电活动都趋于和谐，在这种状态下，大脑与心脏的工作效率是最高的。

（**赵红星**摘自《37°女人》2012年第9期，〔德〕比特纳图）



微博时代，你孤独吗



陈 赛

伊薇特·威克斯，《花花公子》的前模特、好莱坞B级片女明星，在加州的家里孤零零地死去。一年后，老太太风干的尸体才被邻居发现，经法医鉴定她死于心脏病。在她死之前，没有给任何家人或朋友打过电话，而是在与通过网络结识的“粉丝”通信。

老太太年轻时经常演恐怖电影，现在她的死成了新时代的恐惧符号：对孤独的恐惧。

2012年3月18日，一个叫“走饭”的女孩儿在新浪上发了一条微博：“我有抑郁症，所以就去死一死，没有什么重要的原因，大家不必在意我的离开。拜拜啦。”

翻阅她过去的微博，你会发现，她一直在求救，只是我们没有“听到”而已——

“我想紧紧抓住你的手，而不是我的鼠标。”

“世上只有一个我，是濒危动物，死了就没有了，可是依然不值钱。”

……

我们当然不能为她的死而指责互联网，但至少我们应该警惕，如果她当时寻求的是真实世界中真实情感的支持，会有什么不同的结局吗？

孤独是现代人的基本特征，几乎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个时刻体验到孤独袭来的痛楚。它可以是简单而表面化的，比如成为球队里最不可能上场比赛的球员，或者派对上永远坐在角落里的女孩儿；也可能是尖锐而剧烈的，比如失去了配偶或者亲密的朋友。





社交网络的承诺

孤独是一种内心深处的感觉，它与连接的人数和频率无关，而与连接的质量和意义有关。你可能在高朋满座的喧哗中仍然感到深深的孤独。婚姻会减轻一个人的孤独感，但前提是你的婚姻是幸福的；信仰也会减轻一个人的孤独感，前提是你的上帝是一个抽象、温暖的存在。

技术倾向于简化生活中一切复杂的事物。人际关系复杂，需要技巧、精力和耐心才能处理。但在网络时代，我们最缺乏的是耐心，而最吝于付出的是注意力。分手的情侣只需在主页上轻轻点一下“删除”，就可以让对方在自己的世界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但你能跟刷来的“粉丝”推心置腹吗？

一个人在社交网站上等待回应的心态，极像一个孩子想要得到大人的关注。孩子总是高估别人对自己的兴趣，所以他们发明出想象的观众。人们在Facebook、微博上不断更新自己的状态，就好像全世界都在倾听自己一样。

我们在社交网络上的种种行为，无非是为了让自己“被看到”。在别人的目光中，确认自我的存在，得到理解、关注与爱。为了得到肯定和印证，我们处处展示最好的自我。于是存在变成了表演——晒幸福的、晒恩爱的、晒豪车豪宅的……种种表演，一旦没有得到回应，表演者就会陷入巨大的失落或者焦虑之中。

独处的无奈

不久前，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的女教授谢丽·图尔克在演讲中提到，有一



听妈妈的话

◉崔　鹏

很多投资者在一段时间中取得好的投资成绩，不是因为他们的投资技巧有多高明，而是因为偶然的运气。在很多情况下，这种偶然性对一个孤立的投资者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实际上，我就属于这一类。从2007年到现在，我在资本市场上的投资成绩一直领先于平均成绩，但这都要归功于我妈妈。

在2007年年中的时候，妈妈问我："你为什么还不买房结婚？"

"现在股市正在涨呢！"

"那你赚了钱为什么还不买房结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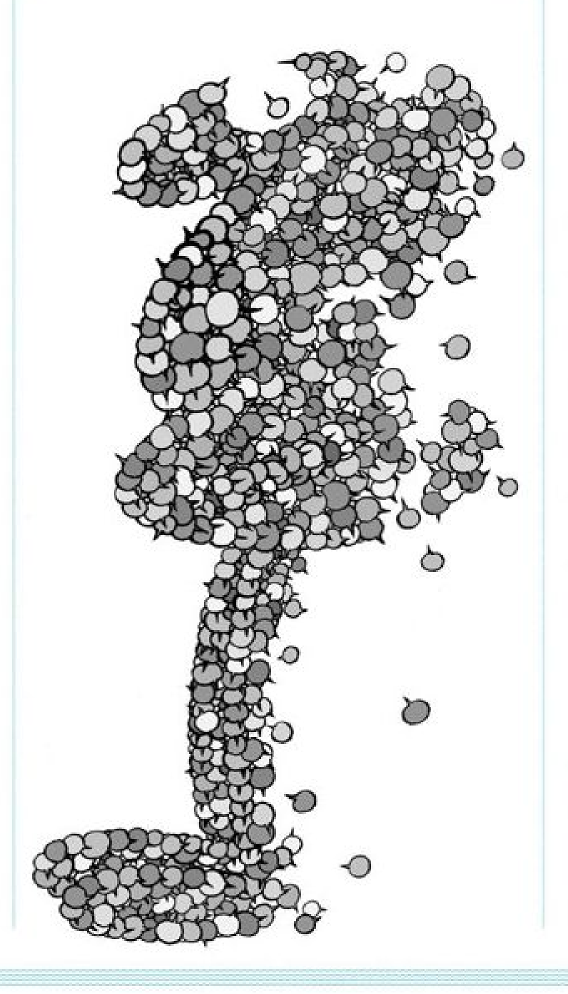
"股市还会再涨。"

后来的情况是，我妈趁我出差的时候为我挑了套房子，并且付了定金，然后打电话通知我，让我还她定金的钱，并且准备首付款。这事当时把我气坏了，但我又没办法，只好卖了大部分的股票。事情发展到后来，我因此躲过了2008年的股灾，留住了大部分从股市得来的现金。与此类似的情况还发生在2009年。

为什么我妈的市场感觉屡屡能超过市场？恐怕其中很大的因素是运气。不过，其中也有一定的必然性。

投资者在市场好的情况下，往往会沉浸在一种持续的乐观中，他们相信景气一直会持续，相信自己的投资方式高人一筹或者自己投资的公司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盈利的高增长。其实在事后看来，投资者的投资水平往往接近于市场平均水平，而他们的乐观情绪却破坏了他们的投资业绩。

投资者之间的情绪交流往往是正向的。比如，在市道比较好的时候，投资者之间的交流会倾向于增加投资信心，这让人们更容易忽视风险；在市道不好的时候，人们的交流又会倾向于加强悲观情绪。



与妈妈们的交流和投资者之间的交流却有所不同，妈妈们的优势在于：1. 妈妈们不需要为了保持友好的气氛而赞同你的意见；2. 妈妈们和其他投资者不一样的是，她们会更在乎你的财富的安全程度，因为那些钱关乎她们的养老；3.她们的想法并没有被市场情绪所左右，而是保持着朴素的独立性。

有一本著名的书——《股票作手回忆录》，这本书之所以著名大概是因为书的主角是曾经在华尔街名噪一时的投机者利弗莫尔。这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其实非常无聊，基本上是利弗莫尔在一遍又一遍地重复："我赚到了！""不好，我又赔了！""我又赚到了！"其中只有一个桥段对投资者稍微有点提示作用，那就是利弗莫尔在投机赚到2万美元后，回家把这件事告诉了妈妈，他的妈妈很惊讶如同二流子的儿子能赚这么多钱，并劝儿子说："你应该找份正经工作来做。"

利弗莫尔最后的结局是用大左轮手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在遗书中写道："我的一生是个悲剧！"——听听妈妈说什么，再思考一下，看来这个问题强调多少次都不过分。

（邦　邦摘自《第一财经周刊》2012年第32期，刘　宏图）

次，她走进一家疗养院，看到一位失去孩子的妇女正在对着一个小海豹形状的机器人说话。这个机器人看上去像在看她的眼睛，听得懂她说话。很多人都称赞这项技术很棒，那是她自己的实验室里研发的机器人，本意是为了陪伴和抚慰孤独的老人。但她觉得那是她15年工作里最复杂、最纠结、最不是滋味的时刻——一个人居然试图让一个对人类的生活轨迹毫无感受的机器理解自己！那个机器人只是完成了一场很棒的表演——它不用面对死亡，也根本不懂人生。

我们不是第一次在技术的繁华背后看到让人惊心的荒凉。

当笛卡儿说"我思故我在"的时候，独处与冥思是对自我的探索，以获得自我的完整性。网络时代的价值观是"我分享故我在"——我们并不想在真正亲密的意义上靠近一个人，但一旦断开连接，切断分享，自我也就随之消失。

（素　颜摘，王　青图）

从古代好人到现代好人——为《读者》香港版创刊作

◉张晓风

在古老的年代
如果有好人想施舍
如果有好人想把上帝赐给自己的东西
分一点给别人
那么他可以选择在炎炎盛夏
在路边施茶
或者在大饥荒时向流民施粥
另外还有人为病人施药
时不时，也有好心人给死人施材
更有人去造桥、铺路
然而走到21世纪的现代
饮水机替我们施了茶
政府的贫民救济代我们施了粥
至于随便拿药给人吃
哎哎，那是要违法的哦！
施材好像也不怎么流行了，因为火化就成了
至于造桥、铺路，就更做不得了
平民百姓不可以违反都市计划呀！
哎哎，这真是好人要失业的时代
就算您想要壮烈地为国捐躯
也不容易瞅到个好机会
所以，舍不了身，就舍个心吧！
舍智慧
舍言语
舍创意
舍故事（别忘了那个美丽的王妃，因为每夜善说“且听下回分解”的故事，竟救了后宫三千佳丽的命，她是世上最早的“废死联盟”发起人啊！）
这些好东西都仿佛秋山上砍下的柴
有人把它扎成一捆捆来卖
并且给它取了个名字
叫杂志，或文摘
准备让它冬夜里给我们取暖
编者舍一分心思来编
工厂舍一分力气来排
读者舍一分钱财来买
中文的好，当然好过大名鼎鼎的中国菜
所以值得播扬海内外
一心想做好事的人，如今不用再施药、施材
你只需要施舍一份智慧、一份关爱
你只需要施舍一份智慧、一份关爱
文学的土壤就会在
文化的花就会开
更好的前景就会来

2012年9月25日